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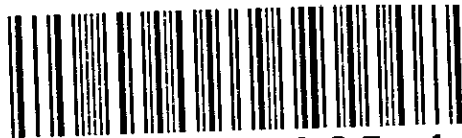
啼笑因緣

張恨水著 玉西神題



因緣目錄 中冊

- 第八回 謝舞有深心請看繡履 行歌增別恨撥斷離絃
- 第九回 星野送歸車風前搔鬢 歌塲尋俗客霧裏看花
- 第十回 狼子攀龍貪財翻妙舌 蘭閨藏鳳炷富蓄機心
- 第十一回 竹戰只攻心全局善敗 錢魔能作祟澈夜無眠
- 第十二回 比翼羨鶯儔還珠却惠 捨身探虎穴鳴鼓懷威
- 第十三回 沽酒迎賓甘爲知己死 越牆窺影空替美人憐
- 第十四回 早課欲疏重來懷舊雨 晚遊堪樂小聚比秋星
- 第十五回 柳岸感滄桑翩鴻掉影 桐陰聽夜雨落木驚寒



3 0614 7295 1

獨鶴談話集出版預告

嚴獨鶴先生主編新聞報快活林十餘年、馳譽文壇、無待贅述、其平日所作談話、用意深遠、發語雋妙、社會人士、尤稱道弗衰、青年學子、至有剪訂成冊、手披口誦、視爲日常功課者、茲者獨鶴先生因應多數閱報者之要求、復經同人之敦促、已決定將歷年所作談話、加以整理、擇其菁華、彙爲一編、刊印單行本問世、想海內文藝界、及閱報諸君聞之、必認爲唯一好消息、一俟出版有期、當再在報端披露詳情、先此預告、請愛讀獨鶴先生作品者注意、

長篇
小說

啼笑因緣

中冊

張恨水

第八回

謝舞有深心請看繡履

行歌增別恨撥斷離絃

說鳳喜正向家樹撒嬌。家樹突然將一隻茶杯拿起。噹的一聲向地下一砸。這一下子真把鳳喜嚇着了。家樹却握了他的手道。你不要誤會了。我不是生氣。便怎樣解說。你也不相信。現在我把茶杯子揍一個給你看。我要是

不過是戲弄你。並沒有真心。那末。我就像這茶杯子一樣。鳳喜道。現在聽家樹所說。不過是起誓。一想自己逼人太甚。實是白

了。沈大娘在外面屋子裏。先聽到打碎一樣東西。砸

進房去勸解幾句。接上又聽得鳳喜哭了。這就

了進來。笑道。怎麼了。剛才還說得好好兒的。沒有惱。我扔了一個茶杯。他倒嚇哭了。

啼笑因緣

扔東西的。你買的這茶杯子。他又真愛。別說

我也得哭了。說着放大聲音。打了一個哈哈。鳳喜

家心裏都煩死了。你還樂呢。沈大娘道。我不樂怎麼着

抱頭痛哭一場嗎。說着又一拍手。哈哈大笑的走開。家樹

在床上笑問道。從今以後。你不至於不相信我了吧。鳳喜道。

幾時這樣說過呢。一面說着。一面走下地來。蹲下身子去檢那打破了

的樹道。這那裏用得着拿手去檢。拿一把掃帚。隨便掃一掃得了。你這樣仔細割了

你的手。鳳喜道。割了手。活該。那關你什麼事。家樹道。不關我什麼事嗎。能說不關我什

麼事嗎。說着。兩手攙着鳳喜。就讓他站起來。鳳喜手上正拿了許多碎瓷片。給家樹

一拉。一鬆手。又扔到地上來。拍的一聲響。沈大娘哎喲了一聲。然後跑了進來。道。怎

麼着。又揍了一個嗎。可別跟不會說話的東西生氣。我真急了。要是這樣。我就先得

哭。一面說着。一面走進來。見還是那些碎磁片。便道。怎麼回事。沒有揍嗎。鳳喜道。你

找個掃帚把這些碎瓷片掃了去罷。沈太娘看他們的面色。不是先前那氣鼓鼓的樣子。便找了掃帚。將瓷片兒掃了出去。家樹道。你看你母親。面子上是勉强的笑着。其實他心裏難過極了。以後你還是別生氣罷。鳳喜道。鬧了這麼久。到底還是我生氣。家樹道。只要你不生氣。那就好辦。於是將手拍了鳳喜的肩膀。笑道。得。今天算冒味一點。把你得罪了。以後我遇事總是好好兒的說。你別見怪。口裏說着。手就撲撲的響。只管在他肩上拍着。鳳喜站起身來。對了鏡子。慢慢的理着鬢髮。一句聲也不作。又找了手巾。對了鏡子。揩了一揩臉上的淚容。再又撲了一撲粉。家樹見着。不由得嘆喏一笑。鳳喜道。你笑什麼。家樹道。我想起了一樁事。自己也解着不過來。就是這胭脂粉。爲什麼只許女子搽。不許男子搽呢。而且女子總說不願人看。爲什麼的呢。既是不願人家看他。爲什麼又爲了好看來搽粉呢。難道說搽了粉。讓自己看嗎。鳳喜聽說。將手上的粉撲遙遙的向桌上粉缸裏一拋。對家樹道。你既是這樣說。我就不搽粉了。可是我這兩盒香粉。也不知道是那隻小狗給我買回來的。你先別

問擦粉的。你還是問那買粉的去罷。家樹聽說向前一迎。剛要走近鳳喜的身邊。鳳喜却向旁邊一閃。口裏說着頭一偏道。別又來哄人家樹。不料他有此一著。身子向壁上一碰。碰得懸的大鏡子向下一落。幸而鏡子後面有繩子拴着的。不曾落到地上。鳳喜連忙兩手將家樹一扶。笑道。碰着了沒有。嚇我一跳。說着又回轉一隻手去。連連拍了幾下胸口。家樹道。你不是不讓我親熱你嗎。怎樣又來扶着我呢。說時望了他的臉。看他怎樣回答。這一句不好回答的話。鳳喜道。我和你有什么麼仇恨。見你要摔倒。我都不顧。家樹笑道。這樣說。你還是願意我親近的了。鳳喜被他一句話說破。索興伏到小桌上。格格的笑將起來。這樣一來。剛才兩人所起的一段交涉。總算烟銷雲散。家樹因昨天晚上沒有睡得好。也沒有在鳳喜這裏吃晚飯。就回去了。到了陶家。剛一坐下。就來了電話。一接話時。是何麗娜打來的。他先開口說。怎麼樣。要失信嗎。家樹摸不着頭腦。因道。請你告訴我吧。我預約了什麼事。一時我記不起來。何麗娜道。昨天你下車的時候。你不是對我說了今天見嗎。這有多久的時候。就全忘

樹道。信的。表哥表嫂。怕我們走不上愛情之路。特意來指導着呢。陶太太於是笑着去了。不多一會果然劉福進來說。車已開出去了。請表少爺上車。家樹一想。反正是他們知道了。索興大大方方和何小姐來往。以後他們就不會疑到另和什麼關家姑娘開家姑娘來往了。因此也不推辭。就坐了汽車到平安電影院去。一進門向收票的茶房只問了一個何字。茶房連忙答道。何小姐在包廂裏。於是他就引導着家樹。掀開了綠幔。將他送到一座包廂裏。何小姐把並排的一張椅子移了一移。就站起來讓座。家樹便坐下了。因道。密斯何是正式請客呢。還特意坐着包廂。何麗娜笑道。這也算請客。未免笑話。不過坐包廂。談話便當一點。不會碍着別人的事。家樹沉吟了一會。也沒敢望着何麗娜的臉。慢慢的道。昨天那張照片的事。我覺得很對不住密斯何。說着話時。手裏捧了一張電影說明書。低了頭在看。何麗娜道。這事我早就不在心上了。還提他作什麼。就算我真送了一張相片。這也是朋友的常事。又要什麼緊。令表嫂向來是喜歡鬧着玩笑的。他不過和你開開玩笑罷了。他那裏是

干涉你的什麼事情呢。他說着話時却把一小包口香糖打開來抽出兩片自己送了一片到口裏去含着。兩個尖尖的指頭。箝着一片。隨便的伸了過來。向家樹臉上碰了一碰。家樹回頭看時。他才回眸一笑。說了兩個字吃糖。家樹接着糖。不覺心裏微微蕩漾了一下。當時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却自然的將那片糖送到嘴裏去。一會兒電影開映了。家樹默然的坐着。暗地只聞到一陣極濃厚的香味。撲入鼻。娜反不如他那樣沉默。射出英文字幕來。他就輕聲喃喃的念着。偶然還提出一兩句來。掉轉頭來和家樹討論。今天這片子。正是一張言情的大概是一個貴族女子。很醉心一個藝術家。那藝術家嫌那女子太奢華了。却是沒有一點憐香惜玉之。後來那女子攢絕了一切繁華的服飾。也去學美術。再去和那藝術家接近。然而他只說那女子的藝術。去成熟時期還早。並不談到愛情。那女子又以為他是嫌自己學問不夠。又極力的去用功。後來許多男子因為他既美又賢。都向他求愛。那藝術家才出來干涉。這時。女子問你不愛我。又不許我愛人。那是什麼意見呢。他說我早

就愛你的。我不表示出來。就是刺激你去完成你的藝術呀。何麗娜看着。常對家樹說。這女子多痴呀。這男子要後悔的。直到末了。又對家樹道。原來這男子如此做作。是有用意的。我想一個人要糾正一個人的行爲過來。是莫過於愛人的了。家樹笑道。可不是。不過還要補充一句。一個人要改變一個人的行爲。也是莫過於愛人的。家樹本是就着影片批評。何麗娜却不能再作聲。因爲電影已完。大家就一同出了影戲院。他道。密斯脫樊。還是我用車子送你回府罷。家樹道。天天都要送。這未免太麻煩吧。何麗娜道。連今日也不過兩回。那裏是天天呢。家樹因他站在身後。是有意讓上車的。這也無庸虛謙。又上了車。同座。何麗娜對汽車夫道。先送樊先生回陶宅。我們就回家。車子開了。家樹問道。不上跳舞場了嗎。還早呀。這時候。正是跳舞熱鬧的時候哩。何麗娜道。你不是不大贊成跳舞的嗎。家樹笑道。那可不敢。不過我自己不會感不到興趣罷了。何麗娜道。你既感不到興趣。爲什麼要我去哩。家樹道。這很容易答覆。因爲密斯何。是感到興趣的。所以我勸你去。何麗娜搖了一搖頭道。那也

不見得。原來不天天跳舞的。不過偶然高興。就去一兩回罷了。昨天你對我說跳舞的人。和抽大烟的人。是顛倒晝夜的。我回去仔細一想。你這話果然不錯。可是一個人要。不找一兩樣娛樂。那就生活也太枯燥了。你能不能夠給我介紹一兩樣娛樂呢。家樹道。娛樂的法子。是有的。密斯何這樣一個聰明人。還不會找相當的娛樂。情嗎。何麗娜笑道。朋友不是有互助之誼嗎。我想你是常常不離書本的。然比我們整天整夜都玩的人。要高人一等。所以我願你。給家樹介紹。的事。至於我同意不同意。感到興味。不感到興味。那又。不能因為。一個喜歡跳舞的人。就連一種娛樂品。也不屑於介紹給我。家樹連道。言重。說一句老實話。我對於社會上一切娛樂的事。都不大在行。這會子叫我介紹。給人。真是一部廿四史。不知從何說起了。何麗娜道。你不要管那樣娛樂。於。合適。你只要把你所喜歡的說出來。就成。家樹道。這倒容易。就現在而論。我。樂。何麗娜道。是那一種音樂呢。家樹剛待答覆。車子已開到了門口。這次連明天見。

三個字也不敢說了。只是點了一個頭。就下車。心裏念着。明日他總不能來相約了。恰是事情碰巧。不過。次日。有個俄國鋼琴聖手。闊別烈夫。在北京飯店獻技。還不會到上午十二點。何小姐就專差送了一張赴音樂會的入門券來。券上刊着價錢。乃是五元。時間是晚上九時。也並不耽誤別的事情。這倒不能不去看看。因此到了那時。就一人獨去。這音樂會是在大舞廳裏舉行。臨時設着一排一排的椅子。椅子上都掛了白紙牌。上面列了號頭。來賓是按着票號。對了椅子號碼入座的。家樹找着自己的位子時。鄰座一個女郎回轉頭來。正是何麗娜。他先笑道。我猜你不用得電約。也一定會來的。因爲今天這種音樂會。你若不來。那就不是真喜歡音樂的人了。家樹也就只好一笑。不加深辨。但是這個音樂會。主體是鋼琴獨奏。此外。前後配了一些西樂。好雖好。家樹却不十分對勁。音樂會完了。何麗娜對他道。這音樂實在好。也許可以引起我的興趣來。你說我應該學那一樣。提琴呢。鋼琴呢。家樹笑道。這個我可外行。因爲我只會聽。不會動手呢。說着話。二人走出大舞廳。這裏是飯廳。平常

跳舞都在這裏。這時飯店裏使役們正在張羅着主顧入座。小音樂台上也有奏樂的坐上去。看這樣子馬上就要跳舞。便笑道。密斯何不走了吧。何麗娜笑道。你以爲我又要跳舞嗎。家樹道。據我所聽到說。會跳舞的人聽到音樂奏起來。腳板就會癢的。而況現在所到的是跳舞時間的跳舞場呢。何麗娜道。你這話說得是很有理。但是我今天晚上就沒有預備跳舞呢。不信。你瞧瞧這個。說時。他由衣袋裏掏出一隻腳來。家樹看時。見他穿的不是那跳舞的皮鞋。是一雙平底的白帆布鞋。因笑道。這倒好像是自己預先限制自己的意思。那爲什麼呢。何麗娜道。什麼也不爲。就是我感到興趣罷了。不要說別的。還是讓我把車子送你回去罷。家樹索興就不推辭。讓他再送一天。這樣一來。伯和夫婦就十分明瞭了。以爲從前沒有說破他們的交情。所以他們來往很秘密。現在既然知道了。索興公開起來。人家是明明白白正當當的交際。也就不必去過問了。就是這樣。約莫有一個星期。天氣已漸漸炎熱起來。何麗娜或者隔半日或者隔一日。總有一個電話給家樹。約他到公園

裏去避暑。或者到北海游船。家樹雖不次次都去。碍着面子。也不好意思如何拒絕。這一天上午。家樹忽然接到家裏由杭州來了一封電報。說是母親病了。叫他趕快回去。家樹一接到電報。心就慌了。若是母親的病。不是十分沉重。也不會打電報來的。坐火車到杭州。前後要算四個日子。是否趕上母子去見一面。尙不可知。因此便拿了電報。來和伯和商量。打算今天晚上搭通車就走。伯和道。你在北京。也沒有多大的事情。姑母既是有病。你最好早一天到家。讓他早一天安心。就是有些朋友方面的零碎小事。你交給我。給你代辦就是了。家樹皺了眉道。別的都罷了。只是在同鄉方面。挪用了幾百塊錢。非得還人不可。叔叔好久沒有由天津匯款來了。表哥能不能代我籌畫一點。只要這款子付還了人家。我今天就可以走。伯和道。你要多少呢。家樹沉吟了一會道。最好是五百。若是籌不齊。就是三百也好。伯和道。你這話倒怪了。該人五百。就還人五百。該人三百。就還人三百。怎麼沒有五百。三百也好呢。家樹道。該是只該人三百多塊錢。不過我想多有一二百元。帶點東西回南送人。伯和

道那倒不必。一來你是趕回去看母親的病。人家都知道你臨行匆促。二來你是當學生的。人是銷耗的時代。不送人家東西。人家不能來怪你。至於你欠了人家一點款子。當然是要還了再走的好。我給你墊出來就是了。家樹聽說。不覺向他一拱手。笑道。感激得很。伯和道。這一點款子。也不至於就博你一揖。你什麼事這樣急着要錢。家樹紅了臉道。有什麼着急呢。不過我愛一個面子。怕人家說我欠債脫逃罷了。伯和料想他一二月以來應酬女朋友鬧虧空了。何小姐本意是勸他歸結。就是多花了錢。自己也不便於去追究。於是便到內室去。取了三百元鈔票。送到家樹屋子裏來。他拿着的鈔票五十元一疊。一共是六疊。當遞給家樹的時候。伯和却發現了其中有一疊是十元一張。因伸着手。要拿回一疊五元一張的。去。家樹拿着向懷裏一藏。笑道。老大哥。你只當替我餞行了。多借五十元與我如何。伯和笑道。我倒不在乎。不過多借五十元。你就多花五十元。將來一算總帳。我怕姑母會怪我。家樹道。不。不。這個錢。將來由我私人奉還。不告訴母親的。他一面說着。一面在身上掏

了鑰匙。去開箱子。假裝着整理箱子裏的東西。却把箱子裏存的鈔票也一把拿起來。揣在身上。把箱子關了。對伯和道。我就去還債了。不過這些債主。東一個西一個。我恐怕要很晚才能回來呢。伯和道。不到密斯何那裏去辭行嗎。家樹也不答應他的話。已是忽忽忙忙走出大門來了。今天這一走。也不像往日那樣考慮。看見人力車子馬上就跳了上去。說着大喜胡同快拉。人力車夫見他是由一所大宅門裏出來的。又是不講錢的雇主。料是不错。拉了車子飛跑。不多時到了沈家門口。家樹抓了一把銅子票給車夫。就向裏跑。鳳喜夾了一個書包在脇下。正要向外走。家樹一手將他拉住。笑道。今天不要上學了。我有話和你說。鳳喜看他雖然笑着。然而神氣很是不定。也就握着家樹的手道。怎麼了。瞧你這神氣。家樹道。我今天晚上就要回南去了。鳳喜道。什麼。什麼。你要回南去。家樹道。是的。我一早接了家裏的電報。說是我母親病了。讓我趕快回去見一面。我心裏亂極了。現在一點辦法沒有。今天晚上有到上海的通車。我就搭今晚上的車子走了。鳳喜聽了這話。半晌作聲不得。卜的

聲。膝下一個書包落在地上。書包恰是沒有扣得住。將硯台墨水瓶書本所有的東西滾了一地。沈大娘身上繫了一條藍布大圍襟。光了兩隻胳膊。拿起圍襟。不住的擦着手。由旁邊廚房裏三脚兩步走到院子裏。望着家樹道。我的先生。瞧壓根兒就沒聽到說你老太太不舒服。怎麼突然的打電報來了哩。說畢這話。望着家樹只是發楞。家樹道。這話長。我們到屋子裏去再說罷。於是拉了鳳喜一同進屋去。沈大娘是掀起那圍襟。不住的互擦着胳膊。家樹道。你們的事我都預備好了。我這次回南。遲則三個月。快則一個月。或兩個月。我一定回來的。我現在給你們預備三個月家用。希望你們還是照我在北京一樣的過日子。萬一到了三個月……但是不能。無論如何。兩個月內。我總得趕着回來。說着就在身上一掏。掏出兩捲鈔票來。先理好了三百元。交給沈大娘。然後手理着鈔票。向鳳喜道。我不在這裏的時候。你少買點東西吧。我現在給你留下一百塊錢零用。你看夠是不夠。那沈大娘聽到說家樹要走。猶如青天打了一個霹靂。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及至家樹掏出許多錢

來。心裏一塊石頭就落了地。現在家樹又和鳳喜留下零錢花。便笑道。我的大爺。你
在這裏。你怎樣的慣着他。我們管不着。你這一走。那裏還能由他的性兒呀。你是給
留不給留都沒關係。你留下這些。那也儘夠了。鳳喜聽到家樹要走。好像似失了主
宰。要哭。很不好意思。不哭。又覺得心裏只管一陣一陣的心酸。現在母親替他說了。
才答道。我也沒有什麼事要用錢。家樹道。有這麼些日子。總難免有什麼事要花錢
的。於是就把那捲鈔票。悄悄的塞在鳳喜手裏。鳳喜道。錢我是不在乎。可是你在三
個月裏。準能回來嗎。說着話。坐到椅子上。兩手伏在茶几上。枕了頭。家樹道。我怎麼
不回來。我還有許多事都沒有料理哩。而且我今天晚上走。什麼東西也不帶。怎麼
不回來呢。說着。便在身上掏出那張電報紙來。因道。你看看。我母親病了。我怎能
：鳳喜站起來。按住他的手。向着他微笑道。難道我還疑心你不成。你不要我。乾脆
不來就是了。誰也不能找到陶宅去。挨上幾棍子。可是我心裏慌得很。怎麼辦。於是
就牽了他一隻手。按在胸前。果然隔着衣服。兀自感覺到心裏卜突卜突亂跳。家樹

便攜着鳳喜的手到屋子裏去軟語低聲的安慰了一頓。又說關壽峯這人古道熱腸。是個難得的老人家。回頭我到那裏去辭行。我就拜託拜託他常來看看你們。你們有什麼事要找他幫忙。我知道他準不會推辭。鳳喜道。你留下這些錢。大家還有喝。我想不會有什麼事。和人家不大熟。就別去麻煩人家了。家樹道。這也不用的一著棋罷了。誰又知道什麼時候有事。什麼時候沒事呢。鳳喜點點頭。把各事都已安排妥當了。就是還有幾句話。要和沈三立說。恰是他又上天樞館去了。只得下午再來一趟。在沈家坐了一會。就到幾個學友寓所告別。然後到壽峯家來。只見壽峯光了脊梁。緊緊的束着一根板帶在腰裏。他挺直着一站。站在院子當中。將那隻筋紋亂鼓着的右胳膊伸了出去。秀姑也穿了緊身衣服。把父親那隻胳膊當了槓子盤。四週屋檐下。男男女女站了一週。都笑嘻嘻地望着。秀姑正把一隻脚勾住了她父親的胳膊。一脚虛懸。兩脚張開。正做了一個飛燕投林的勢子。他頭朝着下。倒着背向上一。看死了家樹下的一聲。一脚落地。人向上一

站笑道。客來了。我們全不知道。壽峯一回轉身來。連忙笑着點頭。在柱上抓住掛的衣服穿了。因道。這後門鼓樓下茶舖子裏。咱們又湊付了一個小局面。天天玩兒。他們哥兒們。要瞧瞧我爺兒倆的玩藝兒。今天在家裏。也是閑着。一高興。就在院子裏耍上了。那些院子裏的人。見壽峯來了。客各自散了。壽峯將家樹讓到屋子裏。笑道。老弟。台我很惦記你。你不來。我又不便去看你。今天你怎麼有功夫來了。今天咱們得來上兩壺。家樹道。照理我是應該奉陪。可是來不及了。於是把今天要走的話說了一遍。壽峯道。這是你的孝心。爲人兒女的。當這麼着。可是咱們這一分交情。就讓你白來辭一辭行。有點兒說不過去。家樹道。大叔是個灑脫人。難道還拘那些俗套。一句未了。秀姑已經換了一身衣服出來。便笑問道。樊先生這一去。還來不來呢。家樹道。來的大概三個月以內。就回來的。因爲我在北京還有許多事情沒有辦完呢。秀姑道。是呀。令親那邊。不全得你自家照應嗎。他說着這話時。就向家樹偷看了一眼。手上可是拿了茶壺。預備去泡茶。家樹搖手道。不必費事了。我今天忙得很。不

能久坐了三個月後再見罷說着起身告辭秀姑也只說得一聲再見。壽峯却握了他的手緩步而行。一直送到胡同口上。家樹站住了。對壽峯道。大叔。我有一件事要重託你。關壽峯將他的手握着搖撼了幾下。注視着道。小兄弟。你說罷。我雖上了兩歲年紀。若說遇到大事。我還能出一身汗。你有什麼事交給我。就是了。辦得到。那是另外一句話。但是我決不省一分力量。家樹頓了一頓。笑道。也沒有什麼大的事。只是舍親那邊。一個是小孩子。他的上人。又不太懂事。我去之後。說不們會有要人幫忙的時候。壽峯道。你的親戚就是我的親戚。有事只管來找我。是三更天來找我。我若是四更天才去。我算不是咱們武聖人後代子孫。家樹笑道。大叔言重了。送君千里。終須一別。請回府罷。我們三個月後見。壽峯微笑。握了一握手。自回去了。家樹坐了車子。二次又到大喜胡同來。這時沈三才寫得太深刻了還坐回來。鳳喜母女倒是沒有以先那樣失魂落魄的。家樹道。我的行李箱子。全沒有檢。坐了一會。就要回去的。你們想想。還有什麼話要說的嗎。鳳喜道。什麼話也沒有。只

是望你快回來。快回來。快回來。家樹道。怎麼這些個快回來。鳳喜道。這就多嗎。我恨不得說上一千句哩。家樹和沈大娘都笑起來了。沈大娘道。我本想給大爺餞行的。大爺既是要回去收拾行李。我去買一點切麵。煮一碗來當點心罷。家樹點頭說了一句也好。於是沈大娘走了。屋子裏。只剩鳳喜和家樹兩個人。家樹默然。鳳喜也默然。院子裏槐樹。這時候更將綠葉。長得密密層層的了。太陽雖然正午。那陽光射不過樹葉。樹葉下更顯得涼陰陰地。屋子裏却平添了一種淒涼况味似的。四週都岑寂了。只遠遠的有幾處新蟬之聲。喳喳的送了來。家樹望了窗戶上道。你看這窗格子。新糊了一層綠紗。屋子更顯得綠陰陰的了。鳳喜抿嘴一笑道。你又露了怯了。冷布怎麼叫着綠紗呢。紗有那麼賤。只賣幾個子兒一尺。家樹道。究竟是紗。不過你們叫做冷布罷了。這東西很像做帳子的珍珠羅。夏天糊窗戶真好。南方不多見。我倒要帶一些到南方去送人。鳳喜笑道。別缺德。人家知道了。讓人笑掉牙。家樹也不去答覆他這句話。見他小畫案上花瓶裏插着幾枝石榴花。有點歪斜。便給他整理。

好了。又偏着頭看了一看。鳳喜道。你都要走了。就只這一會子。光陰多寶貴。你什麼話要吩咐我的沒有。若是有。也該說出來呀。家樹笑道。真奇怪。我却有好些話要說。可是又不知道說那一種話好。要不。你來問我罷。你問我一句。我答應一句。鳳喜於是偏着頭。用牙咬了下唇。凝眸想了一想。突然問道。三個月內。你準能回來嗎。家樹道。我以為你想了半天。想出一個什麼問題來。原來還是這個。我不是早說了。鳳喜笑道。我也是想不起有什麼話問你。家樹笑道。不必問了。實在我們都是沒有作用。並沒有什麼話要說。所以也說不出什麼話來。正說着話。偶然看到壁上掛着一枝洞簫。便道。幾時你又學會了吹的了。鳳喜道。我不會吹。上次我聽到你說。你吹。我想我彈着唱着。你吹着。你一聽是個樂子。所以我買了一枝簫。一枝笛子。在裏預備着。要不。今天我們就試試看。先樂他一樂好嗎。家樹道。我心裏亂得很。恐怕吹不上。鳳喜道。那末。我彈一段給你送行罷。家樹接了母親臨危的電報。心裏一絲樂趣沒有。那有心聽曲子。鳳喜年輕。一味的只知道取自己歡心。那裏知道自己以

意思。但是。要。不。讓。他。唱。彼。此。馬。上。就。分。別。了。又。怕。掃。了。他。的。面。子。便。點。了。點。頭。鳳。喜。將。壁。上。的。月。琴。抱。在。懷。裏。先。試。着。撥。了。一。撥。絃。子。然。後。笑。問。道。你。愛。四。季。相。思。還。是。來。這。個。罷。家。樹。道。這。個。讓。我。回。來。的。那。天。再。唱。那。才。有。意。思。你。有。什。麼。悲。哀。一。點。的。調。子。給。我。唱。一。個。鳳。喜。頭。一。偏。道。幹。嗎。家。樹。道。我。正。想。着。我。的。母。親。要。唱。悲。哀。些。的。我。才。聽。得。進。耳。鳳。喜。道。好。我。今。天。都。依。你。我。給。你。彈。一。段。馬。鞍。山。的。反。二。簧。罷。可。是。我。不。會。唱。家。樹。道。光。彈。就。好。於。是。鳳。喜。斜。側。了。身。子。將。伯。牙。哭。子。期。的。一。段。反。調。緩。緩。的。彈。完。家。樹。一。聲。不。言。語。的。聽。着。最。後。點。了。點。頭。鳳。喜。見。他。很。有。興。會。的。樣。子。便。道。你。愛。聽。索。興。把。霸。王。別。姬。那。四。句。歌。兒。彈。給。你。聽。一。聽。罷。你。瞧。怎。麼。樣。家。樹。心。裏。一。動。便。道。這。個。調。子……但是。我。以。前。沒。聽。到。你。說。過。你。幾。時。學。會。的。鳳。喜。道。這。很。容。易。呀。歸。裏。包。堆。只。有。四。句。我。叔。叔。說。戲。台。上。唱。這。個。不。用。胡。琴。就。是。月。琴。和。三。絃。子。我。早。會。了。說。時。他。也。不。等。家。樹。再。說。什。麼。一。高。興。就。把。項。羽。的。垓。下。歌。彈。了。起。來。家。樹。聽。了。一。遍。點。點。頭。道。很。好。我。不。料。你。會。這。個。再。來。一。段。鳳。喜。臉。望。着。家。樹。懷。裏。

抱了月琴。十指齊動。只管彈着。家樹向來喜歡聽這齣戲。歌的腔味。也曾揣摩。就情不自禁的。合着月琴唱起來。止唱得第三句。雖不逝兮可奈何。一個何字未完。只聽得礮的一聲。月琴絃子斷了。鳳喜哎呀了一聲。抱着月琴望着人發了呆。家樹笑着。你本來把絃子上得太緊了。不要緊的。我是什麼也不忌諱的。鳳喜勉強站起來。道。真不湊巧了。說着話。將月琴掛在壁上。他轉過臉來時。臉都紅破了。家樹雖然。人物。然而遇到這種兆頭。究竟也未免有點芥蒂。也楞住了。兩人正在無法圓的時候。又聽得院子外噹哪一聲。好像打碎了一樣東西。正是讓人不快之上。却更快了。院外又是什麼不好的兆頭呢。下回交代。

郭步陶著

西北旅行日記出版預告

豫陝等省皆我國古代中原
文物之區而近來世異時移
風會已大改變加以天災人
患相逼而來其間民生疾苦
社會狀況外間已少知者郭
君步陶去歲曾親往調查爰
作爲日記將災民實況一一
詳述並以餘暇將其地行將
湮沒之古跡儘量附入誠近
今游記中不可多得之作也
書已付梓不日即將出版特
錄其目錄如下以代介紹

- (一) 含情脈脈辭京滬
- (二) 行李匆匆到汴徐
- (三) 小駐夷門增感念
- (四) 徘徊鄭洛且停車
- (五) 燒餘劫火悲周子
- (六) 歷盡艱難到渾池
- (七) 嶺嶺風雲呈變態
- (八) 陝靈今昔大堪思
- (九) 回首中原方痛定
- (十) 遙瞻函谷又神馳
- (十一) 潼關有客談災況
- (十二) 華嶽西行拜古祠
- (十三) 遺踪歷歷尋前代
- (十四) 死氣沉沉話漢京
- (十五) 忙裏偷閒看古字
- (十六) 苦中作樂聽新聲
- (十七) 佳節聲中塵忽囂
- (十八) 鳳岐道上人幾絕
- (十九) 西行不得且東歸
- (二十) 北轅無計思南轍
- (二十一) 過客有緣探劇社
- (二十二) 羈人何以慰哀鴻
- (二十三) 重關天險須臾度
- (二十四) 三晉雲山指顧中
- (二十五) 蒲阪名都開問訊
- (二十六) 隋唐遺蹟漫搜求
- (二十七) 重逢故雨談秦劫
- (二十八) 再駕征鞍作晉游
- (二十九) 歡迎席上談新政
- (三十) 唐叔祠邊有鮑村
- (三十一) 一夕胡笳催出塞
- (三十二) 千年古窟臉頰垣
- (三十三) 雄關自古難飛越
- (三十四) 倦客無端入廢京
- (三十五) 杯酒連宵稽旅夢
- (三十六) 烽烟滿地送歸程

玻璃外向內看。裏面是紅綢裏子。上面用紅絲線攔着幾條人參。家樹正待說表哥怎麼這樣破費。却見一個盒子裏。參上放着一張小小的名片。正是何麗娜。那名片還有紫色水鋼筆寫的字。於是打開盒子。將名片拿起來一看。上面寫道：『聞君回杭探伯母之疾。吉人天相。諒占勿藥。茲送上關東人參兩盒。爲伯母壽。祖錢諒已及。晚間當至車站恭送。』家樹將名片看完了。自言自語道。這又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聽說他每日都是睡到一兩點鐘起來的人。這些事情他怎麼知道了。而且還趕着送了禮來。正在這一點上看來。也就覺得人情很重了。正這般想着。何麗娜却又打了電話來。在電話裏說是趕不及餞行。真對不住。晚上再到車站來送。說的話也還是名片上寫下的兩件事。家樹也無別話可說。只是道謝而已。通車是八點多鐘開。伯和催着提前開了晚飯。就吩咐聽差將行李送上汽車去。只在這時。何麗娜笑着一直走進來。後面跟了汽車夫。又提着一個蒲包。陶太太笑道。看這樣子。又是二批禮物到了。家樹便道。先前那種厚賜。已經是不敢當。怎麼又送了來了。何麗娜

笑道。這個可不敢說是禮。津浦車我是坐過多次的。除了梨沒有別的好水果。順便帶了這一點來。以破長途的寂寞。伯和是始終不離開那半截雪茄的。這時他嘴裏啣着烟。正背了兩手在走廊上踱着。頭上已經戴了帽子。正是要等家樹一路出門。他聽了何麗娜的話。突然由屋子外跑了進來。笑道。密斯何什麼時候。有這樣一個大發明。水果可以破岑寂。何麗娜一彎腰。在地板上檢起半截雪茄。笑道。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陶先生嘴裏的烟。會落到地上。陶太太道。不要說笑話了。鐘點快到了。快上車罷。車票早買好了。不要誤了車。白扔掉幾十塊錢。家樹也是不敢耽誤。於是四人一齊走出大門來。伯和夫婦。還是自己坐了一輛車。家樹却坐在何麗娜的車子上。家樹道。我回來的時候。要把什麼東西送你才好哩。你的人情太重了。何麗娜笑道。怎麼你也說這話。說得我倒怪寒蠢的。你府上在杭州什麼地方。請你告訴我。我好寫信去問老伯母的好。家樹道。到了杭州。我自會寫信來的。在信上告訴你通信地點吧。何麗娜道。設若你不寫信來呢。家樹道。你難道不能去問伯和嗎。何麗娜道。

我不願意問他們。說着就在手提小皮包裏。拿出一個小日記本子來。又取下衣襟上的自來水筆。然後向着家樹微微一笑道。你先考量考量。是什麼地方通信好。家樹道。朋友通信。要什麼緊。於是把自己家裏所在告訴她了。何麗娜將大腿拱起來。短旗袍縮了上去。將芽黃絲襪子緊蒙着的一對膝蓋。露了出來。就將日記本子按在膝上。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兒的寫着。寫完了。將自來水筆筒好。點着念了一遍。笑問家樹道。對嗎。家樹道。寫這幾個字。那裏還有錯誤之理。你這人未免太慎重了。何麗娜笑道。你不批評荒唐。倒批評我太慎重。這是我出於意料以外的事呀。說着將自來水筆和日記本子。一齊收在小皮包裏了。然後對家樹道。這話不要告訴他們。讓他們納悶去。家樹隨便點了點頭。未曾答應什麼。汽車到了車站。何麗娜給他提着。小皮包一路走進站去。伯和夫婦已經在頭等車房裏等候了。到了車上。陶太太對家樹道。今天你的機會好。頭等座客人很少。你一個人可以住下這間房了。伯和笑道。在車上要坐兩天。一個人坐在屋子裏。還覺得怪悶的。陶太太將鞋尖向擺在

車板上的水果蒲包。輕輕踢了兩下。笑道。那要什麼緊。有這個東西。可以打破長途的岑寂呢。這一說。大家又樂了。何麗娜笑道。陶太太。你記着吧。往後別當着我說錯話。要說錯了。我可要撈你的後腿哩。陶太太笑道。是的。總有那一天。若是不撈住後腿。怎麼向牆外一扔呢。何麗娜還不懂這話。怔怔的向陶太太望着。陶太太笑道。這是一個俗語典故。你不懂嗎。就叫進了房。扔過牆。家樹聽了這話。覺得她這言語。未免太顯露一點。正怕何麗娜要生氣。但是她倒笑嘻嘻的。伸着手在陶太太肩上。輕輕拍了一下。這一間屋子。放了兩件行李。又有四個人。就嫌着擠窄。家樹道。快開車了。諸位請回罷。陶太太就對伯和丟了一個眼色。微笑道。我們先走一步。怎麼樣。伯和便向家樹叮囑了幾句好好照應姑母病的話。到了家。就寫信來。然後就下車。何麗娜在過道上。靠了窗戶站住。默然不語。家樹只得對她道。密斯何也請回罷。何麗娜道。我沒有事。說着這三個字。依然未動。伯和夫婦。已經由月台上走了。家樹因她未走。就請她到屋子裏來坐。她手拿着那小皮包。只管撫弄。家樹也不便再催她下

車就搭訕着去整理行李。忽然月台上噹噹的打着開車鈴了。何麗娜却打開小皮包來。手裏拿着一樣東西。笑道。我還有一樣東西送你。遞着東西過來時。臉上也不免微微的有點紅暈。家樹接過來一看。却是她的一張四寸半身相片。看了一看。便捧着拱了一拱手道聲謝謝。何麗娜已是走出車房門。不及聽了。家樹打開窗子。只她站在月台上。便道。現在可以請回去了。何麗娜道。既然快開車。何以不等着開車再走呢。說着話時。火車已緩緩的移動。何麗娜還跟着火車急走了兩步。笑道。到了就請來信。別忘了。別忘了。她一隻右手。早舉着一塊粉紅綢手絹。在空中招展。家樹憑了窗子。漸漸的和何麗娜離遠。最後是人影混亂了。看不清楚。這才坐下來。將她遞的一張相片。仔細看了看。覺得這相片。比人還端莊些。紙張光滑無痕。當然是新照得的了。於此倒也見得她爲人與用心了。滿腹爲着母親病重的煩惱。有了何麗娜從中一週旋。倒解去煩悶不少。車子開着。查過了票。茶房張羅過去了。拉攏房門。一人正自出神。忽聽得門外有人說道。你找姓樊的不是。這屋子裏倒是個姓樊的。

家樹很納悶。在車上有誰來找我。隨手將門拉開。只見關壽峯和着秀姑。正在和茶房說話。便說道。是關大叔。你們坐車到那裏去。於是將他二人引進房來。壽峯笑道。我們那裏也不去。是來送行的。家樹道。大概是在車上找我不着。車子開了。把你帶走的。補了票沒有。壽峯連連搖手道。不是不是。我們原不打算來送行。自你打我舍下去了之後。我就找了我一個關外新拜門的徒弟。和他要了一枝參來。這東西雖然沒有玻璃盒子裝着。倒是道地貨。我特意送到車站。請你帶回去給老太太泡水喝。可是一進站。就瞧見有貴客在這兒送行。我們爺兒倆。可不敢露面。買了到豐台的票。先在三等車上等着。讓開了車。我再來找你。說着話時。他將脅下夾着的一個藍布小包。打開裏面是個人家裝線襪的舊紙盒子。打開盒子裏面鋪着乾淨棉絮。上面也放着兩枝齊整的人參。比何麗娜送的還好。家樹道。大叔。你這未免太客氣了。讓我心裏不安。壽峯道。不瞞你說。叫我拿錢去買這個。我沒有那大力量。我那徒弟。就是在吉林採參的。我向來不開口和徒弟要東西。這次我可對他說明。要送

一個人情。叫他務必給我找兩枝好的。我就是怕他身邊沒有。要不白天我就對你明說了。家樹道。既不是大叔破費買來的。我這就拜領了。只是不敢當大叔和大姑娘還送到豐台。壽峯笑道。這算不了什麼。我爺兒倆。今夜在豐台小店裏睡上一宿。明天早上慢慢躡躡進城。也是個樂事。他雖這樣說。家樹覺着這老人的意思。實在誠懇。口裏連說感激感激。壽峯笑道。這一點子事。都得說上許多感激。那我關者。一生也不知道要感激人家多少人。家樹道。大叔來倒罷了。怎好又讓大姑娘也。一趟小小的門。秀姑自見面後。一句話也不曾說。這才對家樹微微一笑。道。老弟。咱們用不着客氣。說話時。火車將到豐台。壽峯又道。你白天說。有令親的事。要我照顧。我瞧你想說。又怕說話。沒有說出來。你儘管說。究竟是怎麼回事。家樹道。一頓接上。又是一笑。壽峯道。有什麼意思。只管說。我辦得到。當面答應下。家樹道。放心。辦不到。我也是直說。咱們或者也有個商量。家樹又低頭。家樹道。實在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您二位無事。可以常到那邊坐坐。家樹道。請教了。

壽峯還要問時。秀姑就道：「好，就是那麼着罷。你瞧外面，到了豐台了。大家向外看時，一排一排的電燈，在半空裏向車後移去。燈光下，已着到站台。壽峯說了一聲再會，就下了車。家樹也出了車房，送到車門口，見他父女二人立在露天裏。電燈光下，晚風一陣陣吹動他們的衣服角，他們也不知道晚涼，呆呆的望着這邊。壽峯這老頭子，却抬起一隻手來，不住的抓着耳朵邊短髮，彼此對着呆立一會，在微笑與點頭的當兒，火車已緩緩展動出了站。壽峯父女望不見了火車，然後才出站去。找了一家小客店住下。第二天，起了個早，就走向北京來，過了兩天，便叫秀姑到沈家去了一趟。沈家倒待她很好，留着吃飯，才讓她回家。秀姑對父親說：「他們家一共只三口子人，一個叔叔，是整天的不回家。家裏就是娘兒倆，瞧着去，姑娘上學，娘在家裏做活。日子過得很順遂的，大概沒什麼事。」壽峯聽說，人家家裏只有娘兒倆，去了也覺着不便。過一個禮拜，就讓秀姑去探望她們一次。後來接到家樹由杭州寄來的回音，說是母親並沒有大病，在家裏料理一點事務，就會北上的。壽峯聽到這話，更認

爲照應沈家一事。無關重要了。有一天秀姑又從沈家回來。對壽峯道。你猜沈姑娘。那個叔叔是誰吧。今天可讓咱碰着了。瞧他那大年紀。可不說人話。壽峯道。據你着。定個怎樣的人。秀姑哼了一聲道。他燒了灰。我也認識。不就是在天橋唱大鼓的沈二玄嗎。壽峯道。不能吧。樊先生會和這種人結親戚。秀姑道。一點也不會假。他今天回來。醉得像爛泥似的。他可不知道我在他們姑娘屋子裏。一進門就罵上了。他姓樊的太不懂事。娘也有錢。女也有錢。怎麼就不給我的錢。咱們姑娘吃他一點。他一點。就這樣給他。沒那麼便宜事。他家在南方。知道他家裏是怎麼回事。咱們姑娘說不定是給他做二房。做三房。要不。他會找媳婦。找到唱大鼓的家裏來。既是那末看。咱們就得賣一注子錢。我沈三玄。立了半輩子。找着有錢的主兒了。我還不該撈幾文嗎。她母女倆聽了這話。真急了。都跑了出去。說是有客。你猜他怎麼說。說客要什麼緊。還能餓肚子不吃飯嗎。她也要吃飯。咱們鬧吃飯。誰不該。誰不該。跟着她。壽峯手上。正拿着三個小白銅球兒。挪搓着消遣。聽了這話。三個銅球在右掌。

心裏得兒叮噹。得兒叮噹。轉着亂響。左手捏着一個大拳頭舉起來。瞪了眼問秀姑道。這小子別撞着我。秀姑笑道。你幹嗎對我生這麼大氣。我又沒罵人。壽峯這才把一隻舉了拳頭的手。緩緩放下來。因問道。後來他還說什麼了。秀姑道。我瞧着他娘兒倆怪爲難的。當時我就告辭回來了。我想這姑娘一定是唱大鼓書的。她屋子裏都掛着月琴三絃子呢。壽峯聽了。昂着頭只管想。手心裏三個白銅球。轉的是更忙更響了。自言自語的道。樊先生這人。我是知道的。倒不會知道什麼貧賤富貴。可是不應該到唱大鼓書的裏面去找人。再說。還是這位沈三玄的賢姪女。這姑娘長得美不美呢。秀姑道。美是美極了。人是挺活潑。說話也挺伶俐。他把女學生的衣服一穿。真不會想到她是打天橋來的。壽峯點點頭道。是了。算樊先生在草棵裏檢到這樣一顆夜明珠。怪不得再三的說讓我給她們照應一點。大概也是怕會出什麼毛病。所以一再的託着我。可又不好意思說出來。既是這麼着。我明天就去找沈三玄。教訓他一頓。秀姑道。不是我說你。你心眼兒太直一點。隨便怎麼着。人家總是親戚。

你的言語又不曾客氣。把姓沈的得罪了。姓樊的未必會說你一聲好兒。他又沒作出對不住姓樊的什麼事。不過言語重一點。你只當我沒告訴你。就結了。壽峯雖覺得女兒的話不錯。但是心裏頭總覺得好不舒服。當天蹩了一天的悶氣。到了第二日。吃過午飯。實在蹩不住了。身上揣了一些零錢。瞞着秀姑。就上天橋來。自己在各處露天街上。轉了一週。那些唱大鼓的蘆席棚裏。都望了一望。並不見沈三立。心想這要找到什麼時候。便走到從前武術會喝水的那家天一軒茶館子裏來。只一進門。伙計先叫道。關大叔。咱們短見。今天什麼風吹了來。壽峯道。有事上天橋來找個人。順便來瞧瞧朋友。後面一些練把式的青年。都扔了傢伙。全擁出來。將他圍着。坐在一張桌子上。又遞烟。又倒茶。忙個不了。有的說。難得大叔來的。今天給我們露一手。行不行。壽峯道。不行。我今要找一個人。這個人若找不着。什麼事也幹得無味。家知道他脾氣。就問他要找誰。壽峯說是找沈三立。有知道的。便道。大叔。你們好人。幹嗎要找這種混蛋去。壽峯道。我就是爲了他不成人。我才來找。

便問是在什麼地方找他。壽峯說是大鼓書棚。那人笑道。現在不是從前的沈三立了。他不靠賣手藝了。不過他倒常愛上落子館找朋友。你要找他。倒不如上落子館去瞧瞧。壽峯聽了這話。立刻站起來。對大家道。咱們改日會說畢。就向外走。有人道。你別忙呀。你知道上那一家呢。我在羣樂門口。碰到過他兩回。你上那兒試試看。壽峯已經走到了老遠。便點點頭。不多的路。便是羣樂書館。站在門口。倒楞住了。不知道怎麼好。在天橋這地方。雖然盤桓過許多日子。但是這大鼓書館。向來不曾進去過。今天爲了人家的事。倒要破這個例。進去要怎樣的應付。可別讓人笑話。正在猶豫着。却見兩個穿綢衣的青年。渾身香撲撲的。一推進去。心想有個作樣子的在先。就跟着進去罷。接上一推門。便有一陣絲絃鼓板之聲。送入耳來。迎面乃是一方板壁。上面也塗了一些綠漆。算是屏風。轉過屏風去。見正面是一座木架支的小台。正中擺了棹案。一個彈三絃子。兩個拉胡琴的漢子。圍着兩面坐了。右邊擺了一個小鼓架。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油頭粉面。穿着一身綢衣。站在那裏打着鼓板唱書。執

着鼓條子的手。一舉一落。明晃晃的帶了一隻手表。又是兩個金戒指。台後面左右放着兩排板凳。大大小小。胖胖瘦瘦。坐着七八個女子。都是穿得像花蝴蝶兒似的。壽峯一見。就覺得有點不順眼。待要轉身出去。就有一個穿灰布長衫人。一手拿了茶壺。一手拿了一個茶杯。向面前棧上一放。和壽峯翻了眼道。就在這裏坐怎麼樣。壽峯心想。這小子瞧我像不是花錢的。也翻着眼向他一哼。坐下來看時。這裏是所大敞廳。四面都是木板子圍着。中間有兩條長棧。有兩丈多長。是直擺着。棧子一邊一條長板凳。靠了板壁。另有幾張小棧子。向台橫列。各棧上一共也不過十來個聽書的。倒都也衣服華麗。自己所坐的地方。乃是長棧的中間。鄰座坐着一個穿軍服的黑漢子。帽子和一根細竹鞭子放在棧上。一隻腳架在凳上。露出他那長腰漆黑光亮的大馬鞞來。他手指裏夾着半枝烟捲。也不抽一口。却只管向着台上不住的叫着好。台上那個女子唱完了。又有一個穿灰布長衫的。手裏拿了個小藤篋。箕向各人面前討錢。壽峯看時。也有扔幾個銅子的。也有扔一兩張銅子票的。壽峯

一想。這也不見怎樣闊。就瞧我姓關的花不起嗎。收錢的到了面前。一伸手。就向篋裏丟了二十枚銅子。收錢的人笑也不笑一笑。轉身去了。只在這時。走進來一個黑麻子。穿了紡綢長衫。紗馬褂。戴了巴拿馬草帽。只一進門。台上的姑娘。台下的伙計。全望着他。先前那個送茶壺的。早是遠遠的一個深鞠躬。笑道。二爺。你剛來。便在旁邊桌子下。抽出一塊藍布墊子。放在一張小桌邊的椅子上。笑着點頭道。二爺。你這兒坐。給你泡一壺龍井好嗎。天氣熱了。清淡一點兒的。倒是去心火。那二爺欲理不理的樣子。只把頭隨點了一點。隨手將帽子交給那人。一屁股就在椅子上坐下。兩隻粗胳膊向桌上一伏。一雙凶眼。就向台上那些姑娘。瞅着一笑。壽峯看在眼裏。心裏只管冷笑。本來在這裏找不到沈三玄。就打算要走。現在見這個二爺進門。這一種威風。倒大可看一看。於是又坐着喝了兩杯茶。出了兩回錢。這時就有個矮胖子。一件藍布大褂的袖子。直罩過手指頭。輕輕悄悄的走到那個鄰座的軍人面前。由衫袖籠裏伸出一柄長摺扇來。他將那摺扇打開。伸到軍人面前。笑着輕輕的道。

你不點一齣。壽峯偷眼看那扇子上。寫了銅子兒大的字。三字一句。四字一句。都是些書曲名。如宋江殺媳。長板坡之類。心裏這就明白。鼓兒詞上。常常寫些話。歌扇這名堂。倒是有的。那軍人却沒有看那扇子。向那人翻了眼。一見那人。人便笑着答應。一個是字。然後轉身直奔那二爺桌上。他俯着身子。就着二爺耳朵邊。也不知道咕嚕了一些什麼。隨後那人笑着去了。台上一個黃臉瘦子。走到台口。眼睛向着二爺說道。紅寶姑娘唱過去了。沒有她的什麼事。讓他休息休息。現在特煩翠蘭姑娘。唱她的拿手好曲子。二姐姐逛廟。末了兩句。將聲音特別的提高。他說完退下去。就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站在台口。倒有幾分姿色。一雙水汪汪的眼睛。滴溜溜的轉着眼珠子。四面看人。她拿着鼓條子。先合着胡琴三絃。奏了一套雷鼓軍號。然後才唱起來。唱完了。收錢的照例收錢。收到那二爺面前。只見掏了一塊現洋錢。噹的一聲。扔在籐篋裏。壽峯一見。這才明白。怪不得他們這樣歡迎。是個花大錢的那個收錢的。笑着道。二爺還點幾個。讓翠蘭接着唱下去吧。二爺點了一

點頭收錢以後。那翠蘭姑娘接着上台。這次她唱的極短。還不到十分鐘的工夫。就完了事。收錢的時候。那二爺又是掏出一塊現洋。丟了出去。壽峯等了許久。不見沈三玄來。料是他並不準到這兒來的。在這裏老等着。聽是聽不出什麼意味。看又看不入眼。怪不舒服的。因此站起來就向外走。書場上見這麼一個老頭子。進來就坐起身便去。也不知道他是幹什麼的。都望着他。壽峯一點也不爲意。只管走他的。走不了多少路。遇到了一個玩把式的朋友。他便問道。大叔。你找着沈三玄了嗎。壽峯道。別提了。我在羣樂館子裏坐了許久。我真生氣。老在那兒待着吧。知道來不來到別家去找吧。那是讓我這糟老頭子多現一處眼。那人道。沒有找着嗎。你瞧那不是。說着他用手向前一指。壽峯跟着他手指的地方一看。只見沈三玄手上拿了一根短棍子。棍子上站着一隻鳥。晃着兩隻膀子。他有一步沒一步的。慢慢走了過來。壽峯一見。就覺有氣。口裏哼着道。瞧你這塊骨頭。只吃了三天飽飯。就講究玩個鳥兒。迎了上去。老遠的就喝了一聲道。呸。沈三玄。你抖起來了。關壽峯在天橋茶館子。

裏練把式的時候。很有個名。這老頭子又到茶館子門口彈過絃子的。所以他認識壽峯。平空讓他喝了一聲。壽峯道。但是知道這老頭子很有幾分力量。不敢惹他。便遠遠的蹲了一蹲。壽峯道。大叔你好。咱們短見。壽峯見他這樣一客氣。不免心裏先軟化了一半。因道。我有什麼好。你現在找了一們作官的親戚。你算什麼。沈三立笑道。你怎麼也知道了。咱們好久沒談過。找個地方喝一壺兒好不好。壽峯翻了眼睛望着他道。怎麼着。你想請我喝酒還是喝茶呢。沈三立道。既然是請大叔。當然是喝酒。壽峯道。我倒是愛喝幾杯。可是要你請。兩個酒鬼到一處。人家會疑心我混你的酒喝。往南有溜馬的。咱們到那裏喝碗水。看他們跑兩趟。沈三立一見壽峯揪着鬍子說話。不敢不依。穿過兩條地攤。沿路一列蓆棚茶館。人都滿了。道外一條寬土溝。太陽光裏。浮塵擁起。有幾個人騎着馬來往的飛跑。土溝那邊。一大羣小孩子隨着來往的馬。過去一匹。嚷上一陣。沈三立心想。這有什麼意思。但是看看壽峯倒現出笑嘻嘻的樣子來。似乎很得勁。只得就在附近一家小茶館。揀了一副沿門向

外的座頭坐下。喝着茶。沈三玄才慢慢的問道。大叔。你怎麼知道我攀了一門子好親。壽峯道。怎麼不知道。我閨女還到你府上去過好幾回呢。沈三玄道。呵呀。他們老說有個關家姑娘來串門子。我說是誰。原來是你的大姑娘。我一點不知道。你別見怪。壽峯道。誰來管這些閑帳。我老實對你說。我今天上天橋。就是來找你來了。我聽說你嫌姓樊的沒有給你錢。你要搗亂。我不知道就得。我知道了。你可別胡來。姓樊的臨走。他可拜託了我。給他照料家事。他的事就像我的事一樣。你要胡來。我關老頭子不是好惹的。沈三玄劈頭受了他這個烏天蓋。又不知道說這話是什麼意思。便笑道。沒有的話。我從前一天不得一天過。恨不得都要了飯了。而今吃喝穿全不愁。不都是姓樊的好處嗎。我怎麼能使壞。難道我倒不願吃飽飯嗎。說着就給壽峯斟茶。一味的恭維。壽峯讓他一陪小心。先就生不起氣來。加上他說的話。也很有理。並不勉強。氣就全消了。因道。但願你知道好了。我是姓樊的朋友。何必要多你們親戚的事。沈三玄道。那也沒關係。你就是個仗義的老前輩。不認識的人。你見他受了

第十回 狼子攀龍貪財翻妙舌 蘭閨藏鳳炫富蓄機心

却說沈三立在路上遇着一個闊朋友。二人同到酒店。便吃喝起來。原來那人叫黃鶴聲。也是個彈三絃子的。因爲他跟着的那個姑娘嫁了一個師長做姨太太。他就託了那位姑娘說情。在師長面前。當了一名副官。因他爲人有些小聰明。這副官就和姨太太買東西。中飽的款子不少。也就發了小財了。當時黃鶴聲多喝了幾杯酒。又不免把自己得意的事。誇耀了幾句。沈三立聽在心裏。也不願丟面子。因道。我雖沒有你的事情好。可是也湊付着過得去。我那姪姑娘。你也見過的。現在找着一個有錢的主兒。我們一家子。現在都算吃她的。於是把大概的情形。說了一遍。因又道。你要是得空。可以到我們那裏去瞧瞧。黃鶴聲也就笑道。朋友都樂意。朋友好。也得去瞧瞧。兩人說着話。便已酒醉飯飽。黃鶴聲也不待沈三立謙遜。先就在身上掏出一個皮夾子。拿出一大捲鈔票。由鈔票內抽出一張十元的。給了店伙去付酒飯帳。找了錢來。他隨手就付了一塊錢的小費。然後大搖大擺。走出門去。看到人力車

停在路邊。一脚踏上去。坐着車便走了。沈三玄看着。點了點頭。又歎了口氣。到了家裏。直奔入房。見着沈大娘便問道。大嫂。你猜到我們家來的那個關家姑娘。是誰吧。他就是天橋教把式關老頭子閨女。我在街上見着了那老頭子。就會害怕。你幹嗎把他閨女望家裏引。這老頭子有人說他是強盜出身。我瞧就像你瞧着吧。總有一天。他要吃衛生丸的。沈大娘道。那個練把式的老頭子。我不認識。你幹嗎好好兒的罵人。沈三玄道。天橋地方大着呢。什麼人沒有。你們那裏會全認得。你不知道這老頭子真可惡。今天他遇着我。好好兒的教訓我一頓。瞧他那意思還是姓樊的拜託他這樣的。各家有各家的事。幹嗎要他多咱們的事。他媽的。他是什麼東西。沈大娘道。又在那裏灌了這些個黃湯。張嘴就罵人。姓關的得罪了你。姓樊的又沒得罪你。幹嗎又把姓樊的拉上。沈三玄道。那是啊。姓樊的臨走。給了你幾百塊錢。你們那裏見過這個。就把他當了一尊佛爺了。那裏敢得罪他。就憑那幾個小錢。把你娘倆的心都賣給人家了。真是不值啊。你瞧黃鶴聲大哥。而今多闊。身上整百塊的揣着鈔

票。他不過是雅琴的師傅。雅琴做了太太就把他升了副官。鳳喜和我是什麼情分。我待她又怎麼來着。可是我撈着什麼了。花幾個零錢……沈大娘道。你天天用了錢。天天還要回來嘮叨一頓。你姪女可沒做太太。那兒給你找副官做去。醉得不像個人樣了。躺着坑上找副官做去罷。沈大娘也懶理得他。說完自上廚房去了。沈三玄却也醉得厲害。摸進房去。果然倒着坑上躺下。到了次日。沈三玄想起約黃鶴聲。今天來。便在家裏候着。不會出去。上午十一點多鐘的時候。只聽到門外一陣汽車響。接上就有人打門。沈三玄倒有兩個朋友是給人開汽車的。正想莫非他們來了。自己一路來開門。口裏可就說着。你們有事幹的。幹嗎也學着我。到處……上將門一開。只見黃鶴聲手裏搖着扇子。走下汽車來。一伸手拍了沈三玄……你還是這樣子省儉。怎麼聽差也不用一個。自己來開門。沈三玄心裏想着。我那輩子發了財沒用。怎麼說出省儉兩個字來了。心裏如此想着。口裏也就隨便答應他。把黃鶴聲請到屋子裏。自己就忙着泡茶拿烟捲。黃鶴聲用手掀了玻璃上的白紗。

向窗子外一看。口裏說道。小小的房子。收拾得倒很精緻。正說完這句話。只見一個十六七歲的女郎。剪了頭髮。穿着皮鞋。短短的白花紗旗袍。只好比膝蓋長一點。露出一大截。穿了白襪子的腿。脅下却夾了一個書包。因回轉頭來問道。老玄。你家裏從那兒來的一位女學生。沈三玄道。黃爺。我昨天不是告訴了你嗎。這就是我那姪女姑娘。黃鶴聲笑道。嘿。就是她。可真時髦。越長越標緻了。憑她這個長相兒。要去唱大鼓書。準紅的起來。這話可又說回來了。趁早兒找了個主。有吃有喝。一家都安了心。也好。沈三玄對窗子外望了一望。然後低聲說道。安了心嗎。我們這是騎了驢子翻帳本。走着瞧。你想一個當少爺的人。到外面來念書。家裏能給他多少錢花。頭裏兩個月。讓他東拉西扯。找幾個錢。湊付着安了這個家。這也就是現在。過兩個月。瞧。我猜就不行了。就是行。也不過是她娘兒倆的好處。我能撈着什麼好處。那小子臨走的時候。給我留下錢。沒留下錢。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大嫂。每天就只給一百多銅子。我花。現在銅子兒是極不值錢。一百多銅子。不過合三四毛錢。你說讓我幹嗎。

好。從前沒有這個姓樊的。我一天也找百十來個子兒。而今還不是一樣嗎。依着我姑娘現在有兩件行頭了。趁着這個機會。就找家館子露一露。也許真紅起來。到那時候。隨便怎樣。也撈個三塊兩塊一天。你說是不是。黃鶴聲笑道。照你的算法。你是對了。你們那姪姑娘放着現成的女學生不做。又要去唱曲子侍候人。她肯幹嗎。沈三玄道。當女學生。瞎扯罷了。我說姓樊的那小子。自己就胡來。現在當女學生的。幾個能念書。念得像爺們一樣。能幹大事。我瞧什麼也不成。念了三天書。先講平等自由。說到這裏。他聲音又低了一低道。我這姪女自小兒就調皮。往後再一講平等自由。他能再跟姓樊的。那才怪呢。黃鶴聲正要接話。只聽到沈大娘在北屋子裏嚷道。三弟。咱們門口停着一輛汽車。是誰來了。黃鶴聲就向屋子外答道。沈家大嫂子。是我。我還沒瞧你呢。說着話已經走出屋來。老遠的連作幾個揖道。咱們住過街坊。我和老玄是多年的朋友了。你還認得我嗎。沈大娘站在北屋門口。倒楞住了。雖覺得有點面熟。可是記不起來。他究竟是姓張姓李。他正在楞着。沈三玄搶着跑了出來。

道。大嫂。黃爺你怎樣會記不起來。他現在可闊了。當了副官了。他們衙門裏有的是汽車。只要是官。就可坐公家的汽車出來。門口的汽車。就是黃爺坐來的。你瞧見沒有。那車子是真大。坐十個人。都不會嫌擠。黃大哥。你的師長大人姓什麼。我又忘了。黃鶴聲便說是姓尙。沈三玄道。對了。是有名的尙大人。雅琴姑娘。現在就是尙大人的二房。雖然是二房。可是尙大人真喜歡他。比結髮的那位夫人還要好多少倍。不然。怎樣就能給黃爺升了副官呢。黃鶴聲因爲沈大娘不知道他最近的來歷。正想把大概情形。先說了出來。現在沈三玄搶出來一介紹。自己不會告訴他的。他都說出來了。這就用不着再說了。沈大娘這時也記起從前果然住過街坊的。便笑道。老街坊還會見着。這是難得的事啊。請到北屋子裏坐坐。沈三玄巴不得一聲。就携着黃鶴聲的手。將他向北屋子裏引。沈大娘說是老街坊。索興讓鳳喜也出來見見。黃鶴聲就近一看鳳喜。心想這孩子修飾得乾淨點。確比小時俊秀得多。老鴉窠裏會鑽出一個鳳凰來。怪不怪。當時坐着閑談了一會。就告辭出門。沈三玄搶着上前來。

開大門。黃鶴聲見沈大娘在屋子裏沒有出來。就執着沈三玄的手道。你在自己屋子裏。先和我說的那些話。是真的嗎。沈三玄猛然間聽到。不懂他用意所在。却只管望着黃鶴聲的臉。黃鶴聲道。我說的話。你沒有懂嗎。就是你向着我抱怨的那一番話。沈三玄忽然醒悟過來。連道是了。是了。我明白了。黃爺。你看是有什麼路子。提拔作小弟的。小弟一輩子忘不了。黃鶴聲牽着他的手。搖撼了幾下。笑道。碰巧也許有機會。你聽信兒罷。說畢。黃鶴聲上車而去。原來他跟的這位尙師長。所帶的軍隊。駐北京西郊。他的公館設在城裏。有一部分人。也就在公館裏辦事。這黃鶴就是在公館裏辦事的一位副官。當時他回了公館。恰好尙師長有事叫他。他就放下帽子和扇子。整了一整衣服。然後才到上房來見尙師長。尙師長道。我找了你半天。都沒有看見你。你到……黃鶴聲不等他把這一句問完。就笑起來道。師長上次吩咐要找的人。今天倒是找着了。今天就是爲這個出去了一趟。尙師長道。劉大帥這個人。眼光是非常高的。差不多的人。他可看不上眼。黃鶴聲道。這個人準好模樣。

兒是不必提了。他先她是唱大鼓書的。現在又在念書。透着更文明。光提那性情兒。現在就不容易找得着。要是沒有幾門長處的人。也不敢給師長說。尙師長將嘴唇上養的菱角鬍子。左右擰了兩下。笑道。口說無憑。我總得先看看人。黃鶴聲道。這容易。這人兒的三叔。和鶴聲是至好的朋友。只要鶴聲去和他說一說。他是無不從命。但不知師長要在什麼地方看她。尙師長道。當然把她叫到我家裏來。難道我還爲了這個找地方去等着她不成。黃鶴聲答應了兩聲。是心裏可想着。現在人家也是良家婦女。好端端的要人家送來看。可不容易。一面想着。一面偷看尙師長的臉色。見他臉色還平常。便笑道。若是有太太的命令。說是讓她到公館裏來玩玩。她是一定來的。原來這師長的正室現在原籍。下人所謂太太。就是指着雅琴而言。尙師長道。那倒沒關係。只要她肯來。讓太太陪着。在我們這兒多玩一會兒。我倒可以看個仔細。說着他那菱角式的鬍子尖。笑着向上動了兩動。露出嘴裏兩粒黃燦燦的金牙。黃鶴聲見上峯已是答應了。這事自好着手。便約好了明天下午。把人接了來。當

天晚上就派人把沈三玄叫到尙宅。引了他到自己臥室裏談話。前後約談了一個鐘頭。沈三玄笑得由屋子裏滾將出來。黃鶴聲因也要出門。就讓他同坐了自己的汽車。把他送到家門口。沈三玄下了車。見自己家的大門。却是虛掩的。倒有點不高興。推了門進去。在院子裏便嚷起來道。大嫂。你不開門。沒有看見我是坐汽車回來的。今天我算開了眼。嘗了新。坐了汽車了。黃副官算待咱們不錯。他這樣關了。還認識咱們。真是難得。沈大娘道。別現眼了。歸裏包堆。人家請你吃了一回館子。坐了一趟汽車。就恨不得把人家捧上天。這要他是給你百兒八十的。你沒有老子。得把他認作老子看待了。沈三玄道。百兒八十。那不算什麼。也許不止幫我百兒八十的忙呢。人家有那番好意。你娘兒倆樂意不樂意。我都不管。可是我總得說出來。就是現在這位尙師長的太太。想着瞧瞧小姊妹們。要接鳳喜到他家去玩玩。明天打過兩點。就派兩名護兵押了汽車來接。就說人家雖是同行出身。可是現成的師長太太了。師長有多大。大概你還不大清楚。若說把前清的官一比。準是頭品頂戴吧。人家

派汽車來接鳳喜。這面子可就大了。若是不去。可真有些對不住人。沈大娘道。你別瞎扯。從前咱們和雅琴就沒有什麼來往。這會子她做了闊太太了。倒會和咱們要好起來。我不信。沈三玄道。我也是這樣說呀。可是今天黃副官爲了這個。特意把我請去說的。假是一點兒也假不了。難得尙太太單單的念到咱們。所以我說這交情大了。不去真對不住人。沈大娘道。我想雅琴未必記得起咱們。不過是黃鶴聲告訴了她。她就想起咱們來了。沈三玄道。大嫂。你別這樣提名道姓的。咱們背後叫慣了。將來當面也許不留神叫了出來的。人家有錢有勢。攀交情還怕攀不上。把人家要得罪了。那可是不大方便。明天鳳喜還是去不去呢。沈大娘道。也不知道你的話靠得住靠不住。若是人家真派了汽車來接。那倒是不去不成。要不人家真說咱們不識抬舉。沈三玄心下大喜。因道。您是知情達禮的人。當然會讓她去。可是咱們這位姪姑娘。可有點怯官……他們在外面屋子說話。鳳喜在屋子裏。已聽了一個夠。便道。別那樣瞧不起人。我到過的地方。你們還沒有到過呢。雅琴雖然做了太太。人還

總是那個舊人。我怕什麼。沈三玄道。只要你能去就行。我可不跟你賭嘴。沈三玄心裏又怕把話說僵了。說完了這句。就回到自己屋子裏去了。到了次日。沈三玄起了個早。可是起來早了。又沒有什麼事可做。他就拿了一把掃帚。在院子裏掃地。沈大娘起來。開門一見。笑道。喲。咱們家要發財了吧。三叔會起來這麼早。給我掃院子。沈三玄笑了。因道。我也不知道怎麼着。天亮就醒了。老睡不着。早上閒着沒有事。掃掃院子。比閒等着強。再說你們家人少。我又光吃光喝。鳳喜更是當學生了。裏裏外外。全得您一個人照理。我也應該給你娘兒倆幫點忙了。說着。用手向鳳喜屋子裏指了一指。輕輕的道。她起來沒有。尙太太那兒。她答應準去嗎。她要是不去。你可得說着他一點。咱們現在好好的作起體面人家。也該要幾門子好親好友走走。你什麼事不知道。覺得我作兄弟這句話。說的對嗎。沈大娘笑道。你這人今天一好全好。肯作事。說話也受聽。沈三玄笑道。一個人不能糊塗一輩子。總有一天明白過來。好比就像那尙師長太太。從前唱大鼓書的時候。不見得怎樣開闊。可是如今一作了師

長太太。連我們這樣的老窮街坊。她也記起來了。說來說去。我們這姪姑娘倒底是決定了去沒有。沈大娘道。這也沒有什麼決定不決定。汽車來了。讓她去就是了。沈三玄道。讓她去不成。總要她自己肯去才成呢。沈大娘道。唉。怪貧的。你老說着作什麼。沈三玄見嫂嫂如此說。就不好意思再說了。過了一會。鳳喜也起床了。她由廚房裏端了一盆水。正要向北屋子裏去。沈三玄道。姪姑娘。今天起來得早哇。鳳喜將嘴一撇道。幹嗎啊。知道你今天起了一天早。一見面就損人。沈三玄由屋子裏走了出來。笑嘻嘻的道。我真不是損你。你看。今天這院子掃得乾淨嗎。鳳喜微微一笑道。乾淨。說時。她已端了水。走進房去。沈三玄在院子裏槐樹底下徘徊了一陣。等着鳳喜出來。半晌。還在裏面。自己轉過槐樹那邊去。嘩啦一聲。一盆洗臉水。由身後潑了過來。一件藍竹布大褂。濕了大半截。鳳喜站在房門口。手裏拿着空洗臉盆。連連叫着。糟糕。沈三玄道。還好。沒潑着上身。這件大褂。反正是要洗的。鳳喜見他並不生氣。笑道。我回回潑水。都是這樣。站在門口。望槐樹底下一潑。那一回也沒事。可不知道今

天你會站在這裏。你快脫下來。讓我給你洗一洗罷。沈三玄道。我也不等着穿。忙什麼。我不是聽到你說。要到尙師長家裏去嗎。鳳喜道。是你回來要我們去的。怎麼倒說是聽到我說的。沈三玄道。消息是我帶來的。可是去不去。那在乎你。我聽到你準去。是嗎。姊妹家裏也應該來往來往。將來……鳳喜道。唉。你淋了一身的水。趕快去換衣服罷。何必站在這裏廢話。沈三玄讓鳳喜一逼。無可再說了。只得走回房去。將衣服換下。等到衣服換了。再出來時。鳳喜已經進房去了。於是裝着抽烟。找取燈兒。走到北屋子裏來。隔着門問道。姪姑娘。我要不要給黃副官通個電話。鳳喜迎了出來道。那個什麼黃副官。有什麼事要通電話。沈三玄笑道。你怎麼忘了。不是到尙家去嗎。鳳喜道。你怎麼老蘑菇。（舊京土語。謂糾纏不清之事或人也。）我不去了。說着手一掀門簾子。捲過了頭。身子一轉。便進房去了。沈三玄看她身子突然一掉頭。上剪的短髮。就是一旋。彷彿是僵着脖子進去了。他心裏卜通一跳。要安慰兩句。是不敢。不安慰兩句。又怕事情要決裂。站在屋子中間。只管抽烟捲。半晌。才說道。我

沒有敢麻煩呀。我只說了一句。你就生氣了。鳳喜道。早上我還沒起來。就聽見你問媽了。你想巴結闊人。讓我給你去作引線。是不是。憑你這樣一說。我要不去了。看你怎麼樣。沈三玄不敢作聲。溜到自己屋子裏去了。到了吃午飯的時候。沈三玄一看鳳喜的臉色。已經和平常一樣。這才從從容容的對沈大娘道。你下午要出去的話。你就出去吧。我在家看一天的家得了。沈大娘口裏正吃着飯。就只對他搖了一搖頭。沈三玄道。那尙太太就只說了要大姑娘去。要不然。你也可以跟了去。可是話又說回來了。以後彼此走熟了。來往自然可以隨便。他說話。手裏捧着筷子。碗下巴直伸到碗中心。向對面坐的鳳喜望着。鳳喜却不理會。只是吃她的飯。沈三玄將筷子一下一下的爬着飯。却微微一笑。沈大娘看了一眼。也沒有理會。沈三玄只得笑道。我這人還是這樣的脾氣。人家有什麼事沒有辦了。我只同人家着急。大姑娘到底去不去。應該決定一下。過一會子。人家的汽車也來了。可是依着我說。那怕去一會兒。就回來哩。那都不要緊。可是敷衍面子。總得去一趟。原車子回來。要不了多少時

候。至多一點鐘罷了。說到這裏。鳳喜已是先吃完了飯。就放下了碗。先進去了。沈三玄輕輕的道。大嫂你可別讓她不去。沈大娘道。你真貧。說着。將筷子一按。拍的一聲響。左手將碗放在桌上。又向中間一推。她雖沒有說什麼。好像一肚子不高興。都在這一按一推上。完全表示出來。沈三玄一人自笑起來道。我是好意。不願我說。我就不說。他只說了這句話。也就只管低頭吃飯。往常一放下飯碗。他就要出門去的。今天他吃過飯之後。却只是啣了一根烟捲。不停的在院子裏閒步。到了兩點鐘。門口一陣汽車響。他心裏就是一跳。出去開門一看。正是尙宅派來的汽車。車子上先跳下兩位掛盒子炮的武裝兵士來。沈三玄笑着點了點頭道。二位不是黃副官派來接沈姑娘的嗎。她就是我姪女。黃副官和我是至好的朋友。於是把那兩位兵士請到自己屋子裏待着。悄悄的走到北屋子裏去。對沈大娘道。怎麼辦。汽車來了。沈大娘道。你姪女兒她鬧彊扭。她不肯去哩。沈三玄一聽這話慌了。連道。不成那可不行。沈大娘道。她不願去。我也沒法子。不成又怎麼樣呢。沈三玄皺了雙眉。脖子一

袋歪着偏到肩上。向着沈大娘笑道。你何必和我爲難。你叫她去罷。兩個大兵。在我屋子裏待着。他們身上。都帶着傢伙。我真有些怕。說話時。活現出那可憐的樣子。給沈大娘連連作了幾個揖。沈大娘笑道。我瞧你今天爲了這事。真出了一身汗。沈三立還要說時。只見鳳喜換了衣履出來。正是要出門的樣子。因問道。要不要讓那兩個大兵喝一碗水呢。鳳喜道。你先是怕我不去。我要去了。你又要和人家客氣。沈三立笑着向外面一跑。口裏連道。開車開車。這就走了。他走忙了。後腳忘了跨門檻。撲一聲。摔了個蛙翻白出關。他也顧不了許多。爬了起來。就向自己屋子裏跑。對着那兩個兵。連連作揖道。勞駕久等。我姪女姑娘出來了。兩個護兵。一路走出來。見鳳喜長衫革履。料着就是要接的那人了。便齊齊的走上前。和鳳喜行了個舉手軍禮。鳳喜向來見了大兵。就有三分害怕。不料今天見了大兵。倒大模大樣的。受他倆的敬禮。心下不由得就是一陣歡喜。兩個大兵在前引路。只一出大門。早有一個兵搶上一步。給她開了汽車門。鳳喜坐上汽車。汽車兩邊。一邊站着一個兵。於是風馳

電掣開向尙宅來。鳳喜坐在車上。不由得前後左右看了個不歇。見路上的行人。對於這車子。都非常注意。心想他們的意思。見我坐了帶着護兵的汽車。那還不會猜我是闊人家裏的眷屬嗎。車子到了尙家。兩個護兵。一個搶進門去報信。一個就來開車門。鳳喜下了車子。便見有兩個穿得齊整一點的老媽子。笑嘻嘻的同叫了一聲沈小姐。接上蹲着身子請了一個安。一個道。你請罷。我們太太等着哩。鳳喜也不知道如何答覆是好。只是用鼻子哼着應了一聲。老媽子帶他順着走廊。走進金碧輝煌的院落。到了第三進。只見高台階上一個渾身羅綺的少婦。扶着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楊柳臨風的一般。站在那裏。却是笑嘻嘻的。先微微的點了一點頭。那不是別人。正是從前唱大鼓書現在作師長太太的雅琴。記得當年她身體很強健的。能騎着腳踏車。在城南公園跑。如今倒變得這樣嬌嫩相。站着都得扶住人。這裏打量雅琴。雅琴也在那裏打量她。雅琴總以為鳳喜還是從前那種小家子。今天來至多是罩上一件紅綠褂子而已。現在一看她是個極文明的樣子。雖然不甚

華麗。然而和從前簡直是兩個人了。她不等鳳喜上前。立刻離開扶着的那女孩。迎上前來。握着鳳喜的手道。大妹子。你好嗎。想不到咱們今天在這兒見面啊。你現在很好嗎。說着這話。他執着鳳喜的手。依然還是向她渾身上下打量。笑道。我真想不到呀。怪不得黃副官說你好了。鳳喜只笑着。不知道她命意所在。也就不好怎樣答應她的話。她牽着鳳喜的手。一路走進屋子裏去。鳳喜進門來。見這間堂屋。就像一所大殿一樣。裏面陳設的那些木器。就像圖畫上所看到的差不多。四處陳設的古玩字畫也說不上名目。只看正中大理石紫檀木坑邊。一面放着一架鐘。就有一個人高。其次容易令人感覺的。就是脚下踏着的地毯。也不知道有多厚。彷彿人在床上行路一般。只覺軟綿綿的。這時有個老媽子在右邊門下。高捲着門簾。讓了雅琴帶鳳喜進去。穿過一間房子。這才是雅琴的臥室。迎面一張大銅床。垂着珍珠羅的帳子。床上的被褥。就像綢緞莊的玻璃樣子櫃一般。不用得再看其他的陳設。就覺得眼花撩亂了。雅琴道。大妹子。我不把你當外人。所以讓你到我屋子裏來坐。咱們

不容易見面。你可別走。在我這裏吃了晚飯去。回頭談談。開話匣子給你聽也好。開無線電收音機給你聽也好。咱們這無線電和平常的不同。能聽到俄國的戲院子唱戲。你瞧這可透着新鮮。說着又向床後一指道。你瞧那不是一扇小門嗎。那裏是洗澡的屋子。說着拉了鳳喜的手。推門讓她向裏看。裏面白玉山。……磁磚面成的。鳳喜不好意思細看。只伸頭望了……雅琴笑道。吃完了飯。你在我這裏洗了澡再走。一直讓雅琴把殷勤招待的意思都說完了。才讓着她。在一張紫皮沙發上坐了。對過小茶桌上。正放了一架小小的電扇。一個老媽子張羅過茶水。正要去開電扇。雅琴道。別忙。拿一瓶香水來。老媽子取了一瓶香水來。雅琴接過手。打開塞子。向滿屋子一灑。然後再讓老媽子開電扇。風葉一動。於是滿室皆香。鳳喜在未來之先。心裏也就想着。雅琴雖是個師長的姨太太。自己這一會兒。也算不錯。就是和她談談。也不見得相差若干。現在這一比較之下。這才覺得自己所見的不廣。雅琴說起話來。咱們師長長。咱們師長短。這也就不好說什麼。只是聽

一句是一句而已。她們在這裏說話。那位尙師長早已偷着在隔壁屋子裏。一架綠紗屏風後。看了一個飽。覺得自己的如夫人。和鳳喜一比。就是泥土見了金。人家並不用得要脂粉珠玉那些東西陪襯。自然有一種天生的媚態。可惜這話已和劉將軍說過。不然這個美人。是不能不據爲己有的了。原來這劉將軍。是劉大帥的胞兄弟。現在以後備軍司令的資格。兼任了駐京辦公處長。就是劉大帥的靈魂。當鳳喜來的時候。這劉將軍也就到尙師長家裏來小坐。因爲無聊得很。要想找兩個人。就在尙家打個小牌消遣消遣。閑談了一會。尙師長笑道。我聽說大帥要在北京找一個如夫人。我就託人去訪。今天倒找來了一位。是我們姨太太的姊妹。不知道究竟如何。讓我先偷着去看看。劉將軍笑道。我們老二的事。我是知道。這人究竟他看得上眼。看不上眼。讓我先考一考分數。那才不錯。若是我說行。至少有個大八成兒他樂意。要不然。你胡往那裏送。鬧不出一個好處來。先倒碰釘子。那又何必。尙師長一聽他這話有理。就約了自己入內。把鳳喜叫出來。大家見面。劉將軍聽說。很是贊成。

就讓尙師長先進上房去。他在客廳裏等。不料等了大半天。還不見尙師長出來。他在尙家是很熟識的。也等得有些不耐煩。就向上房走去。口裏不住的念着。體仁體仁。怎麼一進去。就不出來了。尙師長連忙離開了碧紗屏風。走到門口。來迎着他。因笑道。錯是眞不錯。似乎年歲太小一點。劉將軍道。越小越好哇。你怎麼倒有嫌他過小的意思呢。請出來見見吧。尙師長連連搖着手道。別嚷。別嚷。究竟能不能夠請出來見一見。我還不敢硬作這個主。得問問我們內閣總理呢。於是把劉將軍讓到內客廳。然後吩咐聽差去請姨太太出來。雅琴一進門。尙師長先笑道。人我瞧見了。你說從前她也唱過大鼓書。我是不相信。你瞧瞧她那斯斯文文的樣子。眞像一個……雅琴那裏等他說完。連忙微瞪着眼道。你以爲這是好話呢。誰不願意一生下地。就是大小姐。投胎投錯了。可也沒法子。唱大鼓書的人。也是人生父母養的。在台上唱大鼓書。一下了台。一樣的是穿衣吃飯。難道說唱大鼓書。臉子上還會長着一行字。是下作人。到那兒也掛上這塊牌子嗎。你說她斯斯文文的。不像唱大鼓

的。我不知道其餘唱過大鼓的。有怎麼一個壞相。尙師長坐在沙發上。兩腳一抬手。一拍身子向後一仰。哈哈大笑道。這可了不得。一句話把咱們夫人的怒氣引上來了。我說她沒有唱大鼓書的樣子。並不是說你有那個樣子呀。在你面前說你姊妹們好。你也是有體面的事。幹嗎這樣生氣。說畢。又哈哈大笑。雅琴道。別樂了。有什麼事快對我說罷。人家屋子裏還有客呢。尙師長笑道。就是爲了她。才請你來呢。你去請她出來。我們大家談一談行不行。雅琴便低聲音道。別胡鬧罷。人家有了主兒了。雖然是沒嫁過去。她現在就過的是男家的日子。總算是一位沒過門的少奶奶。要把他當着……尙師長道。是你的姊妹們。也算是我的小姨子。讓她瞧瞧這不成器的老姊夫。我把她當着親戚。還不成嗎。他說了這話。放大着聲音。打了一個哈哈。就逕自走進房去。劉將軍急於要看人。也緊緊跟着。但是當他二人進房時。屋子裏何曾有人。劉將軍先急了。連嚷。客呢。客呢。要知鳳喜是否逃出了他們這個錦繡牢籠。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竹戰只攻心 全局善敗 錢魔能作祟 澈夜無眠

却說尙體仁師長和劉將軍撲進屋來。却不見了鳳喜。劉將軍大叫起來道。體仁。你真是豈有此理。有美人兒就有美人兒。沒有美人兒。幹嗎冤我。尙面裏笑着。說。這年聲。却只管向浴室門裏努嘴。雅琴已是跑進來。笑道。我妹子在浴室裏洗澡。你別胡搗亂。說着。走進浴室。只見鳳喜背着身子。朝着鏡子站住。雅琴上前一把將她拉住。笑道。爲什麼要藏起來。都是朋友親戚。要見。就大家見見。他們還能把你吃下去不成。說着。將鳳喜拚命的拉了出來。鳳喜低了頭。身子靠了壁。走一步。挨一步。挨到銅床邊。無論如何。不肯向前走了。當雅琴在浴室裏說話之時。劉尙二人的眼光。早是兩道電光似的。射進浴室門去。及至鳳喜走了出來。劉將軍早是滿臉的笑容。朝着雅琴道。這是一陣。不料平空走出這樣美麗的一個女子來。滿臉的笑容。朝着雅琴道。這是尙太太不對。有上客在這裏。也不好好的先給我們一個信。讓我們糊裏糊塗。嚷着進來。真是對不住。說着。走上前一步。就向鳳喜鞠了半個躬。笑道。這

位小姐貴姓。我們來得魯莽一點。你不要見怪。鳳喜見人家這樣客客氣氣。就不好意思不再理會。只得擺脫了雅琴的手。站定了。和劉將軍鞠躬回禮。雅琴便站在三人中間。一一介紹了。然後大家一路出了房門。到內客廳裏來坐。鳳喜挨着雅琴一處坐下。低了頭。看着那地毯織的大花紋。上牙微微的咬了一點下嘴唇。在眼裏雖然討厭劉將軍那樣年老。還是斜着一雙麻黃眼睛只管看人。可是常聽到人說將軍這官位分不小。就是在大鼓詞上也常常唱到將軍這個名詞的。現在的將軍雖然和古來的不見得一樣。然而一定是一個大官。所以坐在一邊。也不免偷看他兩眼。心裏想着大官的名字。聽了固然是好聽。可是一看起來。也不過是一個極平凡的人。這又是叫聞名不如見面了。當她這樣想時。雅琴在一邊就東一句西一句。只管牽引着鳳喜說話。大家共坐了半點鐘。也就比初見面的時候熟識的多了。劉將軍道我們在這裏枯坐。有什麼意思。現成的四隻腳。我們來擲小牌。好不好。尙師長和雅琴都同聲答應了。鳳喜只當沒有知道。並不理會。雅琴道。大妹子。我們來打四

圈玩兒好不好。鳳喜掉轉身向雅琴搖了一搖頭。輕輕的道。我不會。雅琴還不會答話。劉將軍就笑着道。不能夠。現在的小姐們。沒有不會打牌的。來來來。打四圈。若是沈小姐不來的話。那就嫌我們是粗人。攀交不上。鳳喜只得笑道。你說這話。我可不敢當。劉將軍道。既不是嫌我們粗魯。爲什麼不來呢。鳳喜道。不是不來。因爲我不會。這個劉將軍道。你不會也不要緊。我叫兩個人在你後面看着。作你的參謀就是了。輸贏都不要緊。你有個姐姐在這兒保着你的鏢呢。再說我們也不過是圖個消遣。誰又在乎幾個錢。來罷來罷。在他說時。尙師長已是吩咐僕役們安排場面。就是在這內客廳中間擺起桌椅。桌上舖了桌毯。以至於放下麻雀牌。分配着籌碼。鳳喜坐在一邊。冷眼看着。總是不作聲。等場面一齊安排好了。雅琴笑着。一伸手挽住鳳喜。一隻胳膊道。來罷來罷。人家都等着你。你一個人好意思不來嗎。鳳喜心想。若是不來。覺得有點不給人家面子。只得低了頭。兩手扶了桌子沿。站着不動。却也不說什麼。雅琴笑道。來罷。我們兩個人開來往銀行。我這裏先給你墊上一筆本錢。輸了算。

是我的說時。他就在身上掏出一搭鈔票。向鳳喜衣袋裏一塞。笑道。那就算你的了。鳳喜覺得那一搭票子。厚得軟綿綿的。大概不會少。只是碍了面子。不好掏出來看一看。然而有了這些錢。就是輸。也可以抵擋一陣。不至於不能下場的了。因之才抬頭一笑道。我的母親說了。讓我坐一會子就回去的。我可不能耽誤久了。雅琴道。噯。這麼大姑娘。還離不開媽媽。在我這裏。還不是像在你家裏一樣嗎。多玩一會子。要什麼緊。咱們老不見面。見了幹嗎就走。你不許再說那話。再說那話。我就和你惱了。劉尙二人。一看她並沒有推辭的意思。似乎是允許打牌的了。早是坐下來。將手伸到桌上。亂洗着牌。劉將軍笑道。沈小姐。來來來。我們等着呢。雅琴用手將她一按。按着她在椅子上坐下。自己也就坐到鳳喜的下手來。鳳喜因大家都坐定了。自己不能呆坐在這裏。兩隻手不知不覺的伸上桌去。也將牌和弄起來。她的上手。正是劉將軍。她一上場。便是極力的照應。所打的牌。都是中心張子。鳳喜吃牌的機會。却是隨時都有。一上場兩圈中就打了四牌。從此以後。手氣是只見其旺。上手的劉將軍。

恰成了個反比例。一牌也沒有和。有一牌鳳喜手上起了八張筒子。只有五張散牌。心想贏了錢不少。犧牲一點也不要緊。因是放開膽子來。只把萬子索子打去。抓了筒子。一律留着。自己起手就拆了一對五萬打去。接上又打了一對八索。心想在上手的人。或者會留心。可是劉將軍也不打萬子。也不打索子。張張打的都是筒子。鳳喜吃七八九筒下來。碰了一對九筒。手上是一筒作頭。三四五六筒。外帶一張孤白板。等着吃二五四七筒定和。劉將軍本就是專打筒子的。他打了一張七筒。鳳喜喜不自勝。叫一聲吃。正待打出白板去。同時雅琴叫了一聲碰。却拿了兩張七筒碰去了。鳳喜吃不着不要緊。這樣一來。自己一手是筒子。不啻已告訴人。這樣清清順順的清一色。却和不到。真是可惜得很。劉將軍偷眼一看她。見她臉上微微泛出一層紅暈。不由得微微一笑。到了他起牌的時候。起了一張一萬。他毫不攷慮的。把手上四五六三張筒子。拆了一張四筒打出去。鳳喜又怕人碰了。等了一等。輕悄悄的放出五六筒吃了。雅琴向劉將軍道。瞧見沒有。人家是三副筒子下了地。誰要打筒子。

誰就該吃包子了。劉將軍微笑道。她是假的。決計和不了筒子。雅琴道。和筒子不和筒子。那都不管他。你知道她要吃四七筒。怎麼偏偏還打一張四筒她吃。劉將軍呵了一聲。用手在頭上一摸道。這是我失了神。說話之間。又該劉將軍打牌了。他笑道。我不信。真有清一色嗎。我可捨不得我這一手好牌拆散來。我包了。說着抽出張五筒來。向面前一扳。然後兩個指頭按着。由桌面上。向鳳喜面前一推。笑道。要不要。鳳喜見他打那張四筒。就有點成心。如今更打出五筒來。明是放自己。和的心裏一動。臉上兩個小酒窩兒。就動了一動。微笑道。可真和了。於是將牌向外一攤。劉將軍嘆起來道。沒有話說。吃包子。吃包子。於是將自己的牌。向牌堆裏一推。接上就掏鈔票。點了一點數目。和零碎籌碼。一齊送到鳳喜面前來。鳳喜笑道。忙什麼呀。劉將軍道。越是吃包子。越是要給錢給的痛快。要不然人家會疑心我是撒賴的。如此一說。大家都笑了。鳳喜也就在這一笑中間。把錢收了去。尙師長在桌子下面。用腳踢了一踢雅琴的腿。又踢了一踢劉將軍的腿。於是三個人相視而笑。四圈牌都打完了。鳳

喜已經贏三四百元。自己也不知道牌有多大。也不知道一根籌碼。應該值多少錢。反正是人家拿來就收。給錢出去。問了再給。雖然覺得有點坐在悶葫蘆裏。但是一問起來。又怕現出了小家子氣象。只可估量着罷了。心裏不由得連減了三分。今天幸而是劉將軍牌打得鬆。放了自己和了一副大牌。設若今天不遇着劉將軍。輸下去。自己那裏來的這些錢付牌賬。今天這樣輕輕悄悄的上場。總算冒着極大的危險。回頭看看他們輸錢的。却是依然笑嘻嘻的打牌。原來富貴人家。對於銀錢。是這樣不在乎。平常人家把十塊八塊錢。看得磨盤那樣重大。今天一比。又算長了見識了。在這四圈牌打完之後。鳳喜本想不來了。然而自己贏了這多錢。這話却不好說出口。可是他們坐着動也不動。並不徵求鳳喜的同意。接着向下打。又打完四圈。鳳喜却再贏了百多元。心裏却怕他們不捨。然而劉將軍站起來。打一個呵欠。伸了一個懶腰。這是疲倦的表示了。大家一起身。早就有老媽子打了香噴噴的手巾。把遞了過來。手巾放下。又另有個女僕。恭恭敬敬的送了一杯茶到手上。鳳喜喝了。

一口待要將茶杯放下。那女僕早笑着接了過去。剛咳嗽了一聲。待要吐痰。又有一個聽差搶着彎了腰。將痰盂送到腳下。心想富貴人家實在太享福。就是在這裏作客。偶然由他照應一二。真也就感到太舒服了。因對雅琴道。你們太客氣了。要是這樣。以後我就不好來。雅琴道。不敢客氣呀。今天留你吃飯。就是家裏的廚子。湊付着做的。可沒有到館子裏去叫菜。你可別見怪。鳳喜笑道。你說不容氣。不容氣。倒底還是客氣起來了。她說着。心裏也就暗想。大概是他們家隨便吃的菜飯。這時雅琴又一讓。把她讓到內客廳裏。一間小雅室裏。只見一張小圓桌上。擺滿了碗碟。兩個穿了白衣服的聽差。在屋子一邊。斜斜的站定。等着恭敬侍候。尙師長說鳳喜是初次來的客。一定要她坐了上位。劉將軍並不謙遜。就在鳳喜下手坐着。尙師長向劉將軍笑了一笑。就在下面坐了。剛一坐定。穿白衣服的聽差。便端上大碗紅燒魚翅。放在桌子中間。鳳喜心裏又自罵了一聲慚愧。原來他們家的便飯。都是如此好的。那劉將軍端着杯子。喝了一口酒。滿桌的葷菜。他都不吃。就只把手上的牙筷。去撥動。

那一碟生拌紅皮蘿蔔與黃瓜。雅琴笑道。劉將軍今天要把我們的菜。一樣嘗一下才好。我們今天換了廚子了。劉將軍道。這廚子真是難雇。南方的。北方的。我真也換得不少了。到於今也沒有一個合式的。尙師長笑道。你找廚子。真是一個名。家裏既然沒有太太。自己又不大住家裏。幹嗎要找廚子。劉將軍道。我不能一餐也。吃呀。若是不用廚子。有不出門的時候。怎麼辦呢。唉。自從我們太太去世以後。無論什麼都不順手。至少說罷。我花費的。和着沒有人管家的那擋子損失。恐怕有七八萬了。尙師長道。據我想。恐怕還不止呢。自從你沒有了太太。北京。天津。上海。你到那兒不逛。這個花的錢的數目。你算得出來嗎。劉將軍聽說。哈哈的笑了。鳳喜坐在上面。聽着他們說話。都是繁華一方面的事情。可沒有法子搭進話去。只是默然的聽着。吃了一餐飯。劉將軍也就背了一餐飯的歷史。飯後。雅琴將鳳喜引到浴室裏去。她自出去了。鳳喜掩上門。連忙將身上揣的鈔票。拿出。點了一點。贏的已有四百元。雅琴借墊的那一筆賭本。却是二百五十元。那疊鈔票是另行捲着的。却未曾和

贏的錢混到一處。因此將那捲鈔票。依然另行放着。洗完了一個澡出來。就把那鈔票遞還雅琴道。多謝你借本錢給我。我該還了。雅琴伸着巴掌。將鳳喜拿了鈔票的手。向外一推。一搖頭道。小事。這還用得掛在口上啦。鳳喜以爲她至多是謙遜兩句。也就收回去了。不料這樣一來。她反認爲是小氣。不由得自己倒先紅了臉。因笑道。無論多少。沒有個人借錢不還的。雅琴道。你就留着罷。等下次我們打小牌的時候。再算得了。鳳喜一見二百多元。心想很能製點東西。她既不肯要。落得收下。便笑道。那樣也好。於是又揣到袋裏去。看一看手表。因笑道。姐姐不是說用汽車送我回去嗎。勞你駕。我要走了。快九點鐘了。雅琴道。忙什麼呢。有汽車送你。就是晚一點。也不要緊啊。鳳喜道。我是怕我媽惦記。不然多坐一會兒。也不算什麼。再說。我來熟了。以後常見面。又何在乎今天一天哩。雅琴道。這樣說。我就不強留。於是吩咐聽差。叫開車送客。這時。劉將軍也跑了進來。笑道。怎麼樣。沈小姐就要走麼。我還想請尙太太陪沈小姐聽戲呢。鳳喜輕輕的說了一聲不敢當。雅琴代答道。我妹子還有事。今天

不能不回去。劉將軍要請。改一個日子。我一定奉陪的。劉將軍道。好好。就是就是。讓我的車子。送沈小姐回去罷。雅琴笑道。我知道劉將軍不作一點人情。心裏是過不去的。那麼大妹子。你就坐劉將軍的汽車去罷。鳳喜只道了一聲。隨着劉將軍。說一定要坐那個的車子。一定不坐那個的車子。於是尙氏夫婦和劉將軍。一同將鳳喜送到大門外來。一直在電燈光下。看她上了車。然後才進去。鳳喜到家只一。門。沈大娘和沈三玄都迎將出來。沈三玄見她是笑嘻嘻的樣子。也不由得跟着笑將起來。鳳喜一直走回房裏。便道。媽。你快來快來。沈大娘一進房。只見鳳喜衣裳還不曾換。將身子背了窗戶。在身上不斷的掏着。掏了許多鈔票。放在床上。看那票子上的字。都是十元五元的。不由得失聲道。哎呀。你是在那裏……說到一個裏字。自己連忙抬起自己的右手。將嘴掩上。然後伸着頭。望了鈔票。又望了一望鳳喜的臉。低低的微笑道。果然的。你在那裏弄來這些錢。鳳喜把今天經過的事。低着聲音詳細的說了。因笑道。我一天掙這麼些個錢。這一輩子也就只這一次。可是我看

他們輸錢的倒真不在乎。那個劉將軍還說請我去聽戲呢。說到這句話。聲音可就大了。沈大娘道。這可別亂答應。一個大姑娘家。跟着一個爺們去聽戲。讓姓樊的知道了。可是不便。一句未了。只聽到沈三玄在窗子外搭言道。大嫂你怎麼啦。這位劉將軍。就是劉大帥的兄弟。這權柄就大着啦。沈大娘和鳳喜同時嚇了一跳。沈大娘望屋子外頭一跑。向門口一攔。鳳喜就把床上的鈔票向被褥底下亂塞。沈三玄走到外面屋子裏。對沈大娘道。大嫂。剛才我在院子院聽到說。劉將軍要請大姑娘聽戲。這是難得的事。人家給的這個面子可就大了。爲什麼不能去。他既然是和尙。太算朋友。咱們高攀一點。也算是朋友。沈大娘連忙攔住道。這又碍着你什麼事。要你霹靂拍啦。說上一陣子。沈三玄有一句話待說。吸了一口氣。就笑着忍回去了。他嘴裏雖不說。走回房去。心裏自是暗喜。沈大娘裝着要睡。早早的關了北屋子門。這才到鳳喜屋子裏來。將鈔票細細的點了五次。共是七百二十元。沈大娘一屁股坐在床上。拉着鳳喜的手。微笑着低聲道。孩子。咱們今年這運氣可不算壞啊。湊上樊

大爺留下的錢。這就是上千數了。要照着放印子錢那樣的盤法。過個週年半載。咱們就可以過個半輩子了。鳳喜聽了。也是不住的微笑。到了睡覺的時候。在枕頭上還不住的盤算那一注子鈔票。應該怎樣花去。若是放在家裏。錢太多了。自出什麼亂子。要存到銀行裏去。向來又沒有經歷過。不知道是怎麼一個手續。要是用海關的話。放印子錢。好是好。自己家裏。也借過印子錢用的。借人家三十塊錢。作爲銅子一百吊。每三天還本利十吊。兩個月還清。整整是個對倍。母親還一回錢。背地裏就咒人家一次。總說他吃一個死一個。自己放起印子錢來。人家又不是一樣的咒罵嗎。想了大半晚上。也不曾想一個辦法。有了這多鈔票。一點好處沒有得到。倒弄得大半晚沒有睡好。次日清晨。一覺醒來。連忙就拿了鑰匙去開小箱子。一見鈔票還是整捲的塞在箱子犄角上。這才放了心。沈大娘一腳踏進房來。張着大嘴。輕輕的問道。你幹什麼。鳳喜笑道。我作了一個惡夢。說了將手向沈三玄的屋子一指道。夢到那個人。把錢搶去了。我和他奪來着。奪了一身的汗。你摸摸我的脊梁。沈大娘笑

道。我也是鬧了一晚上的夢。別提了。鬧得酒鬼知道了。可真是個麻煩。他母女二人。這樣的提防沈三玄。但是沈三玄一早起來。就出門去了。到晚半天他才回家。一見着鳳喜。就拱了拱手道。恭喜你發了一個小財呀。我勸你去。這事沒有錯吧。鳳喜道。我發了什麼財。有錢打天上掉下來嗎。沈三玄笑道。雖然不能打天上掉下來。反正也來得很便宜。昨晚在尙家打牌。你贏了好幾百塊錢。那不算發個小財嗎。反正我又不想分你一文半文。瞞着我作什麼。我剛才到尙公館去。遇到那黃副官。他全對我說了。還會假嗎。他說了呢。尙太太今天晚上在第一舞台包了個大廂。要請你去聽戲。讓我回來先說一聲。大概等一會就要派汽車來接你了。鳳喜因道。我贏是贏了一點款子。可是借了雅琴姐兩三百塊。還沒有還他呢。沈三玄連連將手搖着道。這個我管不着。我是問你聽戲不聽戲。鳳喜猶豫着。一時却没有答應出來。因見沈大娘在自己屋子裏。便退到屋子裏。問他道。媽。你說我去還是不去呢。要是去的話。一定還有尙師長劉將軍在內。老和爺們在一處。可有些不便。況且是晚晌得夜深。

才能回來。要是不去。雅琴待我真不錯。況且今天又是爲我包的廂。我硬要掃了人家面子。可是怪不好意思的。她說着這話。眉毛皺了多深。沈大娘道。這也不要什麼緊。愁得兩道眉毛拴疙瘩作什麼。你就坐了他們的車子到戲館子去走一趟。看一兩齣戲。早早的回來就是了。沈三玄在外面屋子裏聽到這話。一拍手跳了起來道。這不結了。有尙太太陪在一塊兒。原車子來。原車子去。要什麼緊。掇飾掇飾換了衣服等着罷。汽車一來。這就好走。鳳喜雖覺得他這話有點偏於奉承。但是真去坐着包廂聽戲。可不能不修飾一番。因此撲了一撲粉。又換了一件自己認爲最靚的。英綠紡綢旗衫。因爲家樹在北京的時候。說她已經夠豔麗的了。衣服甯可清淡些。而況一個作女學生的人。也不宜穿得太華麗了。所以在鳳喜許多新裝項下。這一件衣服。却是上品。鳳喜換了衣服。恰好尙師長派來接客的汽車。也就剛剛開到。押汽車的護兵已經熟了。敲了門進來。就在院子裏叫道。沈太太。我們太太派車子來接小姐了。沈大娘從來不曾經人叫過太太。在屋子裏聽到這聲太太。立刻笑了起

來道。好好。請你們等一等吧。兩個護兵答應了一聲。是沈大娘於是笑着對鳳喜道。人家真太客氣了。你就走罷。鳳喜笑着出了門。沈大娘本想送出去的。繼而一想。那護兵都叫了我是太太。自己可不要看不起自己了。那有一個太太。黑夜到大門口來關門的。因此只在屋子裏叫一聲早些回來罷。鳳喜正自高興。一直上汽車去。也沒有理會她那句話。這汽車一直開到第一舞台門口。另有兩個護兵站了等候。一見鳳喜從汽車上下來。就上前叫着小姐。在前引路。二門邊戲館子裏的守門與驗票人。共有七八個。見着鳳喜前後有四個掛盒子炮的。都退後一步。閃在兩旁。一齊鞠着躬。還有兩個人說小姐你來啦。鳳喜怕他們會看出不是真小姐來。就挺着胸脯子並不理會他們。然後走了進去。到了包廂裏。果然是尙師長夫婦和劉將軍在那裏。這是一個大包廂。前面一排椅子。可以坐四個人。鳳喜一進來。他們都站起來讓坐。一眼看見劉將軍坐在北頭。正中空了一把椅子。是緊挨着他的。分明這就是虛席以待的了。本當不坐下。手一把椅子却是雅琴坐的。她早是將身子一側。把

空椅子移了一移。笑道：「我們一塊兒坐着談談吧。」鳳喜雖看到身後有四張椅子，正站着一個侍女，兩個女僕，自己決不能與他們爲伍，只得含着笑坐下來。剛一落座，劉將軍便斟了一杯茶，雙手遞到他面前欄干扶板上，還笑着叫了一聲沈小姐，喝茶。接上又把碟子裏的瓜子花生糖陳皮梅水果之類，不住的抓着向面前遞送。鳳喜只能說着不要客氣，可沒有法子禁止他。這個時候，台上正演的是一齣三擊掌。一個蒼髯老生呆坐着聽，一個穿了宮服的旦角，慢慢兒的唱，一點引不起觀客的興趣。因之滿戲園子裏，只聽到一種哄隆哄隆鬧蚊子的聲浪。先是少數人說話，後來聽不見唱戲。索興大家都說話。劉將軍也就向着鳳喜談話。問她在那家學校。學校裏有些什麼功課。由學校裏，又少不得問到家裏。劉將軍聽她說只有一個叔叔，閑在家裏，便問從前他幹什麼的呢。鳳喜想要說明，怕人家看不起，紅着臉，只說了一句是作生意。劉將軍也就笑了。鳳喜越覺得不好意思，就回轉頭來和雅琴說話。只見她項脖子上掛了一串珠圈，在那血清綢衫上，直垂到胸脯前，却配襯得很明顯。

因笑問道。這珠子買多少錢啦。她問時。心裏也想着。曾見人在洋貨舖裏買的。不過是幾毛錢罷了。她的雖好。大概也不過一兩塊錢。心裏正自盤算着。可不敢問出來。不料雅琴答覆着道。這個真倒是真的。珠子不很大。是一千二百塊錢買的。鳳喜不覺心裏一跳。復又問一聲道。多少錢呢。雅琴道。一千二百塊錢買的。貴了嗎。有人說。只值八九百塊錢呢。鳳喜將手托了珠圈。偏着頭做出賞鑑的樣子。笑道。也值呢。前些時我看過一副。不如這個的。還賣這樣的價錢呢。只在這時。鳳喜索興看了看雅琴穿的衣服。只覺那料子又細又亮。可是不知道這個該叫什麼名字。再看那料子上。全用了白色絲線。繡着各種白鶴。各有各式的樣子。兩隻袖口和衣襟的底擺。却又繡了浪紋與水藻。都是綠白的絲線配成的。這一比自己一件英綠的半新紡綢旗衫。清雅都是一樣。然而自己一方。未免現着單調與寒酸起來。估量着這種衣料。又不知道要值一百八十。自己不要瞎問給人笑話。於是就把詞鋒移到看戲上去。問唱的戲是什麼意思。戲詞是怎樣。雅琴望着劉將軍。將嘴一努。笑道。哪。你問他。他

是個老戲迷。大概十齣戲。他就能懂九齣。鳳喜自從昨日劉將軍放一牌清一色。他和了。就覺得和這人說話有點不便。但是人家總是一味的客氣。怎能置之不理。他滔滔不絕的說着。鳳喜也只好帶一點笑容。半晌答應一句很簡單的話。大家正將戲看得有趣。那尙師長忽然將眉毛連皺了幾皺。因道。這戲館子裏空氣真壞。我頭暈得天旋地轉了。雅琴聽說。連忙掉轉身來。執着尙師長的手。輕輕的道。今天的戲也不大好。要不我們先回去罷。尙師長道。可有點對不……劉將軍一疊連聲的說。不要緊。不要緊。回頭沈小姐要回家。我可以用車送她回去的。鳳喜聽說。心裏很不願意。但是自己既不能挽留有病的人不回家。就是自己要說回去。也有點和人存心鬧盤扭似的。只是站了起來。躊躇着說不出所以然來。在她這躊躇期間。雅琴已是走出了包廂。連叫了兩聲對不住。說改天再請。於是她和尙師長就走了。這裏鳳喜只和劉將軍兩人看戲。椅後的女僕。早是跟着雅琴一同回去。這時鳳喜雖然兩隻眼注射在台上。然而台上的戲。演的是一些什麼情節。却是一點也分不出來。本來

坐着的包廂。臨頭就有一架風扇。吹得非常涼快的。偏是身上由心裏直熱出來。熱透脊梁。彷彿有汗跟着向外冒。肚子裏有一句要告辭回家的話。幾次要和劉將軍說。總覺突然怕人家見怪。本來劉將軍就處處體貼。和人家同坐一個包廂。多看一會兒戲。也很不算什麼。難道這一點面子都不能給人。因此坐在這裏。儘管是心不安。那一句話始終不能說出來。還是坐着。劉將軍給她斟了一杯茶。她笑着欠了一欠身子。劉將軍趁着這機會望了她的臉道。沈小姐。今天的戲不很大好。這個禮拜六。這兒有好戲。我請沈小姐再來聽一回。肯賞光嗎。鳳喜聽說。頓了一頓。微笑道。多謝。怕是沒有功夫。劉將軍笑道。現在是放暑假的時候。不會沒有功夫。乾脆不肯賞光就是了。既不肯賞光。那也不敢勉強。剛才沈小姐看着尙太太一串珠練。好像很喜歡似的。我家裏倒收着有一串。也許比尙太太的還好。我想送給沈小姐。不知道沈小姐肯不肯賞收。鳳喜兩個小酒窩兒一動。笑道。那怎樣敢當。那怎樣敢當。劉將軍道。只要肯收。我一定送來。府上在大喜胡同門牌多少號。鳳喜道。門牌五號。可是

將軍送東西去。萬不敢當的。說着又笑了。由這裏起。兩人索興談起話來。把戲台上的戲都忘了。說着話。不知不覺戲完了。劉將軍笑道。沈小姐讓我送你回去吧。夜深了。雇車是不容易的。鳳喜只說不客氣。却也沒有拒絕。劉將軍和她一路出了戲院門。劉將軍的汽車是有護兵押着的。就停放在戲院門口。要上車之際。劉將軍不覺攙了鳳喜一把。跟着一同坐上車去。上車以後。劉將軍却吩咐站在車邊的護兵。不必跟車。自走了回去。隨手又把車篷頂上嵌着的那盞乾電池電燈給擰滅了。汽車走得很快。十分鐘的時間。鳳喜已經到了家門口。劉將軍擰着了電燈。小汽車夫便跳下車來開了車門。鳳喜下了車。劉將軍連道。再見再見。鳳喜也沒有作聲。自去敲門。門鈴只一響。沈大娘一疊連聲答應着出來開了門。一面問道。就是誰呀。鳳喜送你回來的嗎。我是叫你去了早點回。還是等戲完了再回來嗎。一點多鐘了。這裏把我等個夠。鳳喜低了頭。悄然無語的走回房去。沈大娘見她如此。也就連忙跟進房來。見她臉上紅紅的。額前垂髮。却蓬鬆了一點。輕輕問道。孩子。怎麼了。鳳喜強笑。

道。不怎麼樣呀。幹嗎問這句話。沈大娘道。也許受了熱吧。瞧你這不自在的樣子。鳳喜道。可不是。沈大娘覺着尙太太請聽戲。也不至於有什麼岔事。也就不問了。這裏鳳喜慢慢的換着衣履。却在衣袋裏又掏出一捲鈔票來。點了一點。乃是十元一張的三十張。心想這錢要不要告訴母親呢。當他在汽車上。捉着我的手。把鈔票塞我手裏的時候。他倒說了這三百塊錢。拿去還尙太太的賭本吧。我不該收他的就好了。因之讓他小看了我。我就說。沈小姐。你以爲我不知道你的歷史嗎。你和從前的尙太太幹一樣的事情哩。他能說出這話來。所以他就毫無忌憚了。想到這裏。呆呆的坐在小鐵床上。左手捏着那一捲鈔票。右手却伸了食指中指兩個指頭。去撫摩自己的嘴唇。想到這裏。起身掩了房門。又坐下。心想他說明天還要送一串珠圈給我。若是照雅琴的話。要值一千多塊錢。一個新見面的人。送我這重的禮。那算什麼意思呢。據他再三的說。他的太太是去世了的。那末。他對於我……想到這裏。不由得沉沉地想。一手扶了臉。正偏過頭。只見壁上掛着的家樹半身像。微笑的向着自己。

也不知什麼緣故。忽然打了一個寒噤。接上就出了一身冷汗。不敢看了。於是連忙將枕頭挪開。把那一捲鈔票。塞在被褥底下。就只這一掀。却看見那裏有家樹寄來的幾封信。將信封拿在手上。一封一封的將信紙抽出來。看了一看。信上所說的。如『自別後。看見十六七歲的女郎。就會想到你。』『我們的事情。慢慢的對付。總還可概可望成功。我向來不騙母親。爲了你撒謊不少。我說你是個窮學生。親倒很贊成這種人。以後回北京。我們就可以公開的一路走了。』『母親完全好了。我恨不得飛回北京來。因爲我們的前途。將來是越走越光明的。我要趕回來。過過這光明的愛情日子。』『我們的愛情。決不是建築在金錢上。我也決不敢把這幾個臭錢來侮辱你。但是我願幫助你能夠自立。不至於像以前去受金錢的壓迫。』這些話。在別人看了。或者覺得很平常。鳳喜看了。便覺得句句話都打入自己的心坎裏。看完信之後。不覺得又抬頭看了一看家樹的像。覺得他在鎮靜之中。還含着一種安慰人的微笑。他說。決不敢拿金錢來侮辱我。但是願幫助我自立。不受金錢的壓迫。這

是事實。要不然他何必費那些事送我進職業學校呢。在先農壇唱大鼓書的時候。他走來就給一塊錢。那天他決沒有想到和我認識的。不過是幫我罷了。不是我們找他。今天當然還是在鐘樓底下賣唱。現在用他的錢培植自己成了一個小姐。馬上就要背着他做對不住他的事。那末良心上說得過去嗎。那劉將軍那一大把年紀。又是一個粗魯的樣子。那有姓樊的那樣溫存。姓劉的雖然能花錢。我不用他的錢。也沒有關係。姓樊的錢。雖然花得不像他那樣慷慨。然而當日要沒有他的錢。就成了叫化子了。想着又看看家樹的像。心裏更覺不安。有了。我今天以後不和雅琴來往也就是了。於是脫了衣服。滅了電燈。且自睡覺。一挨着枕頭。便想到枕頭下的那一筆款子。更又想到劉將軍許的那一串珠子。想到雅琴穿的那身衣服。想到尙師長家裏那種繁華。設若自己做了一個將軍的太太。那種舒服。恐怕還在雅琴之上。劉將軍有些行動。雖然過粗一點。那正是爲了愛我。那個男子又不是如此的呢。我若是和他開口。要個一萬八千。決計不成問題。他是照辦的。我今年十七歲。跟他

十年也不算老。十年之內。我能夠弄他多少錢。我一輩子都是財神了。想到這裏。洋樓。汽車。珠寶。如花似錦的陳設。成羣結隊的用人。都一幕一幕在眼面前過去。這些東西。並不是幻影。只要對劉將軍說一聲。我願嫁你。一齊都來了。生在世上。這些適意的事情。多少人希望不到。爲什麼自己隨便可以取得。倒不要呢。雖然是用了姓樊的這些錢。然而以自己待姓樊的而論。未嘗對他不住。退一步說的話。就算白用了他幾個錢。我發了財。本息一併歸還。也就對得住他了。這樣掉背一想。覺得情理兩合。於是汽車。洋房。珠寶。又一樣一樣的在眼前現了出來。鳳喜只覺富貴逼人來。也不知道如何措置才好。彷彿自己已是貴夫人。就正忙着料理這些珠寶財產。却忘了在床上睡覺。正是這樣神魂顛倒的時候。忽有一種聲音。破空而來。將他的迷夢驚醒。好像家樹就在面前微笑似的。要知道這是一種什麼聲音。下回交代。

沈少卿意不在矣

注●意●

出品精良 商標美觀

裝璜景緻 端賴印刷

君欲印刷 請到興發

興發興發 大家發達

上海法租界新橋街民國路口
興發印刷所啓

第十二回 比翼羨鶯儔還珠却惠 捨身探虎穴鳴鼓懷威

却說鳳喜睡在床上。想了一宿的心事。忽然噹噹噹一陣聲音。由半空傳了過來。倒猛然一驚。原來離此不遠。有一幢佛寺。每到天亮的時候。都要打上一遍早鐘。鳳喜聽到這種鐘聲。這才覺得顛倒了一夜。心想。我起初認識樊大爺的時候。心裏並沒有這樣亂過。今天我這是爲着什麼。這劉將軍不過是多給我幾個錢。對於情義兩個字。那裏有樊大爺那樣體貼。樊大爺當日認得我的時候。我是什麼樣子。現在又是什麼樣子。那個時候沒有飯吃。就一家都去巴結人家。而今還吃着人家的飯。看着別人比他闊。就不要他。良心太講不過去了。這時窗紙上慢慢的現出了白色。屋子裏慢慢的光亮。睜眼一看。便見牆上所掛着家樹的像。正向人微笑。鳳喜突然自說了一句道。這是不對。沈大娘正也醒了。便在那邊屋子問道。孩子。你嚷什麼。說夢話嗎。鳳喜因母親在問。索興不作聲。當是說了夢話。這才息了一切的思慮。睡到正午十二點鐘以後。方才醒過來。也不知道是何緣故。似乎今日的精神。不如往日。

那樣自然。沈大娘見她無論坐在那裏。都是低了頭。將兩隻手去搓手絹。手絹不在手邊。就去捲着衣裳角。因問道。你這是怎麼了。別是昨夜回來。招了涼吧。本來也就回來得太晚一點啦。鳳喜對於此話也不承認。也不否認。總是默然的坐着。一人坐在屋子裏。正想到床頭被褥下。將家樹寄來的信。又要看上一遍。一掀被褥。就把劉將軍給的那捲鈔票看到了。便想起這錢放在被褥下。究是不穩當。就拿着點了一點數目。打開自己裝零碎什物的小皮箱。將鈔票收進去。正關上箱子時。只聽得沈三玄由外面一路嚷到北屋子裏來。說是劉將軍派人送東西來了。鳳喜聽了這話。倒是一怔。手扶了小箱子蓋。只是呆呆的站着。過了一會子。沈大娘自己捧了一個藍色細絨的圓盒子進來。揭開蓋子。雙手托着。送到鳳喜面前。笑道。孩子。你瞧。人家又送這些東西來了。鳳喜看了。只是微微一笑。沈大娘道。我聽說珍珠瑪瑙。都是很值錢的東西。這大概值好幾十塊錢吧。鳳喜道。趕快別嚷。讓人聽見了。說咱們沒有見過世面。雅琴姐一掛。還不如這個呢。都值一千二百多。這個當然不止呢。沈大娘

聽了這話。將盒子放在小茶桌上。人向後一退。坐在床上。半晌說不出話來。只望了鳳喜的臉。鳳喜微笑道。你以為我冤你嗎。我說的是真話。沈大娘經商。一箇人。不到一個生人。送咱們這重的禮。這可怎麼好。這話。沈大娘經商。一箇人。那裏等着哩。他說。嚷咱們給他一張。沈大娘經商。一箇人。革掉他的差事。鳳喜聽說。沈大娘經商。一箇人。張沈鳳喜的小名片。讓來人帶了回去。這個時候。劉將軍又在尙師長家裏送禮的人拿了名片。一直就到尙家回信。劉將軍正和尙師長在一間私室裏。躺着抽大烟。銅床下面橫了一張方凳子。尙師長的小丫頭小金翠兒。燒着烟兩邊遞送。劉將軍橫躺在三個疊着的鴨絨方枕上。眼睛鼻子歪到一邊。兩隻手捧着烟鎗塞在嘴裏。正對着床中間烟盤裏一點豆大的燈光。努力的吞吸。屋頂上下垂的電扇。遠遠有風吹來。微微的拂動綢褲脚。他並不理會。加上那燈頭上烟泡子噦哩呼嚕之聲。知道他吸得正出神了。就在這個時候。送禮的聽差一直到屋子裏來回話。劉將軍一見他。翻了眼睛。可說不出

話來。却抬起一隻手來。向那聽差連招了幾招。一口氣將這筒烟吸完。一頭坐了起來。抿緊了嘴不張口。小金翠兒連忙在旁邊桌上斟了一杯茶。雙手遞到劉將軍手上。他接過去。昂起頭來。骨都一聲喝了。然後噴出烟來。在面前繞成了一團。這才問道。東西收下了嗎。聽差道。收下了。說着。將那張小名片呈了過去。劉將軍將手一揮。讓聽差退出去。然後笑着將名片向嘴上一貼。叫了一聲小人兒。尙師長笑着叫了他的名字道。德柱兒。瞧你這樣子。大概你是自己要留下來的了。我好不容易給大帥找着一個相當的人兒。你又要了去。劉將軍笑道。我們大爺有的是美人。你給他找緩一步。要什麼緊。尙師長也坐了起來。拍了一拍劉將軍的肩膀道。人家是有主兒的。不是落子館裏的姑娘。出錢就買得來的。劉將軍道。有主兒要什麼緊。漫說沒出門。還是人家大閨女。就算出了門子。讓咱們爺們愛上了。會弄不到手嗎。你猜怎麼着。說到這裏。眼望着小金翠兒。就向尙師長耳朵裏說了幾句。尙師長道。這是昨晚响的事嗎。我可不敢信。劉將軍道。你不信嗎。我馬上試驗給你看看。於是將床頭邊

的電鈴按了一按。吩咐聽差將自己的汽車開到沈小姐家去。就說劉將軍在尙師長家裏。接沈小姐到這裏來打小牌玩兒。聽差傳話出去。兩個押車的護兵就駕了汽車。飛馳到沈家來。這時鳳喜又坐在屋子裏發愁。她一手撐了桌。一手攪着茶。只管看着玻璃窗外的槐樹發呆。一枝橫枝上。正有兩個小麻雀兒站着。一個小麻雀兒站着沒動。一個小麻雀兒在那麻雀左右。展着小翅膀。搖動着小尾巴。跳來跳去。口裏還不住喳喳的叫着。沈大娘坐在一張矮凳上。拿了一柄蒲扇。有一下沒一下的招着。輕輕的道。這事透着奇怪。幹嗎他送你這些東西哩。照說咱們不怕錢。咬了手。可知道他按着什麼心眼兒哩。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今天只是心裏跳着。也不知道是愛上了這些錢。也不知道是怕事。說時用手摸了一摸胸口。鳳喜道。我越想越怕了。樊大爺待咱們那些個好處。咱們能夠一掉過臉來就忘了嗎。正說到這裏。只見院子裏有人叫道。密斯沈在家嗎。鳳喜向玻璃窗外看時。只見她的同學雙璧仁。站在槐樹陰下。她穿着一件水紅綢做領對襟短衣。翻領外套着一條寶藍色。

長領帶。光着。一大截胳膊。和一片白胸脯在外面。下面繫着寶藍裙子。只有一尺長。由上至下。露着整條套着白絲襪的圓腿。手上却挽着一頂細縷草帽。鳳喜笑道。嗚。打扮的真俏皮。上那兒打拳去。一面說着。一面迎出院子來。雙璧仁笑道。我知道你有一枝好洞簫。今天借給我們用。用。行不行。鳳喜道。可以。談一會兒再去吧。我悶的慌呢。雙璧仁笑道。別悶了。你們密斯脫樊快來了。我今天可不能坐。大門外還有一個人在那裏等着呢。鳳喜笑道。是你那人兒嗎。雙璧仁笑着咬了下唇。點了點頭。鳳喜道。不要緊。也可以請到裏面來坐坐呀。雙璧仁道。我們上北海划船去。不在你這兒打攪了。鳳喜點了點頭。就不留她了。取了洞簫交給她。携着她的手。送出大門。果然一個西裝少年。正在門口徘徊。見了鳳喜。笑着點了一個頭。就和雙璧仁並肩而去。雙璧仁本來只有十七八歲。這西裝少年。也不過二十邊。正是一對兒。她心裏不由得想着。郎才女貌。好一個黃金時代啊。論起樊大爺來。不見得不如這少年。只是雙女士是位小姐。我是個賣藝的。這却差遠了。然而由此可知樊大爺更是待我。

不錯。望着那二人的後影。却呆呆的站住。一陣汽車車輪聲。驚動了鳳喜的知覺。那輛汽車恰好停在自己門口。鳳喜連忙縮到屋子裏去。一會便聽到沈大娘嚷進來。說是劉將軍派汽車來接。到尙師長家裏去打小牌玩兒。鳳喜皺眉道。聽戲。明天要我打牌。咱們這一分兒身分。夠得上嗎。我可不去。沈大娘道。這是什麼話呢。人家劉將軍和咱們這樣客氣。咱們好意思駁回人家嗎。鳳喜掀着玻璃窗上的紗幕。向外看了一眼。見沈三玄不在院子裏。便回轉頭來。正色向沈大娘道。媽。我現在要問你一句話。設若您現在也是一個姑娘。要是找女婿的話。你是願意像雙小姐一樣。找個品貌相當的人。成雙成對呢。還是只在乎錢。像雅琴姐。去嫁一個黑不溜湫的老粗呢。沈大娘聽她這話。先是楞住了。後就說道。你的話。我也明白了。可是什麼師長。什麼將軍。全是你自己去認得的。我又沒提過半個字。鳳喜道。那就是了。什麼廢話也不用說。勞您駕。您給我走一趟。把這個珠圈和他給我的款子。送還給他。咱們不是陪老爺們開心的。他有錢。到別地方去抖罷。說着。忙開了箱子。

把珠圈和那三百元鈔票一齊拿了出來。遞給沈大娘。沈大娘見鳳喜的態度。這樣堅決。便道。你不去就不去。他還能把你搶了去嗎。幹嗎把這些東西送還他呢。鳳喜冷笑道。你不想他送這些東西給我們幹嗎的嗎。你收了他的東西。要想不去。可是不成呢。我剛才不是說了嗎。你是不是光貪着錢呢。你既然不是光貪着錢。那我就請你送回去。沈大娘將東西捧在手裏。不免要仔細籌畫一番。尤其是那三百元鈔票。事先並不知道有的。原來是晚劉將軍送她回家。還給了這些錢。怪不得鬧着一宿都不安了。點了點頭道。我那有不樂意發財的。不過這個錢。倒是不好收。你既然不肯收。自然你的算盤打定了的。那末。我也犯不着多你的什麼事。就給你送回去。可是這事別讓酒鬼知道。我看這件事。他是在裏頭安了心眼兒。鳳喜冷笑道。這算你明白了。沈大娘又猶疑了一陣子。看看珠子。又看看鈔票。歎了一口氣。就走出去。對來接的人道。我們姑娘不大舒服。我親自去見你們將軍道謝罷。接的人。本不知道這裏面的事情。現在見有這屋裏的主人出來。不愁交不了差。便和沈大娘

一路去了。鳳喜很怕沈三玄知道。又要來糾纏。因此躲在屋裏也不敢出去。不多一會兒。只聽他在院子裏叫道。大嫂。我出去了。你來帶上門。今天我們大姑娘。又不定要帶多少鈔票回來了。明天該給我幾個錢去買烟土了吧。說畢。唱着孤離了龍書案的二黃。走出門去了。鳳喜關了門。一人在院子裏徘徊着。却聽到鄰居那邊有婦人的聲音道。唉。我是從前錯了。圖他是個現任官。就受點委屈跟着他了。可是他倚恃着他有幾個臭錢。簡直把人當牛馬看待。我要不逃出來。性命都沒有了。又一婦人答道。是啊。年輕兒的。幹嗎。不貪個花花世界。只瞧錢啊。你沒聽見說嗎。當家是個年輕郎。餐餐窩頭心也涼。大姐。你是對了。鳳喜不料好風在隔壁吹來。却帶來這種安慰的話。自然的心曠神怡起來。約有一個半小時。沈大娘回來了。這次可沒有那帶盒子炮的護兵押汽車送來。沈大娘是雇了人力車子回來的。不等到屋裏。鳳喜便問他們怎樣說。沈大娘道。我可怯官。不敢見什麼將軍。我就一直見着雅琴。說是不敢受人家這樣的重禮。況且你妹子。是有了主兒的人。也不像從前了。雅琴是

個聰明人。我一說。她還有什麼不明白。她也就不往下說了。我在那兒的時候。劉將軍請她到前面客廳裏說話去的。回來之後。臉上先是有點爲難似的。後來也就很平常了。我倒和她談了一些從前的事。才回來。大概以後他們不找你來了。鳳喜聽了這話。如釋重負。倒高興起來。到了晚上。以爲沈三玄知道了。一定要囉唆一陣的。不料他只當不知道。一個字也不提。到了第三日。有兩個警察來查戶口。沈三玄倒搶着上前說了一陣。報告是唱大鼓書的。除了自己。還有一個姪女鳳喜。也是幹這個的。鳳喜原來報戶口是學界。叔叔又報了是大鼓娘。很不歡喜。但是他已經說出去了。挽回也來不及。只得罷了。又過了一天。沈三玄整天也沒出去。到了下午三點鐘的時候。一個巡警領了三個帶盒子炮的人。衝了進來。口裏先嚷道。沈鳳喜在家嗎。鳳喜心想。誰這樣大名小姓的。一進門就叫人。掀了玻璃窗上的白紗。一看。心裏倒是一怔。這爲什麼。這個時候。沈三玄迎了上前。就答道。諸位有什麼事找他。其中一個護兵道。你們的生意到了。我們將軍家裏今天有堂會。讓鳳喜去一個。沈大娘

由屋子裏迎了出去道。老總你錯了。鳳喜是我閨女。他從前是唱大鼓。可是現在她念書。當學生了。怎麼好出去應堂會。一個護兵道。你怎麼這樣不識抬舉。咱們將軍看得起你。才叫你去唱堂會。你倒推諉起來。第二個護兵就道。有功夫和他們說這些個嗎。揍只說了一個揍字。只聽砰的一聲。就碎了門上一塊玻璃。沈三玄却作好事。作歹。央告了一陣。把四個人勸到他屋子裏去坐了。沈大娘臉上嚇變了色。呆坐在屋子裏。作聲不得。鳳喜伏在床上。將手絹擦着眼淚。沈三玄却同一個警察一路走了進來。那警察便道。這位大娘。你們姑娘。現在是學生。我也知道。我天天在崗位上。就看見她夾了書包走過去的。可是你們戶口冊上。報的是唱大鼓書。人家打着官話來叫你們姑娘去。這可是推不了的。再說……沈大娘生氣道。再說什麼。你們都是存心。沈三玄便對巡警笑道。你這位先生。請到外面坐一會兒。等我慢慢說。我大嫂說罷。說着。又拱了拱手。巡警便出去了。沈三玄對沈大娘道。大嫂。你怎麼說。我們犯得上和他們一般見識嗎。說翻了。他真許開鎗。好漢不吃眼前虧。他們既然

是駕着這老虎勢子來了。肯就空手回去嗎。我想既然是堂會。自然不像上落子館。讓大姑娘對付着去一趟。早早的回來。就結了。誰教咱們從前是幹這個的。若說將來透着麻煩。咱們趁早找房子搬家。以後隱姓埋名。他也沒法子找咱們了。你若是不放心。我就和大姑娘一路去。再說堂會裏。也不是咱們姑娘一個人。人家去得。咱們也去得。要什麼緊。沈大娘正想駁三玄的話。在竹簾子縫裏。却見那三個護兵。由三玄屋子裏搶了出來。其中有一個。手扶着裝盒子炮的皮袋。向着屋子裏瞪着眼睛。喝道。誰有這麼些功夫。和你們廢話。去不去。乾脆。就是一句。你若是不去。我們有我們的打算。說着話時。手就去解那皮袋的扣子。意思好像是要抽出那盒子炮來。沈大娘啣了一聲。身子向旁邊一閃。臉色變成白紙一般。沈三玄連連搖手道。不要緊。不要緊。說着。又走到院子裏去。陪着笑作揖道。三位老總。再等一等罷。她已經在換衣服了。頂多還有十分鐘。請抽一根煙罷。說着。拿出一盒煙捲。躬着身子。一人遞了一枝。然後笑着又拱了一拱手。那三個護兵。經不住他這一分兒。又到他屋

子裏去了。沈三玄將腦袋垂得偏在肩膀上。顯出那萬分爲難的樣子。走進屋來。皺着眉對沈大娘道。你瞧我這分爲難。又低了一低聲音道。我的嫂嫂。那鎗子兒。可是無情的。若是真開起鎗來。那可透着麻煩。沈大娘這兩天讓劉將軍尙師長一抬。已經是不怕兵。現在讓盒子炮一嚇。又怕起來了。一句話也說不出。沈三玄道。姑娘。你瞧你媽這分兒爲難。你換件衣服。讓我送你去罷。鳳喜哭了一頓子。又在窗戶下躲着看了一陣。見那幾個護兵。在院子裏走來走去。那大馬鞋只管走着咯支咯支的響。也呆了。聽了三玄說陪着一路去。膽子略微壯了一些。正要外面屋子裏去。和母親說兩句。兩隻脚却如釘在地上一般。提不起來。停了一停。扶着壁子走出來。只見他母親兩隻胳膊互相抱着。渾身如篩糠一般的抖。鳳喜將兩手慢慢的擦擦着頭髮。望了沈大娘道。既是非去不可。我就去一趟。反正也不能把我吃下去。沈三玄拍掌一笑道。這不結了。大姑娘。我陪你去。保你沒事回來。你趕快換衣服去。鳳喜道。咱們賣的是嘴。又不是開估衣舖。穿什麼衣服去。只在這時。已經有一個兵闖進屋

來。問道。鬧了半天。怎麼衣服還沒有換呢。我們上頭有命令。差使辦不好。回去交不了數。那可別怪我們弟兄們不講面子了。沈三玄連道。這就走。這就走。說着話。將鳳喜先推進屋子裏去。隨後兩手拖起沈大娘離開椅子。也將她推進屋去。當他們進了屋子。其餘兩個兵也進了外面屋子了。娘兒倆話也不敢說。鳳喜將冷手巾擦了一擦臉上的淚痕。換了件長衣。走到外面屋子裏。低聲說道。走哇。三個兵互相看着。微笑了一笑。走出了院子。沈三玄裝出一個保護人的樣子。緊緊跟隨鳳喜。一同上了汽車。一直開到劉將軍家來。鳳喜心裏想着。所謂堂會。恐怕是靠不住的事。我是一個不唱大鼓書的人了。爲什麼一定要我去。及至到了劉將軍家門首。一見汽車停了。不少是個請客的樣子。堂會也就不假了。下了車。三玄已不見。就由兩個護兵引導。引到一所大客廳前面來。客廳前簾子高掛。有許許多多人在裏面。有躺在藤榻上的。有坐着說話的。有斜坐軟椅上。兩脚高高支起。抽着煙捲的。看那神情。都是大模大樣。劉將軍尙師長也在那裏。今天見面。那一副面孔。可就不像以前了。望着睬也不

一。睬。這大廳外是個院子。院子裏搭着涼棚。六七個唱大鼓書的姑娘。都在那裏。向着正面客廳坐着。鳳喜也認得兩三個。只得上前招呼。坐在一處。因爲這院子裏四圍都站着拿鎗的兵。大姑娘們。都斯斯文文的。連咳嗽起來。都掏出手絹來。握住了嘴。坐了一會。由客廳裏走出一個武裝馬弁。帶了護兵。就在涼棚中間。向上列着鼓案。先讓幾個大鼓娘。各唱了一支曲子。隨後。客廳裏電燈亮了。中間正擺着筵席。讓客入座。這時。劉將軍將手向外一招道。該輪着那姓沈的小妞兒唱了。叫她就在咱們身邊唱。說着。用手向酒席邊地上一指。表示是要她在那裏唱的意思。馬弁答應着。在外面將沈三玄叫了進來。他提着三絃子。走到客廳裏去。突然站定了脚。恭恭敬敬向筵席上三鞠躬。鳳喜到了這種地步。也無可違抗。便低了頭。走進客廳。沈三玄已是和別人借好了鼓板。這時由一個護兵。捧了進來。所放的地方。離着筵席。不過二三尺路。劉將軍見她進來。倒笑着先說道。沈小姐。勞駕。我們可就不客氣了。說時。他用手上的筷子。照着席面。在空中畫了一個大圈。然後將筷子向鳳喜一指。

笑道。諸位。你可別小瞧了人。這是一位女學生啦。我有心抬舉她。和她交個朋友。她可使出小姐的身分。不肯理我。可是我有張天師的照妖鏡。照出了她的原形。今天叫兩個護兵。就把她提了來了。今天我得讓我的同行。和她的同行。比上一比。瞧瞧咱們可夠得上交個朋友。沈三玄聽說。連忙放下三絃。走近前一步。向劉將軍請了一個安。滿面是笑道。將軍。請你息怒。我這姪女兒。她是小孩子。不懂事。她得罪了將軍。讓她給將軍賠上個不是。總讓將軍平下這口氣。劉將軍眼睛一瞪道。你是什麼東西。這地方有你說話的分兒。說着。端起一杯酒。照着沈三玄臉上潑了過去。沈三玄碰了這樣一個大釘子。站起來。便偏到一邊去。尙師長已是伸手搖了兩搖。笑道。德柱。你這是何必。犯得着跟他們一般見識。他既然是說。讓鳳喜給你賠不是。我們就問問他。這個不是。要怎樣的賠法。說着話時。偷眼看鳳喜時。只見鳳喜手扶着鼓架。背過臉去。只管抬起手來擦着眼睛。沈三玄像木頭一般。畢直的站着。便笑道。你這一生氣不打緊。把人家逼得那樣子。說時。將手向沈三玄一揮。笑道。得你先和她

唱上一段罷。唱得劉將軍一開心。不但不罰你。還有賞呢。沈三玄借了這個機會。請了一個安。就坐下去。彈起三絃子來。鳳喜一看這種形勢。知道反抗不得。只好將手絹擦了一擦眼睛。回轉身來。打着鼓板。唱了一支黛玉悲秋。劉將軍見她那楚楚可憐的模樣兒。又唱得這樣淒涼婉轉。一腔怒氣。也就慢慢消除。鳳喜唱完。合座都鼓起掌來。劉將軍也笑着吩咐馬弁道。倒一杯茶給這姑娘喝。尙師長便向鳳喜笑道。怎麼樣。我說劉將軍自然會好不是。你這孩子。真不懂得哄人。他一說。合座大笑起來。鳳喜心想。你這話分明是侮辱我。我憑什麼要哄姓劉的。心裏正在發狠。手上讓人碰了一碰。看時。一個彪形大漢。穿了武裝。捧了一杯茶送到面前來。鳳喜倒吃了一驚。便勉強微笑着道了勞駕。接過茶杯去。劉將軍道。鳳喜。你唱得是不錯。可是剛才唱的那段曲子。現着太悲哀。來一個招樂兒的罷。尙師長道。那末。唱個大妞兒逛廟罷。劉將軍笑道。不還是來個拴娃娃罷。這一說。大家都看着鳳喜微笑。原來舊京的風俗。凡是婦人求兒子不得的。或者閨女大了。沒有找着婆婆家。都到東嶽廟裏。

去拴娃娃。拴娃娃的辦法。就是身上暗藏一根細繩子。將送子娘娘面前泥塑小孩。偷偷的拴上。這拴娃娃的大鼓詞。就是形容婦人上廟拴娃娃的一段事情。出之於妙齡女郎之口。當然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了。而且唱這種曲子。不但是徒要口齒伶俐。而且臉上總要帶一點調皮的樣子。才能合拍。若是板着一副面孔唱。就沒有意思了。鳳喜不料他們竟會點着這種曲子。正要說不會時。沈三玄就對她笑道。姑娘。你對付唱一個罷。劉將軍道。那不行。對付唱不行。一定得好好的唱。若是唱得不好。再唱一遍。再唱不好。還唱三遍。非唱好不能完事。鳳喜一肚子苦水。臉上倒要笑嘻嘻的逗着老爺們笑。恨不得有地縫都鑽了下去。轉身一想。唱好。既是可以放走。倒不如哄着他們一點。早早脫身為妙。心思一變。馬上就笑嘻嘻的唱將起來。滿席的人。不像以前那樣愛聽不聽的了。聽一段。叫一陣好。聽一段。叫一陣好。鳳喜把這一段唱完。大家都稱贊不已。就有人說。咱們都是拿鎗桿兒的。要談個賞罰嚴明。她先是得罪了劉將軍。所以罰她唱。現在唱得很好。就麼該賞她一點好處。劉將軍用兩

個指頭擰着上嘴唇短鬚子的尖端。就微微一笑。因道。對付這位姑娘。可是不容易。說個賞字。我送過他上千塊錢的東西。她都給我退回來。我還有什麼東西可賞呢。尙師長笑道。別儘談錢啦。你得說着人話。沈姑娘只談個有情有義。那在乎錢。劉將軍笑道。是嗎。那就讓你也來坐一個。咱們還交朋友罷。說着。先向鳳喜招了一招手。接着將頭向後一偏。向馬弁瞪了一眼。喝道。端把椅子來。加個座兒。看那些馬弁。渾身武裝。雄赳赳的樣子。只是劉將軍這一喝。他們乖得像馴羊一般。蚊子的哼聲也沒有。於是就緊靠着劉將軍身旁。放下一張方凳子。鳳喜一想。那些武夫都是那樣怕她。自己一個嬌弱女孩子。怎樣敢和她抵抗。只好大着膽子說道。我就在一邊奉陪罷。這可不敢當。劉將軍道。既然是我們叫你坐。你就只管坐下。你若不坐下。就是瞧不起我了。尙師長站起走過來。拖了她一隻手到劉將軍身邊。將她一按。按着鳳喜在凳子上坐下。這時已添了杯筷。就有人給她斟上一滿杯酒。劉將軍舉着杯子向他笑道。喝呀。鳳喜也只好將杯子聞了一聞。然後笑道。對不住。我不會喝酒。劉

將軍聽她如此說。便表示不願意的樣子。停了半晌。才板着臉道。還是不給面子嗎。鳳喜回頭一看。沈三玄已經走了。這裏只剩她一人。立刻轉了念頭。笑道。喝是不會喝。可是這頭一杯酒。我一定要喝下去的。說着。端起杯子。一仰脖子。全喝下去了。喝完了。還對大眾照了一照杯。杯子放下。馬上在旁邊桌上拿過酒壺。挨着席次。斟了一遍酒。每斟一位酒。都問一問貴姓。說兩句客氣話。這些人都笑嘻嘻的。端起杯子來。一飲而盡。到了最後。便是劉將軍面前了。鳳喜笑着對他道。劉將軍。請你先乾了。杯子裏的。劉將軍更不推辭。將酒喝完了。便伸了杯子。來接鳳喜的酒。鳳喜斟着酒。眼睛向他一溜。低低的笑着道。將軍。你還生我小孩子的氣嗎。劉將軍端着杯子也。骨都一聲喝完了。撐不住哈哈大笑道。我值得和你生氣嗎。來。咱們大家樂一樂罷。於是向客廳外一招手。對馬弁道。把他們全叫進來。馬弁會意。就把階下一班大鼓娘。一齊叫了進來。劉將軍向着全席的客道。諸位別瞧着我一個人樂。大家快活一陣子。說時。那些來賓。如蜂子出籠一般。各人拉着一個大鼓娘。先狂笑一陣。這一桌

酒席也就趁此散了。有碰着合意的。便拉到一處坐了。碰不着合意的。又向別裏面去插科打諢。劉將軍攜着鳳喜的手。同到一邊。一張沙發上坐下。家裏人是怎樣找樂兒。那一天晚晌。咱們分手。還是好好兒。爲什麼到了家裏。禮物都退回哩。鳳喜被他拉住了手。心裏想掙脫。又不肯掙脫。只得微笑着。無緣無故的。我怎樣敢受將軍這樣重的禮哩。她口裏說着話。腳就在地下塗抹。那意思是說。我恨你。我恨你。劉將軍笑道。在你雖然說是無緣無故。可是我送你的禮。是有緣有故呀。你很聰明。你難道還不明白。他口裏說着話。一隻手撫摸着鳳喜的胳膊。就慢慢向上伸。鳳喜突然向上一站。手向回一縮。笑道。我母親很惦記我的。我和你告假。我……劉將軍也站了起來。將手擺了兩擺道。別忙呀。我還有許多話要和你說呢。鳳喜笑道。有話說也不忙呀。讓我下次再來說就是了。劉將軍兩眼望着她。好久不作聲。聳着雙肩。冷笑了一聲。便吩咐馬弁。將沈三玄叫了來。他遠遠的垂手站着。劉將軍道。我告訴你。今天我叫你們來。本想出我一口惡氣。可是我這人、

軟不過。你姪女只和我賠不是。我也不好計較了。你回去說我還沒有娶太太。現在的姨太太。也就和正太太差不多。只要你們懂事。我也不一定續絃的。我姓劉的。一生不虧人。叫你嫂子來。我馬上給他幾千塊錢過活。你明白一點。別不識抬舉。劉將軍越說越厲害。說到最後。瞪了眼。喝道。你去罷。她不回去。我留下了。鳳喜聽了這一遍話。心裏一急。一陣頭暈目眩。便倒在沙發上。昏了過去。要知她生死如何。下回交代。

房門都鎖上了。出得大門。雇了一乘人力車。就向劉將軍家來。這時業已夜深。劉將軍家裏的賓客也都散了。由一個馬弁將沈大娘引進上房。後又由一個老媽子將沈大娘引上樓去。這樓前是一字通廊。一個雙十字架的玻璃窗內。垂着紫色的帷幔。隔着窗子。看那燦爛的燈光。帶着鮮艷之色。便覺這裏不是等閑的地方了。由正門穿過堂屋。旁邊有一掛雙垂的綠幔。老媽子又引將進去。只見裏面金碧輝煌。陳設得非常華麗。上面一張銅床。去了上半截的欄杆。天花板上。掛着一副垂鐘式的羅帳。罩住了這張床。在遠處看着。那電光映着。羅帳如有如無。就見鳳喜側着身子。躺在裏面。床前兩個穿白衣的女子。坐着看守她。沈大娘曾見過。這是醫院裏來的人。沈大娘要向前去掀帳子。那女看護對她搖搖手道。她睡着了。你不要驚動他。驚醒了她是很危險的。沈大娘看女看護的態度。是那樣鄭重。只好不上前。便問老媽子道。這是你們將軍的屋子嗎。老媽子道。不是。原是我們太太的屋子。後來太太回天津。就在天津故世了。這屋子還留着。老太太你瞧瞧。這屋子多麼好。你姑娘若

跟了我們將軍。那真是造化。沈大娘默然。因問劉將軍那裏去了。老媽子道。當官的公事。開會去了。大概今天晚晌。不能回家。他是常開會。開到天亮的。沈大娘聽了這話。倒又寬慰了一點子。可是坐在這屋子裏。先是女看護不許驚動鳳喜。後來鳳喜醒過來了。女看護又不讓多說話。相守到了下半夜。兩個女看護出去睡了。老媽子端了兩張睡椅。和沈大娘一個人坐了一張。輕輕的對沈大娘道。我們將軍吩咐了。只叫你來陪着你姑娘。可是不讓多說話。你要有什麼心事。等我們將軍回來了。和我們將軍當面說罷。沈大娘到了這裏。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心裏自然畏懼起來。老媽子不讓多說話。也就不多說話。夏日夜短。天快亮了。鳳喜睡足了。已是十點鐘。醒。便下床將沈大娘搖撼着。她醒過來。鳳喜將手對老媽子一指。又搖了一搖。然後輕輕的道。我只好還裝着病。要出去是不行的了。回頭你去問問關家大叔。看他還有救我的什麼法子沒有。說時。那老媽子在睡椅上翻着身。鳳喜就溜上床去了。沈大娘心裏有事。那裏睡得着。約有六七點鐘的光景。只聽到窗外一陣脚步聲。就有

人叫道。將軍來了。那老媽子一個翻身坐起來。連連搖着沈大娘道。快起快起。沈大娘起身時。劉將軍已進門了。彷彿見綠幔外。有兩個穿黃色短衣服的人。在那裏站着。自己打算要質問劉將軍的幾句話。完全嚇回去了。還是劉將軍拿了手上的長柄摺扇。指點着她道。你是鳳喜的媽嗎。沈大娘說了一個是字。手扶着身邊的椅靠。向後退了一步。劉將軍將扇子向屋子四週揮了一揮。笑道。你看這地方。比你們家裏怎樣。讓你姑娘在這裏住着。不比在家裏強嗎。沈大娘抬頭看了看他。雖然還是笑嘻嘻的樣子。但是他那眼神裏。却帶有一種殺氣。那裏敢駁他。只說得一個是字。劉將軍道。大概你熬了一宿。也受累了。你可以先回去歇息歇息。晚半天到我這裏來。我有話和你說。沈大娘聽他的話。偷一眼看了看鳳喜。見她睡着不動。眼珠可向屋子外看着。沈大娘會意。就答應着劉將軍的話。走出來了。她記着鳳喜的話。並不回家。一直就到關壽峯家來。這時壽峯正在院子裏做早起的工夫。忽然見沈大娘走進來。便問道。你這位大嫂。有什麼急事找人嗎。瞧你這臉色。沈大娘站着定了一

定神笑道。我打聽打聽。這裏有位關大叔嗎。關壽峯道。你大嫂貴姓。沈大娘說了。壽峯一掀自己堂屋門簾子。向她連招幾下手道。來來。請到裏面來說話。沈大娘一看他那情形。大概就是關壽峯了。跟着進屋來。就問道。你是關大叔嗎。秀姑聽說。便由裏面屋子裏走出來。笑道。沈大嫂。你是希客……壽峯道。別客氣了。等她說話罷。我看她憋着一肚子事要說呢。大嫂。你說罷。若是要我姓關的幫忙的地方。我要說一個不字。算不夠朋友。沈大娘笑道。你請坐。自己也就在桌子邊一張方凳上坐下。壽峯道。大嫂。要你親自來找我。大概不是什麼小事。你說你說。說時。睜了兩隻大眼睛。望着沈大娘。沈大娘也忍耐不住了。於是把劉將軍關着鳳喜的事說了一遍。至於以前在尙家往來的事。却含糊其詞。只說了一兩句。壽峯聽了。一句話也不說。蹩的一聲。便將桌子一拍。秀姑給沈大娘倒了一碗茶。正放到桌子上。桌子一震。將杯子噹啷一聲震倒。濺了沈大娘一袖口水。秀姑忙着找了手絹來和她擦抹。只賠不是。壽峯倒不理會。跳着脚道。這是什麼世界。北京城裏。大總統住着的。地方。都是

這樣不講理。若是在別地方。老百姓別過日子了。大街上有的好看的小姑娘。看見了……秀姑搶着上前。將他的手使勁拉住。說道。爸爸。你這是怎麼了。連嚷帶跳一陣子。這事就算完了嗎。幸虧沈大嫗早就聽我說了。你是這樣點爆竹的脾氣。要不然。你先在自己家裏。這樣鬧上一陣子。那算什麼。壽峯讓他姑娘一勸。突然向後一坐。把一把舊太師椅子。嘩啦一聲。坐一個大窟窿。人就跟着椅子腿。一齊倒在地下。沈大娘不料這老頭子會生這麼大氣。倒楞住了。望着他作聲不得。壽峯站了起來。便不言語。坐到靠門一個石凳上去。兩手托了下巴。捩着鬍子。兀自生氣。一看那把椅子。拆成了七八十塊木片。倒又嘆噏一聲。接上哈哈大笑起來。因站着對沈大娘拱拱手道。大嫂。你別見笑。我就是點火藥似的這一般子火性。憑怎麼樣忍耐着。也是改不了。可是事情一過身。也就忘了。你瞧我這會子出了這椅子的氣。回頭我們姑娘一心痛。就該叨囉三天三宿了。說時。不等沈大娘答詞。昂頭想了一想。一拍手道。就是這樣辦。這叫先下手爲強。後下手遭殃。大嫂。你贊成不贊成。秀姑道。回頭

又要說我多事了。你一個人鬧了半天。也沒有說出一個字來。你問人家知道贊成什麼呢。壽峯笑道。是了。我倒忘了。和大嫂說。你的話。說的話。就住在那樓上。無論如何。我可以把她救出來。可是這樣一來。不定闖上多大的亂子。你今天晚上二更天。收拾細軟東西。就帶到我這裏來。我這裏一拐彎。就是城牆。我預備兩根長繩子。吊出城去。我有一個徒弟。住在城外大王莊。讓他帶你去住幾時。等樊先生來了。或是帶你們回南。或是就暫住在城外。那時再說。你瞧怎樣。沈大娘道。好是好。但是我姑娘在那裏面。你有什麼法子救她出來呢。壽峯道。這是我的事。你就別管了。我要屈你在我這兒吃一餐便飯。不知道你可有功夫。也不光是吃飯。我得引幾個朋友和你見見。沈大娘道。若是留我有話說。我就擾你一頓。可是你別費事。壽峯道。不費事不行。可也不是請你。於是伸手在他褲帶子中間掛着的舊裕褌裏。摸索了一陣。摸出一元銀幣。又是些零碎銅子票。一齊交到秀姑手上道。你把那葫蘆提了去。打上二斤白乾。多的都買菜。買回來了。就請沈大嬸兒幫

着你做。我去把你幾位師兄找來。說畢。他找了一件藍布大褂披上。就出門去了。秀姑將屋子收拾了一下。不便留沈大娘一人在家裏。也邀着她一路出門去買酒菜。回來時。秀姑買了五十個饅頭。又叫切麵舖烙十斤家常餅。到了十二點鐘。送到家裏去。沈大娘道。姑娘。你家請多少客。預備這些個吃的。秀姑笑道。我預備三個客吃的。若是來四個客。也許就鬧飢荒了。沈大娘只奇怪在心裏。陪着她到家。將菜洗作時。便聽到門口一陣雜亂的脚步聲。首先一個人。一頂破舊草帽。戴着向後仰。一件短褂。齊胸的鈕扣全敞着。露出一片黑而且胖的胸脯子來。後面還有一個長臉麻子。一個禿子。都笑着叫師妹。抱了拳頭作揖。最後是關壽峯。却倒提了一隻羊腿子進來。遠遠的向上一舉道。你周師兄不肯白吃咱們一餐。還貼一隻羊腿。咱們燒着吃罷。於是將羊腿放在屋檐下桌上。引各人進屋。沈大娘也進來相見。壽峯給他介紹。那先進來的叫快刀周。是羊屠夫。麻子叫江老海。是吹糖人兒的。禿子便叫王二禿子。是趕大車的。壽峯道。大嫂。你的事我都對他們說了。他們都是我的好徒弟。

要答應幫忙。掉下腦袋來。不能說上一個不字。我這徒弟。他就住在大王莊。種地。憑我的面子。在他家裏吃上週年半載的窩窩頭。決不會推辭的。說時。就指着王二禿子。他也笑道。你聽着。我師傅這年高有德的人。決不能冤你。我自己有媳婦。還有個大妹子。我又整個月不回家。要說大姑娘寄居在我們那兒。是再能夠放心沒有的了。江老海道。王二哥。當着人家大嬸兒在這兒。幹嗎說出這話來。王二禿子道。別那麼說呀。這年頭兒。知人知面不知心。十七八歲大姑娘。打算避難到人家家裏去。能不打聽打聽嗎。我乾脆說出來。也省得人家不放心。話是不好聽。可是不比人家心裏納悶強嗎。這一說。大家都笑了。一會兒。秀姑將菜作好了。擺上桌來。乃是兩海碗紅燒大塊牛肉。一大盤子肉絲炒雜拌。一大瓦盆子老鷄煨豆腐。秀姑笑道。周師兄。你送來的羊腿。現在可來不及作。下午煨好了。給你們下麵條吃。快刀周道。怎麼着。晚上還有一餐嗎。這樣子。連師妹都發下重賞了。王二哥江大哥。咱們得費力啊。王二禿子將腦袋一伸。用手拍着後腦脖子道。這大的北京城。除

了咱們師傅。誰是知道咱們的。爲了師傅。丟下這夥禿腦袋。我都樂意。大家又笑了。說話時。秀姑拿出四隻粗碗。提着葫蘆。倒了四大碗酒。笑道。這是給你們師弟四位。倒下的。我和大嬸兒都不喝。王二禿子道。好香牛肉。說着。拿了一個饅頭蘸着牛肉。汁。只兩口。先吃了一個。一抬腿。跨過板凳。先坐下了。因望着沈大娘道。大嬸你上坐。別笑話。我們弟兄都是老粗。不懂得禮節。於是大家坐下。只空了上位。沈大娘看他們都很痛快的。也就不推辭。坐下了。壽峯端着碗。先喝了兩口酒。然後說道。不是我們今天辦不了大事。要拉你們受累。我讀過兩句書。知道古人有這樣一句話。士爲知己者死。像咱們這樣的人。老爺少爺。那裏會看在眼裏。可是這位樊先生就不同。和我交了朋友。還救了我一條老命。他和我交朋友的時候。不但是他親戚不樂意。連他親戚家裏的聽差。都看着不順眼。我看遍富貴人家的子弟。沒有像他這樣胸襟開闊的。二禿子。你不說。沒有人識你們嗎。我敢說。那樊先生若和你們見了面。他就能識你們。這樣的朋友。我們總得交一交。這位大嬸兒的姑娘。就是樊先生沒過門。

的少奶奶。我們能眼見人家吃虧嗎。秀姑道。你老人家要三位師兄幫忙。就說要人。帶他的酒。豈不虧了馬嘴。鬧上一陣。還是沒有談到本題。快刀周道。師傅。我們。全情不。師傅再說了。師傅就是不說。叫我們做一點小事。我們還有什麼爲難的。嗎。說時。大家吃喝起來。他們將酒喝完。都是左手拿着饅頭。右手拿着筷子。不住的吃。五十個饅頭。沈大娘和秀姑。只吃到四五個時。便就光了。接上切麵舖將烙餅拿來。那師弟四人。各取了一張四兩重的餅。攤在桌上。將筷子大把的夾着肉絲雜拌。放在餅上。然後將餅捲成拳頭大的捲兒。拿着便吃。不一會。餅也吃光。秀姑用大碗盛上幾碗紅豆細米粥。放在一邊涼着。這時端上桌來。便聽到啼哩。喝光。沈大娘坐着。看得呆了。壽峯笑道。大嬸。你看到我們吃。開量來。我們吃個三五斤麵。還不受累呢。要不。幾百斤氣力。從那裏來。王二禿子站起來笑道。師傅。你不說這幾句話。我真不敢……以下他也不曾說完。已端了那瓦盆老鷄煨豆腐。對了盆口就喝。一口氣將剩的湯水喝完。噯的一聲。將瓦盆放下。笑。

着對秀姑道。師妹。你別生氣。我作客就是一樣不好。不讓肚子受委屈。秀姑笑道。你只管吃。誰也沒攔你。你若是嫌不夠。還有半個鷄架子。你拿起來吃了罷。王二禿子笑道。吃就吃。在師傅家裏。也不算饒。於是在盆子裏。拿起那半隻鷄骨頭架子。連湯帶汁。滴了一桌。他可不問。站着彎了腰。將骨頭一頓咀嚼。沈大娘笑道。這位王二哥。人真是有趣。我是一肚子有事的人。都讓他招樂了。這句話。倒提醒了關壽峯。便道。大嫂。你是有事的人。你請便罷。我留你在這裏。就是讓你和我徒弟見一見面。好讓你。你知道他們並不是壞人。請你暗裏給你大姑娘通個信。今天晚上。無論看到什麼。都不要驚慌。一驚慌。事情可就糟了。沈大娘聽着。心裏可就。想他們搗什麼鬼。可不。要弄出大事來。但是人家是一番好意。這話。可不能說出來。當時道謝而去。壽峯就對江老海道。該先用着你了。你先去探探路。回頭我讓老周跟了去。給你商量商量。江老海會意。先告辭回去。將糖人兒擔子挑着。一直就奔到劉將軍公館。先到大門口看看。那裏是大街邊一所橫胡同裏。門口閃出一塊石板鋪的敝地。圍了八字照。

牆當照牆正中。一列有幾棵槐樹。有一挑賣水菓的。一挑賣燒餅的。歇在樹陰下。有幾個似乎差役的人。圍着挑子說笑。大門口兩個背大刀の衛兵。分左右站着。他勤。那刀巴垂下來。正尺長的紅綠布。擺個不住。便覺帶了一陣涼氣。這老漢將挑子。子在樹陰歇了。取出小糖鑼。敲了兩下。看看大門外的牆。牆是一面水磨磚的。雖然高不過一丈五六尺。可是牆上都掛了電網。這牆是齊檐的。牆上便是屋頂了。由這牆向右。轉着向北。正是一條直胡同。江大海便挑了擔子。走進那胡同去。一看這牆。拖得很遠。直到一個隔壁胡同。方在轉過去。分明這劉家的屋子。是直佔在兩胡同之間了。挑着擔子。轉到屋後。左方却靠着人家。胡同曲着向上去了。這裏算閃出一小截胡同拐彎處。於是歇了擔子。四處估量一番。見那牆上的電網。也是牽連不斷。而且電線上還縛了許多小鐵刺。牆上插了尖銳的玻璃片。看牆裏時。露出一片濃密的枝葉。彷彿是個小花園。在轉彎處的中間。却有三間小小的閣樓。比牆又高出丈多。牆中挖了三個百葉窗洞。窗口子緊閉。窗口與牆一般平。只有三方隔磚的。

麻石突出來約三四寸。那電網只在窗戶頭上橫空牽了過去。江老海看着發呆。只管搔着頭髮。就在這時。有人咤了一聲道。吹糖人兒的。你怎麼不敲鑼。江老海回頭看時。乃是快刀周由前面走過來。江老海四週一看無人。便低聲道。我看這裏門戶很緊。是不容易進去的。只有這樓上三個窗戶。可以設法。快刀周道。不但是這個。我看了看。這兩頭胡同口上。都有警察的崗位。晚上來往。真很不方便呢。江老海道。你先回去告訴師傅。我還在這前後轉兩個圈兒。把出路多看幾條。快刀周去了。江老海帶做着生意。將這裏前前後後的街巷都轉遍了。直等太陽要落西山。然後挑了擔子直回關家來。壽峯因同住還有院鄰。却並不聲張。晚餐時。只說約了三個徒弟吃羊腿煮麵。把事情計議妥了。院鄰都是作小買賣的。而且和關氏父女感情很好。也不會疑到他們要作什麼驚人的事。吃過晚飯。壽峯說是到前門去聽夜戲。師徒就陸續出門。王二禿子。借了兩輛人力車。放在胡同口。大家出來了。王二禿子和江老海各拉了一輛車。走到有說書桌子的小茶館外。將一人守着車。三人去聽書。

書場完了已是十二點鐘以後。壽峯和快刀周各坐了一輛車。故意繞着街巷。慢慢的走。約莫挨到兩點多鐘。車子拉到劉宅後牆。將車歇了。這胡同轉彎。正對着一盞路燈。高懸在一丈多高以外。由胡同兩頭黑暗中看這裏。正是清楚。壽峯在手上掏出一個大銅子。對着電燈泡拋了去。只聽卜的一聲。眼前便是一黑。壽峯抬頭將閣樓的牆看了一看。笑道。這也沒有什麼難。就是照着我們所議的法子試試。於是王二禿子面牆站定。蹲了下去。快刀周就站在他的肩上。他慢慢站起來。兩手反背。伸了巴掌。江老海踏在他的手上。走上他的肩。接着踏了快刀周的手。又上他的肩。便疊成了三層人。最後壽峯踏在江老海的肩上。手向上一伸。身子輕輕一聳。就抓住了窗口上的麻石。起一個鸚鵡翻架式。一手抓住了百葉窗格的橫縫。人就蹲在窗口。牆下三個人。見他站定。上面兩個。便跳下了地。壽峯將窗上的百葉。用手捏住。只一揉。便有一塊成了碎粉。接連碎了幾塊。就拆斷一大片百葉。左手抓住窗縫。右手伸進去。開了鐵鈎。與上下插門。就開了一扇窗戶。身子一閃。兩扇齊開。立脚的地就

大了。百葉窗裏是玻璃窗也關上的。於是將身上預備好了的一根裁玻璃針拿出。先將玻璃畫了一個小洞。用手捏住。然後整塊的裁了下來。接上去了兩塊玻璃。人就可以探進身子了。壽峯倒爬了進去。四週一看。乃是一所空樓。於是打開窗戶。將衣服下繫在腰上的一根麻繩解了下來。向牆下一拋。下面快刀周手拿繩子緣了上來。二人依舊把朝外的百葉窗關好。下樓尋路。這裏果然是一所花園。不過到處是很深的野草。似乎這裏很久沒有人管理的了。在野草裏面尋到一條路。由路過去。穿過一座假山。便是一所矮牆。由假山石上輕輕一聳。便站在那矮牆上。壽峯一站定脚。連忙蹲了下來。原來牆對過是一列披屋。電光通亮。隔了窗子。刀勺聲。碗碟聲。響個不了。同時有一陣油腥味。順着風吹來。觀測以上種種。分明這是廚房了。快刀周這時也蹲在身邊。將壽峯衣服一扯。輕輕的道。這時候廚房裏還作東西吃。我們怎樣下手。壽峯道。你不必作聲。跟着我行事就是了。蹲了一會。却聽見有推門聲。接上有人問道。李爺。該開稀飯了吧。又有一個人道。稀飯不準吃呢。你預備一點。

麵條子罷。那沈家小姐還要和將軍開談判呢。又有一個道。什麼小姐。不過是個唱大鼓書的小姑娘罷了。壽峯聽了這話。倒是一怔。怎麼還要吃麵開談判。難道這事還有挽回的餘地嗎。於是跨過了屋脊。順着一列廂房屋脊的後身。向前面走去。只見一幢西式樓房迎面而起。樓後身是齊檐的高牆。上下十個窗口。有幾處放出亮光來。遠看去。那玻璃窗上的光。有映帶着綠色的。有映帶着紅色的。也有是白色的。只在那窗戶上。可以分出那玻璃窗那裏是一間房。那兩處是共一間房。那有亮光的地方。當然是有人的所在了。遠遠望去。那紅色光是由樓上射出來的。在樓外光射出來的空間。有一叢黑巍巍的影子。將那光掩映着。帶着光的地方。可以看出那是橫空的樹葉。樹葉裏面有一根很粗的橫幹。却是由隔壁院子裏伸過來的。回頭看隔院時。正有一棵高出雲表的老槐樹。壽峯大喜。這正是一個絕好的梯子。於是手撫着瓦溝。人作蛇行。到了屋檐下。向前一看。這院子裏黑漆漆的。正沒有點着電燈。於是向下一溜。兩手先落地。拉了一個大鼎。一點聲音沒有。兩腳向下一落。人就

站了起來。快刀周却依舊在屋檐上蹲着。因爲這裏正好借着那橫枝兒樹葉擋住了窗戶裏射出來的光。壽峯緣上那大槐樹到了樹中間。看出那橫幹的末端。於是倒掛着身子。兩手兩腳橫緣了出去。緣到尖端。看此處距那玻璃窗還有兩三尺。玻璃之內垂着兩幅極薄的紅紗。在外面看去。只能看到屋子裏一些隱約中的陳設品。彷彿有一面大鏡子。懸在壁中間。那裏將電燈光反射出來。這和沈大娘所說關住鳳喜的屋子頗有些相像。只是這屋子裏是否還有其他的人陪着。却看不出來。於是一面靜聽屋裏的響動。一面看這屋子的電燈線是由那裏去的。只在這靜默的時間。沉寂陰涼的空氣裏。却夾着一陣很濃厚的鴉片烟氣味。用鼻子去嗅那烟味傳來的地方。却在樓下。沈大娘曾說過。劉將軍會抽鴉片烟的。在上房裏這樣夜深能抽出這樣的烟氣味來。這當然不是別人所幹的事。便向下看了一看地勢。約莫相距兩丈高。於是盤到樹杪。讓橫幹向下沉着。然後一放手。輕輕的落在地上。順着牆向右轉。是一道附牆的圍廊。只剛到這裏。便聽得身後有腳步聲。這可不能大

意連忙向走廊頂上一跳。平躺在上面。果然有兩個人說着話過來。人由走廊下經過。帶着一陣油醬氣味。這大概是送晚餐過去了。等人過去。壽峯一昂頭。却見樓牆上有一個透氣眼。透出光來。站在這走廊頂上。正好張望。這眼是古錢式的格子。裏頭小玻璃掩扇。却擱在一邊。在外只看到正面半截床。果然是一個人橫躺在那裏抽烟。剛在送過去的晚餐。却不見放在這屋子裏。一會進來一個三十上下的女僕。床上那人。一個翻身向上一爬。右手上拿了烟槍。直插在大腿上。左手撇了鬚子尖。笑問道。她吃了沒有。女僕道。她在吃呢。將軍不去吃嗎。那人笑道。讓她吃得飽飽的罷。我去了。她又得礙着面子。不好意思吃。她吃完了。你再來給我一個信。我就去。女僕答應去了。壽峯聽了。納悶得很。一回身。快刀周正在廊下張望。連忙向下一跳。扯她到了僻靜處。問道。你怎麼也跑了來。快刀周道。我剛才爬在那紅紗窗外看的。正是關在那屋子裏。可是那姑娘自由自在的在那兒吃麵。這不怪嗎。壽峯埋怨道。你怎麼如此大意。你伏在窗子上看。讓屋子裏人看見。可不是玩的。快刀周道。師傅你

怎麼啦。窗紗這種東西。就是爲了暗處可以看明處。晚上屋子裏有電燈。我們在窗子外。正好向裏看。壽峯哦了一聲道。我倒一時楞住了。我想這邊屋子有通氣眼的。那邊一定也有通氣眼的。我們到那邊去看看。聽那姓劉的說話。還不定什麼時候睡覺。咱們可別胡亂動手。於是二人伏着走過兩重屋脊。再到長槐樹的那邊院子。沿着靠樓的牆走來。這邊牆和樓之間。並無矮牆。只有一條小夾道。這邊牆上沒有透氣眼。却有一扇小窗。壽峯估量了一番。那窗子離屋檐。約莫有一人低。他點了頭。復爬上大槐樹。由槐樹渡到屋頂上。然後走到左邊側面。兩腳勾了屋檐。一個金鈎倒掛式。人倒垂下來。恰是不高不低。剛剛頭伸過窗子。兩手反轉來。一手扶着一面。推開百葉窗扇。看得屋子裏清清楚楚。對着窗戶。便是一張紅皮的沙發軟椅子。一個很清秀的女子。兩手抱着右膝蓋。斜坐在上面。那正是鳳喜無疑了。看她的臉色。並不怎樣恐懼。頭正看了這窗子。眼珠也不轉一轉。似乎在想什麼。先前在樓下看到的。那個女僕。拿了一個手巾把。送到她手上。笑道。你還擦一把。要不要撲一點粉。

呢。鳳喜接過手巾。在嘴唇上只抹了一抹。懶懶的將手巾向女僕手上一拋。女僕含笑接過去。一會兒。却拿了一個粉膏盒。一個粉缸。一面小鏡子。一齊送到鳳喜面前。鳳喜果然接過粉缸。取出粉撲。朝着鏡子撲了兩撲。女僕笑道。這是外國來的香粉膏。不用一點嗎。鳳喜將粉撲向粉缸裏一擲。搖了一搖頭。女僕隨手將鏡子粉撲。放在窗下桌上。看那桌上時。大大小小。擺了十九個錦盒。盒子也有揭開的。也有關上的。看那盒子裏時。亮晶晶地。也有珍珠。也有鑽石。這些盒子旁。另外還有兩本很厚的帳簿。一小堆中外鑰匙。壽峯在外看見。心裏有一點明白了。接着。只聽一陣步履聲。坐在沙發上的鳳喜。突然將身子掉了轉去。原來是劉將軍進來了。他笑向鳳喜道。沈小姐。我叫他們告訴你的話。你都聽見了嗎。鳳喜依然背着身子不理會他。劉將軍將手指着桌上的東西道。只要你樂意。這大概值二十萬。都是你的了。你跟着我。雖不能說要什麼有什麼。可是準能保你這一輩子都享福。我昨天的事。作得是有一點對你不起。只要你答應我。我準給你把面子挽回來。鳳喜突然向上一站。板着

臉問道。我的臉都丟盡了。還有什麼法子挽回來。你把人家姑娘關在家裏。還不是愛怎樣辦就怎樣辦嗎。劉將軍笑着向她連作兩個揖。笑道。都是我的不是。只要你樂意。我們這一場喜事。大大的舖張一下。鳳喜依然坐下。背過臉去。劉將軍道。我以前呢。的確是想把你當一位姨太太。關在家裏就得了。這兩天。我看你爲人。很有骨格。也很懂事。足可以當我的太太。我就正式把你續絃罷。我既然正式討你。就要講個門當戶對。我有個朋友沈旅長。也是本京人。就讓他認你作遠房的妹妹。然後嫁過來。你看這面子夠不夠。鳳喜也不答應。也不拒絕。依然背身坐着。劉將軍一回頭。對女僕一努嘴。女僕笑着走了。劉將軍掩了房門。將桌上的兩本帳簿捧在手裏。向鳳喜面前走過來。鳳喜向上一站。喝問道。你幹嗎。劉將軍笑道。我說了。你是有志氣的人。我敢胡來嗎。這兩本帳簿。還有帳簿上擺着的銀行摺子和圖章。是我送你小小的一分人情。請你親手收下。鳳喜向後退了一退。用手推着道。我沒有這大的福氣。劉將軍向下一跪。將帳簿高舉起來道。你若今天不接過去。我就跪一宿不起。

來。鳳喜靠了沙發的圍靠。倒楞住了。停了一停。因道。有話你只管起來說。你一個將軍。這成什麼樣子。劉將軍道。你不接過去。我是不起來的。鳳喜道。唉。真是膩死我了。我就接過來。說着不覺嫣然一笑。正是。無情最是黃金物。變盡天下兒女心。壽峯在外面看見。一鬆脚向牆下一落。直落到夾道地下。快刀周在矮牆上看到。以爲師傅失脚了。吃了一驚。要知壽峯有無危險。下回交代。

中央照相館

上海西門外方浜橋

君欲拍純粹技藝

的美術照相，請到

中央照相館來

△報名照

△三小時取

△佈景光線

△悉採美化

△新置戲裝

△着色尤為活潑

△電機放大

△永久不變

● 定價便宜

第十四回 早課欲疏重來懷舊雨 晚遊堪樂小聚比秋星

却說快刀周正在矮牆上。給關壽峯巡風。見他突然由屋脊上向下一落。以爲他失了脚。跌下來了。連忙跑上前去。只見壽峯好好的迎上前來。在黑暗中將手向前一探。作着要去的樣子。於是二人跳過幾重牆。直向後園子裏來。快刀周道。師傅。怎麼回事。關壽峯昂着頭。向天上歎了一口氣。快刀周道。怎麼樣。這事很棘手嗎。壽峯道。棘手是不棘手。我們若有三十萬洋錢。就好辦了。出去說罷。二人依然走到閣樓上。打開窗子。放下繩子。快刀周先握了繩子。向下一溜。壽峯却解了繩子。跳將下去。江老海王二禿子。迎上前來。都忙着問順手嗎。壽峯歎着氣。將看到的事。略略說了一遍。因道。我若是不看在樊先生的面上。我就一刀殺了她。我還去救她嗎。王二禿子道。古語道得好。甯度畜牲不度人。就是這個說法。咱們在閣樓上放一把火。燒他媽的一場。也出這口惡氣。壽峯笑道。不要說孩子話。我們去給那大嬸兒一個信。叫她預備作外老太太發洋財罷。快刀周道。不若要是照這樣子看。大概她母親是來過

一趟的既來了。一定說好了條件。她未必還到師傅家裏去了。壽峯道。好在我們回去。走她門口過。也不繞道。我們順便去瞧瞧。說着二人坐車。二人拉車。雖然夜深。崗警却也不去注意。一路走到大喜胡同。停在沈家門首。這裏牆很低。壽峯憑空一躍。就跳進去。到了院子裏。先藏在槐樹裏。見屋子裏都是黑漆漆的。似乎都睡着了。便溜下樹來。貼近窗戶用耳朵一聽。却聽得裏面呼聲大作。這是上房。當然是沈大娘在這裏睡的了。再向西廂房外聽了一聽。也有呼聲。沈家一共只有三個人。一個在劉家。兩個在家裏。當然沒有人到自己家裏去。正在這竊聽的時候。忽聽到沈大娘在上房裏說起話來。壽峯聽到。倒嚇了一跳。連忙向樹上一跳。這院子不大。又是深夜。說話的聲音。聽得清清楚楚。她道。將軍待我們這樣好。我們要不答應。良心上也說不過去呀。聽那聲音。正是沈大娘的聲音。原來在說夢話呢。壽峯聽了。又歎了一口氣。就跳出牆來。對大家道。走走走。再要待一會。我要殺人了。快刀周等一聽。知道是沈家人變了心。若再要糾纏。真許會生出事故來。大家便一陣風似的。齊回關家。

來。到了門口。壽峯道。累了你們一宿。你們回去罷。說不定將來還有事。我再找你們。王二禿子道。我明天上午來聽信兒。瞧瞧他們究竟是怎麼回事。我今天晚上一定是睡不着。要不我陪師傅談這麼一宿。也好出胸頭這口惡氣。壽峯笑着拍了他的肩膀道。你倒和我一樣。回去罷。別讓師妹不樂意了。王二禿子一拍脖子道。忙了一天一宿。沒闖禍。腦袋跟禿子回去罷。大家聽着都樂了。於是一笑而散。秀姑心裏有事。也是不曾睡着。聽得門外有人說話。知道是壽峯回家來了。就開了門。秀姑道。沈家大嬸兒可沒來。你們怎樣辦的。壽峯一言不發。直奔屋裏。秀姑看那樣子。知道就是失敗了。因道。一個將軍家裏。四週都是警衛的人。本來也就不易下手。壽峯道。什麼不易下手。只要他們願意出來。十個姑娘也救出來了。秀姑道。怎麼樣。難道她娘兒倆還變了心嗎。壽峯道。怎麼不是。於是把今晚上的事說了一遍。歎口氣道。從今以後。我才知道人心換人心。這句話是假的。不過是金子換人心罷了。秀姑道。有這樣的事嗎。那沈家姑娘。挺聰明的一個樣子。倒看不出是這樣下場。她們倒罷了。可

是樊先生回來。有多們難過。把他的心都會灰透了。壽峯冷笑道。灰透了也是活該。這年頭兒幹麼作好人哩。秀姑笑道。你老人家氣得這樣。這又算什麼。快天亮了。睡覺罷。壽峯道。我也是活該。誰教我多管閒事哩。秀姑也好笑起來。就不理他了。壽峯找出他的旱烟袋。安上一小碗子關東葉子。端了一把籐椅。攔門坐着。望了院子外的天色抽烟。壽峯的老脾氣。不是氣極了。不會抽烟的。現在將烟抽得如此有味。那正是想事情想得極厲害了。秀姑因爲夜深了。怕驚動了院鄰。也不曾作聲。却也是奇怪。這事並不與自己什麼相干。偏是睡到床上。就會替他們當事人設想。從此以後。鳳喜還有臉和樊家樹見面嗎。家樹回來了。還會對她那樣迷戀嗎。就情理而論。他們是無法重圓的了。無法重圓。各人又應該怎麼樣。自己只管一層一層推了去。一直到天色大亮。這也用不着睡覺了。便起床洗掃屋子。在往日作完了事。便應該聽到隔壁廟裏的木魚念經聲。自己也就捧了一本經書來作早課。今天却是事也不曾作完。隔壁的木魚聲已經起來了。也不知道是老和尚今天早課提了前也。

不知道是自己作事沒有精神。把時間就誤了。現在爐子不會攏着火。水也不會燒。親醒過來。洗的喝的會都沒有。今天的早課。只好算了罷。於是定了定神。將茶水。沏好。然後才把壽峯叫醒。壽峯站起來。伸了個懶腰。笑道。我老了。怎麼小小的受這麼一點子累。就會睡得這樣甜。秀姑道。我想了一晚晌。我以為這件事不能含糊過去。我們得寫一封快信給樊先生去吧。壽峯笑道。你還說我喜歡管閑事呢。我都沒有想一宿。你怎麼會想一宿呢。想了一宿。就是這麼一句話嗎。你這孩子太沒有出息了。秀姑臉一紅。便笑道。我幹嗎想一宿。我也犯不上呀。壽峯道。是你自己說的。又不是我說的。我知道犯得上犯不上呢。秀姑本覺得要寫一封信告訴家樹才對的。而且也要到沈家去看看沈大娘這時。究竟取的什麼態度。可是經了父親這一度。談話就不大好意思過問了。又過了兩天。江老海却跑來對關壽峯道。師傅。這事透着奇怪。沈家搬去了。我今天走那胡同裏過身。見那大門閉上。外面貼了召租帖子了。我作生意的時候。和買糖人兒的小孩子一問。據說頭一天一早就搬了。壽峯道。

這是理之當然。也沒有什麼可怪的。她們不搬走。還等着姓樊的來找她嗎。江老海道。她們這樣忘恩負義。師傅得寫一封信告訴那樊先生。壽峯道。我早寫了一封信去了。秀姑在屋子裏聽到。就連忙出來問道。你寫了信嗎。我怎麼沒有看見你寫哩。壽峯道。我這一肚子文字。要寫出這一場事來。不是自己給自己找罪受嗎。而且也怕寫的不好。人家看不清楚。我是請隔壁老和尚寫的。他寫是寫了。他笑着對我說。好管閑事的人。往往就會把閑事管得成了自己的正事。結果比原來當事人也許更麻煩。他話是說得有理。但是我怎麼能夠不問哩。老和尚把那信寫得很婉轉。而且還勸了人家一頓。可是這樣失意的事。年輕的人遇到。那是幾句話就可以解勸得了的。也許他也不用回信。過兩天就來了。江老海道。他來了。我很願和他見見。壽峯道。那很容易。他回了京。還短得了到我這裏來嗎。秀姑道。這裏寄信到杭州。要幾天到哩。壽峯笑道。我沒在郵政局裏幹過事。這個可不知道。秀姑撇了嘴道。你這老人家也不知道怎麼回事。說起話來。老是給我釘子碰。壽峯笑道。我是實話呀。可

是照火車走起來說。有四個日子。到了杭州了。秀姑聽說。走回房去。默計了一會兒。大概信去四天。動身四天。再耽誤兩天。有十天總可以到京了。現在信去幾天。一星期內外。必然是來的那個時候。看他是什麼態度。難道他還能像以前那種樣子對人嗎。秀姑心裏有了這樣一個問題。就不住的盤算。尤其是每日晚晌。幾乎合眼就會想到這件事上來。起先幾天。每日還是照常的念經。到了七八天頭上。心裏只管亂起來。竟按捺不下心事去念經。心想不要得罪了佛爺。索興拋開一邊。不要作幌子罷。關壽峯看到。便笑道。你也膩了嗎。年輕人學佛念經。那有那麼便宜的。事呀。秀姑道。我那是膩了。我是只兩天心裏有點不舒服。把經擱下了。從明天起。我還是照常念起來的。秀姑說了。便緊記在心上。到了次日。把屋子打洒完畢。將小檀香爐取來放在桌上。用小匙子挑了一小匙檀香末放在爐子裏。點着了。剛剛要進自己屋子去。要去拿一本佛經出來。偶一回頭。只見簾子外一個穿白色長衫的人。影子一閃。接上那人咳嗽了一聲。秀姑忙在窗紙的破窟窿內向外一看。雖不會看。

到那人的面孔。只就那身材言。已可證明是樊家樹無疑了。一失神便不由嚷起來。道。果然是樊先生來了。壽峯在屋子裏聽到。迎了出去。便握着家樹的手。一路走進來。秀姑站在內房門口。忘了自己是要進屋去拿什麼東西的了。便道。樊先生來了。今天到的嗎。說着話時。看樊家樹雖然風格依舊。可是臉上微微泛出一層焦黃之色。兩道眉峯都將峯尖緊束着。當秀姑問話時候。他雖然向着人一笑。可是那兩道眉毛。依然緊緊的皺將起來。答應着道。今天早上到的。大姑娘好。秀姑一時也想不到用什麼話來安慰人家。只得報之以笑。壽峯讓家樹坐下。先道。老弟。你不要灰心。人生在世。就如作夢一般。早也是醒。遲也是醒。天下無百年不散的筵席。你不要放在心上罷。秀姑笑道。你先別勸人家。你得把這事經過。詳詳細細告訴人家呀。壽峯將鬍子一摸。笑道。是啊。信上不能寫得那麼明白。我得先告訴你。於是昂着頭想了一想。笑道。我打那兒說起呢。家樹笑道。隨便罷。我反正有的是工夫。和大叔談談也好。秀姑心想道。他今天不忙了。以前他何以是那樣忙呢。嘴裏不曾說出來。可就向

着他微笑了。家樹也不知道她這微笑。由何而來。也就跟着報之以微笑了。壽峯想過之後。急着就先把那晚上到劉將軍家裏的事先說了。家樹聽到。臉上青一陣。白一陣。最後就勉強笑道。本來銀錢是好的東西。誰人不愛。也不必去怪她了。壽峯點了點頭道。老弟。你這樣存心不錯。一個窮人家出身的女孩子。那裏見得慣這個呢。不怪她動心了。秀姑坐在一邊。她的臉倒突然紅了。搖了搖頭道。你這話不見得吧。是窮人家姑娘。就見不得銀錢嗎。壽峯哈哈笑道。是哇。我們只管說寬心話。忘了這兒有個窮人家姑娘等着呢。家樹笑道。無論那一界的人。本來不可一概而論的。但不知道這個姓劉的。怎樣平空的會把鳳喜關了去的。壽峯道。這個我們不清楚。我們是聽沈家大嫂說的。於是將查戶口唱堂會的一段事說了。家樹本來有忿恨不平的樣子的。聽到這裏。臉色忽然和平起來。連點了幾下頭道。這也就難怪了。原是天上掉下來的一場飛禍。一個將軍要算計一個小姑娘。那有什麼法子去抵抗他呢。壽峯道。老弟。你這話可得考量考量。雖然說一個小姑娘。不能和一個將軍

抵抗。要說真不愛他的錢。他未必忍心下那種毒手。會要沈家姑娘的性命。就算性命保不了。憑着你待她那樣好。爲你死了也是應該。我可不知道抖文。可是師傅就相傳下來兩句話。是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要到這年頭兒。才能夠看出人心來。家樹歎了一口氣道。大叔說的。怕不是正理。可是一個未曾讀過書……家樹說到這裏。將關氏父女看着。頓了一頓。就接着道。而且又沒經過賢父兄賢師友指導過她。她那裏會明白這些大道理。我們也只好責人欲寬了。秀姑忍不住插口道。樊先生真是忠厚一流。到了這種地步。還迴護着沈家妹子呢。家樹道。不是我迴護她。她已經做錯了。就是怪她也無法挽救的了。一個人的良心。總只能昧着片刻的時間。久了。慢慢的就會回想過來的。這個日子。怕她心裏不會比我更難受嗎。秀姑笑着點了頭道。你說的是。家樹一看秀姑臉上。有大不以為然的樣子。便笑道。她本來是不對。要說是無可奈何。怎麼她家都趕着搬開了哩。壽峯道。你怎麼知道她家搬走了。你先去了一趟嗎。家樹道。是的。我不能不先去。問問她母親。這一段緣由。因何而

起。壽峯道。樹從脚下爛。禍事真從天上掉下來的。究竟是少。說到這裏。就想把鳳喜和尙師長夫婦來往的事。告訴他。秀姑一看她父親的神氣。知是要如此。就眼望着她父親。微微的擺了兩擺頭。壽峯也看出家樹還有迴護鳳喜的意思。這話說出來。他格外傷心。也就不說了。家樹道。大叔說她們樹從根下爛。莫不是我去以後。她們有些胡來嗎。壽峯道。那倒沒有。不過是她們從前幹了賣唱的事。人家容易瞧她不起罷了。家樹聽了壽峯的話。雖然將信將疑。然而轉念一想。自己臨走之時。和她們留下那麼些個錢。在最短期內。不應該感到生活困難的。那麼。鳳喜又不是天性下賤的人。何至於有什麼軌外行動呢。如此一想。也不追究壽峯的話了。當日關氏父女極力的安慰了他一頓。又留着他吃過午飯。午飯以後。秀姑道。爸爸。我看樊先生心裏怪悶的。咱們陪着他到什刹海去乘涼罷。家樹道。這地方我倒沒去過。我很想去看看。秀姑道。雖然不是公園。野景兒倒是不错。離我們這兒不遠。家樹見她說時。眉峯帶着一團喜容。說到游玩。今天雖然沒有這個興致。却也不便過拂她的盛

意。壽峯一邊看出他躊躇的樣子。便道。大概樊先生一下車就出門。行李也沒收拾呢。後日就是舊曆七月七。什刹海的玩意兒會多一點。家樹便接着道。好。就是後天罷。後天我準來邀大叔大姑娘一塊兒去。秀姑先覺得他從中攔阻。未免掃興。後來想到他提出七月七。這老人家倒也有些意思。不可辜負他的盛意。就是後天去也好。於是答道。好罷。那天我們等着樊先生。你可別失信。接着一笑。家樹道。大姑娘。我幾時失過信。秀姑無可說了。於是大家一笑而別。家樹回得陶家。伯和已經叫僕役們給他將行李收拾妥當。家樹回到房裏。覺得是無甚可做。知道伯和夫婦在家。就慢慢的踱到上房裏來。陶太太笑道。你什麼事這樣忙。一回京之後。就跑了個一溜烟。何小姐見着面了嗎。家樹淡淡的道。事情忙得很。那有功夫去見朋友。陶太太道。這就是你不對了。你走的時候。人家巴巴的送到車站。你回來了。可不通知人家一聲。你什麼大人物。何小姐非巴結你不可。家樹道。表嫂總是替何小姐批評我。而且還是理由很充足。教我有什麼可說的那麼。勞你駕。就給我打個電話通知何小

姐一聲罷。家樹說出來了。又有一點後悔。表嫂可不是聽差。怎麼叫她打電話呢。不料自己是這樣懊悔着。陶太太坐在橫窗的一張長桌邊。已經拿了桌上的分機。向何家通電話了。陶太太一面說着話。一面將手向家樹連招了幾招。笑道。來。來。來。她要和你說話。家樹上前接着話機。那邊何麗娜問道。我很歡迎啦。老太太全好了嗎。家樹道。全好了。多謝你惦記着。何麗娜笑道。還好。回南一趟。沒有把北京話忘了。今天上午到的嗎。怎麼不早給我一個信。不然我一定到車站上去接你。家樹連說不敢當。何麗娜又道。今天有功夫嗎。我給你接風。家樹道。不敢當。何麗娜道。大概是沒功夫。現在不出門嗎。我來看你。家樹道。不敢當。伯和坐在一邊。看着家樹打電話。只是微笑。便插嘴道。怎麼許多不敢當。除了你不敢當。誰又敢當呢。何麗娜道。你爲什麼笑起來。家樹道。我表兄說笑話呢。何麗娜道。他說什麼呢。陶太太走上前奪過電話來道。密斯何。我們這電話借給人打。是照長途電話的規矩。要收費的。而且好朋友說話加倍。我看你爲節省經濟起見。乾脆還是當面來談談罷。於是就放下了電話。

話筒。家樹道。我回京來。應該先去看看人家才是。怎樣倒讓人家來。伯和笑道。家樹。你取這種態度。我非常表同情。從前我和你表嫂經過你這個時代。我是處處卑躬屈節。你表嫂却是敢當的。我也問過人。男女雙方的愛情。爲什麼男子要處在受降服的情形裏呢。有些人說。這事已經成了一種趨勢。男子總是要受女子挾制的。不然爲什麼男子要得着一個女子。就叫求戀呢。有求於人。當然要卑躬屈節了。這話雖然是事實。但是在理上却講不通。爲什麼女子就不求戀呢。現在我看到你們的情形。恰是和我當年的情形相反。算是給我們出了一口惡氣。陶太太道。原來你存了這個心眼兒。怪不得你這一向子對着我都是那樣落落難合的樣子了。伯和笑道。那裏有這樣的事。有了這樣的事。我就沒有什麼不平之氣。惟其是自己沒有出息。這才希望人家不像我。聊以解嘲了。陶太太正待要搭上一句話。家樹就道。表兄。這話說得實在可憐。要是這樣。我不敢結婚了。他說了這話。就是陶太太也忍不住笑了。過了一會。何麗娜早是笑嘻嘻的由外面走了進來。先給家樹一鞠躬。笑問道。

伯母好。家樹答應好。又問今天什麼時候到的。答是今天早上到的。陶太太笑道：你們真不算怕膩。我猜這些話你們在電話裏都問過了。這是第二次吧。何麗娜道：見了面，總得客氣一點。要不然說什麼呢。家樹因道：說起客氣來，我倒想起來了。何小姐送的那些東西，實在多謝得很。我這回北上，動身匆忙得很，沒有帶什麼來。何麗娜道：那有老人家帶東西給晚輩的。那可不敢當了。但是家樹說着時，已走了出去。不一會子，捧了一抱東西進來，一齊放在桌上，笑道：小包是土產，杭州帶來的藕粉和茶葉。那兩大捲，是我在上海買的一點時新衣料。何麗娜連道：不敢當，不敢當。伯和聽了，和陶太太相視而笑。何麗娜道：二位笑什麼。又是客氣壞了嗎。陶太太道：倒不是客氣壞了。正是說客氣得有趣呢。先前打電話，家樹說了許多不敢當。現在你兩人見面之後，你又說了許多不敢當。都說不敢當，實在都是敢當。伯和斜靠在沙發上，將右腿架了起來，搖曳了幾下，口裏啣着雪茄，向陶太太微笑道：敢當什麼。不敢當什麼。當官呢。當律師呢。當教員呢。陶太太先是沒有領會他的意思。後來他

連舉兩個例。就明白了。笑道。你又說當什麼呢。無非當朋友罷了。何麗娜只當沒有聽見。看到那屋角上放着的話匣子。便笑問道。你們買了什麼新片子沒有。若是買了。拿出來。開一遍。讓我聽聽看。我也要去買。陶太太笑着點頭道。好罷。新買了兩張愛情曲的片子。可以開給你聽聽。何麗娜搖搖頭道。不。我膩煩這個。有什麼皮黃片子。倒可以試試。伯和依然搖曳着他的右腿。笑道。密斯何。你膩煩愛情兩個字嗎。別啊。你們這個年歲。正當其時呢。要是你們都膩煩愛情。像我們中年的人。應該入山學道了。可是不然。我們愛情的日子。過得是非常甜密呢。陶太太回頭睜了他一眼。道。不要胡扯。何麗娜將兩掌一合。向空一拜。笑道。阿彌陀佛。陶先生也有個管頭。於是大家都笑了。家樹在一邊坐着。他總是不言語。他一看到何小姐。不覺就連想到相像的鳳喜。何小姐的相貌。只是比鳳喜稍爲清瘦一點。另外有一種過分的時髦。反而失去了那處女之美。與夫自然之美。只是成了一個冒充的外國小姐而已。可是這是初結交時候的事。後來見着她有時很時髦。有時很樸素。就像今天。她只穿

了一件天青色的直羅旗衫。從前披到肩上的長髮。這是家樹認爲最不愜意的一件事。以爲既無所謂美。而又累贅不堪。這話於家樹動身的前兩天。在陶太太面前討論過。却不曾告訴過何麗娜。但是今天她將長髮剪了。已經改了操向兩鬢的雙鉤式了。這樣一來。她的姿勢不同了。臉上也覺得豐秀些。就更像鳳喜了。自己正是在這裏賞鑒。忽然又看到她舉起手來念佛。又想到了關秀姑。她乃另是一種女兒家的態度。只是合則留不合則去的樣子。何麗娜和鳳喜都不同。却是一味的纏綿。鳳喜是小兒女的態度居多。有些天真爛漫處。何麗娜又不然。交際場中出入慣了。世故很深。男子的心事怎樣。她不言不語之間。就看了一個透。這種女子。好便是天地間惟一無二的知己。不好呢。男子就會讓她玩弄於股掌之上。家樹只是如此沉沉的想着。屋子裏的人議論些什麼。她都不曾去理會。伯和道。我要上衙門去了。你們今天下午。打算到什麼地方去消遣。回頭我好來邀你們一塊兒去吃飯。今天下午。還是這樣的熱。到北海乘涼去。好不好。何麗娜道。就是那樣罷。我來作個小東請。

三位吃晚飯。陶太太笑道。也請我嗎。這可不敢當啊。何麗娜笑道。我不知陶太太怎麼回事。總是喜歡拿我開玩笑。那怕是一件極不相干的事。一句極不相干的話呢。可是由陶太太看去。都非常可笑。伯和道。人生天地間。若是遇到你們這種境遇的人。都不足作爲談笑的資料。那麼天地間的笑料。也就會有時而窮了。說畢。他笑嘻嘻的走了。陶太太聽到了。有出去玩的約會。立刻就會意志不安起來的。因道。密斯何坐車來的嗎。我們三人同坐你的車子去罷。說時。望着家樹道。先生走哇。家樹心裏有事。今天下車之後。忙到現在。那有興致去玩。只是她們一團高興。都說要去。自己要攔阻她們的遊興。未免太煞風景。便懶懶的站將起來。伸了一個懶腰。只是向她們二人一笑。陶太太道。幹嗎呀。不帶我同坐汽車也不要緊。你們先同坐着汽車去。我隨後到家樹道。這是那裏來的話。我並沒有作聲。你怎麼知道我不要你同坐汽車呢。陶太太笑道。我還看不透你的性情嗎。我是老手呢。家樹道。得得。我們同走吧。於是不再待陶太太說話。就起身了。三人同坐車到了北海。一進門。陶太太

着幾個女朋友過去說話去了。回着頭對何麗娜道。南岸這時正當着西晒。你們先到北岸五龍亭去等我罷。於是何麗娜和家樹順着東岸向北行。轉過了瓊島。東岸那一帶高入半空的槐樹。抹着湖水西邊的殘陽。綠葉子西邊罩着金黃色。東邊避着日光。更陰沉起來。一顆樹連着一顆樹。一顆樹上的蟬聲。也就連着一顆樹上的蟬聲。樹下一條寬可數丈的大道。東邊是鋪滿了野草的小山。西邊是綠荷萬頃的北海。越覺得這古槐。不帶一點市廛氣。樹既然高大。路又遠且直。人在樹陰下走着。彷彿渺小了許多。何麗娜笑道。密斯脫樊。你又在想什麼心事了。我看你今天雖然出來玩。是很勉強的。家樹笑道。你多心了。我正欣賞這裏的风景呢。何麗娜道。這話我有些不相信。一個剛從西湖來的人。會醉心北海的风景嗎。家樹道。不然。西湖有西湖的好處。北海有北海的好處。像這樣一道襟湖帶山的槐樹林子。西湖就不會有。說着將手向前一指道。你看北岸那紅色的圍牆。配合着琉璃瓦。在綠樹之間。映着這海裏落下去的日光。多們好看。簡直是絕妙的着色圖畫。不但是西湖。全世界

也只有北京有這樣的好景緻。我這回到杭州去。我覺得在西湖蓋別墅的人。實在是笨。放着這樣東方之美的屋宇不蓋。要蓋許多洋樓。尤其是那些洋旅館。俗不可耐。倘若也照宮殿式蓋起紅牆綠瓦的樓閣來。一定比洋樓好。何麗娜笑道。這個我很知道。你很醉心北京之美的。尤其是人的一方面。家樹只好一笑。說着話。已到了北岸五龍亭前。因為最後一個亭子人少些。就在那裏靠近水邊。一張茶座上坐下。自太陽落水坐起。一直等到星斗滿天。還不見伯和夫婦前來。家樹等不過。直走出亭子。迎上大道來。這才見他夫妻倆並排走着。慢慢由水岸邊踱將來。陶太太先開口道。你們話說完了嗎。伯和早在南岸找着了。我。我要讓你們多說幾句話。所以在那邊漪瀾堂先坐了一會。然後坐船過來的。家樹想分辯兩句。又無話可講。也默然了。到了亭子裏坐下。陶太太道。伯和。我猜的怎麼樣。不是第五個亭子嗎。惟有這裏是僻靜好談心的了。何麗娜覺得他們所猜的很遠。也笑了。她作東。陪着大家吃過了晚飯。愈是夜色深疏了。天上的星斗。倒在沒有荷葉的水中。露出一片天來。却蕩

漾不定。水上有幾盞紅燈移動。那便是渡海的小畫舫了。遠望漪瀾堂的長廊樓上。下幾列電燈更映到水裏去。那些雕欄石砌也隱隱可見。伯和笑道。我每在北岸。看見漪瀾堂的夜色。便動了歸思。家樹道。那爲什麼。伯和道。我記得在長江上游作客的時候。每次上江輪。都是夜裏。你看這不活像一隻江輪泊在江心嗎。何麗娜笑道。陶先生真虧你形容得出。真像啊。伯和道。我還有個感想。我每在北海乘涼。覺得這裏天上的星光。別有一種趣味。家樹道。本來這裏很空闊。四圍是樹。中間是水。襯托得好。伯和笑道。非也。我覺得在這裏看天上的銀河。格外明亮。設若那河就只有北海這樣寬。我要是牛郎織女。我都不敢從鵲背上渡過去。何況天河決不止這樣寬呢。家樹笑道。胡扯胡扯。陶太太也是怔怔的聽。以爲在這裏對天河有什麼感想。現在却明白了。笑道。你這真是聽評書掉淚。替古人擔憂哩。現在天上也是物質文明的時代。有輪船。有火車。還有飛機。怕不容易過河嗎。我猜今年是牛郎先過河。因爲他是坐火車來的。伯和道。可不是。初五一早。牛郎就過河了。這個時候。也許他們見

面了。陶太太抬着頭望了一望道。我看見了。他們兩個人。這時坐在水邊亭子下。喝汽水呢。家樹和何麗娜。都拿了玻璃杯子。喝着汽水呢。何麗娜忍笑不住。頭一偏。將汽水噴了。陶太太兩隻長統絲襪都噴濕了。便將一隻胳膊橫在茶桌上。自己伏在臂膊上笑個不了。陶太太道。這也沒有什麼可樂的事。爲什麼笑成這個樣子。何麗娜道。你這樣拿我開玩笑。笑還不許我笑嗎。說着。抬起頭來。只管用手絹去拂拭面孔。家樹對於伯和夫婦開玩笑。雖是司空見慣。但是笑話說得這樣着痕跡的。今天覺是第一回。而且何麗娜也在當面。一個小姐。讓人這樣開玩笑。未免難堪。但是看看何麗娜却笑成那樣子。一點不覺難堪。於是這又感到新式的女子。態度又另是種的了。伯和道。我這話也不完全是開玩笑。聽到說這北海公園的主辦人。要在七月七日。開雙七大會。在這水中間。用電燈架起鵲橋來。水裏大放河燈。那天晚上。一定可以熱鬧一下子。你二位來不來呢。家樹道。太熱鬧的地方。我是不大愛到。前再說罷。何麗娜一句話沒有說出。經他一說。就忍回去了。陶太太道。你愛遊清雅的

地方。下一個禮拜日。我們一塊兒到北戴河洗海水澡去。好嗎。到那裏還不用住旅館。我們認得陳總長。有一所別墅在那裏。便當得多了。何麗娜道。有這樣的好地方。我也去一個家樹道。我不能玩了。我要看一點功課。預備考試了。若要考不上一個學校。我這次趕回北京來。就無意義了。伯和道。你放心。有你這樣的程度。學校準可以考取的。若是你趕回北京來。不過是如此。那才無意義呢。伯和這樣說着。雖然沒有將他的心事完全猜對。然而他未免添了無限的感觸。望着天上的銀河。一言不發。他這種情形。何麗娜却能猜個八九。坐在他對面椅子上。望了家樹。只嗑着白瓜子。也是不作聲。半晌忽然歎了一口氣。她這一口氣歎着。大家倒詫異起來。陶太太首先就問她這爲什麼。要知她怎樣的答復。下回交代。

驚人消息

張恨水

又一貢獻

短篇小說集

張先生的啼笑因緣 百讀不厭！
張先生的短篇小說 也百讀不厭！
因為張先生：
是長篇小說中的聖手！
也是短篇小說中的聖手！

張先生的短篇小說

如并州剪 如哀家梨

已讀張先生啼笑因緣者 不可不讀

未讀張先生短篇小說者 尤不可不讀

出版預告

要目一斑

- ▲一件棉襖
 - ▲明天見
 - ▲平安包
 - ▲戰地斜陽
 - ▲蛇肉
 - ▲一家人
 - ▲張楚萍傳
 - ▲呼之欲出
 - ▲五年之間
 - ▲找事
- 都二十餘篇
共十餘萬字
篇篇有精彩
詳目不備載

出版者 上海鮮花出版社

第十五回 柳岸感滄桑翮鴻掉影 桐陰聽夜雨落木驚寒

却說何麗娜忽然歎一口氣。陶太太就問她是什麼原因。她笑道。偶然歎一口氣。有什麼原因呢。陶太太笑道。這話有點不通吧。現在有人忽然大哭起來。或者大笑起來。要說並沒有原因行嗎。歎氣也是人一種不平之氣。當然有原因。伯和常說。不平則鳴。你鳴的是那一點呢。何麗娜道。說出來也不要緊。不過有點孩子氣罷了。我想一個人修到了神仙。總算有福了。可是他們一樣的有別離。那末。人在世上。更難說了。家樹忍不住了。便道。密斯何說的是雙星的故事嗎。這天河乃是無數的恆星。：伯和攔住道。得了。得了。這又誰不知道。這種神話。管它是真是假。反正在我們這樣乾燥煩悶的人生裏。可以添上一些有趣的材料。我們拿來解解悶也好。這可無所碍於物質文明。何必戳穿他。譬如歐美人家在聖誕節晚上的聖誕老人。未免增加兒童迷信思想。然而至今。小孩兒的長輩。依然假扮着。也無非是個趣字。家樹笑道。好罷。我宣告失敗。陶太太道。本來嗎。密斯何借着神仙還有別離一句話來自寬。

自解。已經是不不得已。退一步想了。偏是你還要證明神仙沒有那件事。未免大煞風景。密斯何。你覺我的話對嗎。何麗娜道。都對的。陶太太笑道。這就怪了。怎麼會都對呢。何麗娜道。怎麼不是都對呢。樊先生是給我常識上的指正。陶先生是給我心靈上的體會。陶太太笑道。你真會說話。誰也不得罪。他們在這裏辯論。家樹又默然了。伯和夫婦還不大留意。何麗娜却早知道了。越是看出他無所可否。就越覺得他是真不快。他這不快。似乎不是從南方帶來的。乃是回北京以後。新感到的。那是什麼事呢。莫非他那個女朋友對他有不滿之處嗎。何麗娜這樣想着。也就沉默起來。這茶座上。反而只剩伯和夫婦兩個人說話了。坐久一點。陶太太也感到他們有些鬱鬱不樂了。就提議回家。伯和道。我們的車子。在後門。我們不過海去了。陶太太道。這樣夜深。讓密斯何一個人到南岸去嗎。伯和道。家樹送一送罷。到了前門。正好讓何小姐的車子送你回家。何麗娜道。不要緊的。我坐船到漪瀾堂。陶太太道。由漪瀾堂到大門口。還有一大截路呢。她聽說。就默然了。家樹覺得。若是完全不作聲。未免故

作癡聾。太對不住人。便道。不必客氣。還是我來送密斯何過去罷。伯和突然向上一站。將巴掌連鼓了一陣。笑道。很好很好。就是這樣辦罷。家樹笑道。這也用不着鼓掌呀。伯和未加深辯。和他太太走了。何麗娜慢慢的站起。正想舉着手。要伸一個懶腰。手只略抬了一抬。隨又放下來。望着他微笑道。又要勞你駕一趟。我們不坐船。還走過去好嗎。家樹笑着說了一聲隨便。於是何麗娜會了賬。走出五龍亭來。再走到東岸時。那槐樹林子。黑鬱鬱的。很遠很遠。有一盞電燈。樹葉子映着。也就放出青光來。這樹林下一條寬而且長的道。越發幽深了。要走許多時間。才有兩三個人相遇。所以非常的沉靜。兩人的脚步。一步一步在道上走着。撲撲的腳踏聲。都能聽將出來。在這靜默的境地裏。便彷彿嗅到何麗娜身上的一種衣香。由晚風吹得蕩漾着。只在空氣裏跟着人盤旋。走到樹陰下。背着燈光處。就是那露椅。上一雙雙的人影掩藏着。同時唧唧嚶嚶的有一種談話聲。在這陰沉的空氣裏。格外刺耳。離着那露椅遠些。何麗娜就對他笑道。你看這些人的行爲。有什麼感想。家樹道。無所謂感想。何

麗娜道。一人對於眼前的事情。感想或好或壞都可以。決不能一點感想都沒有。家樹道。你說是眼前的事嗎。越是眼前的事。越是不能發生什麼感想。譬如天天吃飯。我們一定有筷子碗的。你見了筷子碗。會發生什麼感想呢。何麗娜笑道。你這話有些。不近情理。這種事。怎麼能和吃飯的事成一樣呢。家樹道。就怕還夠不上這種程度。若夠得上這種程度。就無論什麼人。看到也不會發生感想了。何麗娜笑道。你雖不大說話。說出話來。人家是駁不倒的。你對任何一件事。都是這樣不肯輕易表示態度的嗎。家樹不覺笑起來了。何麗娜又不便再問。於是二人復沉寂起來。走過這一道東岸。快要出大門了。走上一道長石橋。橋下的荷葉。重重疊疊。鋪成了一片荷堆。却不看見一點水。何麗娜忽然站住了脚道。這裏荷葉太茂盛。且慢點走。於是靠在橋的石欄杆上。向下望着。這時並沒有月光。由橋上往下看。只是烏壓壓的一片。並看不出什麼意思來。家樹不作聲。也就背對了橋欄干。站立了一會。何麗娜轉過身來道。走罷。但是……樊先生。你今天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家樹歎了一口長氣。

不曾答復她的話。何麗娜以爲他有難言之隱。又不便問了。二人出了大門。同上了汽車。還是靜默着。直等汽車快到陶家門首了。何麗娜道。我只送你到門口。不進去了。你……你……你若要有要我幫忙之處。我願充量的幫忙。家樹道。謝謝。說着。就和她點了一個頭。車子停住。自作別回家去。這天晚晌。他心裏想着。我的事。如何能要麗娜幫忙。她對於我總算很有好感。可是她的富貴氣逼人。不能成爲同調的。到了次日。想起送何麗娜的東西。因爲昨天要去遊北海。匆忙未曾帶走。還放在上房。就叫老媽子搬了出來。雇了一輛人力車。一直就到何宅來。到了門房。一問。何小姐還不曾起床。家樹一想。既是不會起床。也就不必驚動了。因掏出一張片子。和帶來的東西。一齊都放在門房裏。剛一轉身。只覺有一陣香氣撲鼻而來。看時。有一個短衣漢子。手裏提着白藤小籃子。站在身邊。籃子浮面蓋了幾張嫩荷葉。在荷葉下。露出一束一尺多長的花梗來。門房道。繡花兒。我們這裏天天早上有人上菜市帶回來。沒有花了。誰教你送這個。那人將荷葉一掀。又是一陣香氣。籃子裏荷葉托着。紅紅

白白鮮艷奪目的花朵。那人將一束珊瑚晚香玉。一束玉簪花。拿起來一舉道。這是送小姐插花瓶的。不算錢。說畢。却另提了兩串花起來。一串茉莉花穿的圓球。一串是白蘭花穿的花排子。門房道。今天你另外送禮了。這要多少錢。那人道。今天算三塊錢罷。說着向門房一笑。家樹在一邊聽了。倒不覺一驚。因問道。怎麼這樣貴。那賣花人將家樹看了看。笑道。先生。你是南方人。你把北京城裏的茉莉花白蘭花。當南方價錢賣嗎。我是天天上這兒送花。老主顧。不敢多說錢。要在生地方。我還不賣呢。家樹道。天天往這兒送花。都是這麼些個價錢嗎。賣花的道。大概總差不多吧。這兒大小姐很愛花。一年總做我千兒八百塊錢的生意呢。家樹聽着點了一點頭。自行回去了。剛一到家。何麗娜就來了電話。說是剛才失迎。非常抱歉。向來不醒得這般晚。只因昨夜回來晚了。三點鐘才睡着。所以今天起床很遲。這可對不住。家樹便答應她。自己也是剛醒過來。就到府上去的。何麗娜問他今天不在家。家樹就答應回京以後。要去看許多朋友。恐怕有兩天忙。何麗娜也就只好說着再會了。其實這

天家樹整日不曾出門。看了幾頁功課。神志還是不能定。就長長的作了一篇日記。日記上有幾句記着是『從前我看到婦人一年要穿幾百元的跳舞鞋子。我已經驚異了。今天我更看到一個女子。一年的插頭花。要用一千多元。於是我笑以前的事。少見多怪了。不知道再過一些時。我會看到比這更能花錢的婦女不能。或者今天的。事。不久也是歸入少見多怪之列了。』寫好之後。還在最後一句旁邊加上一道雙圈。這天。伯和夫婦。以爲他已開始考試預備。也就不來驚動他了。到了次日。已是陰歷的七月七。家樹想起秀姑的約會。吃過午飯。身上揣了一些零錢。就到關家來。老遠的在胡同口上。就看見秀姑在門外盼望着。及至車子走近時。她又進去了。走了進去。壽峯由屋裏迎到院子裏來。笑道。不必進去了。要喝茶說話。咱們到什剎海說去。家樹很知道這老頭兒脾氣的。便問道。大姑娘呢。同走哇。秀姑在屋子裏咳嗽了兩聲。整着衣襟走了出來。壽峯是不耐等了。已經出門。秀姑便和家樹在後跟着。秀姑自己穿了一件白褂。又繫上一條黑裙。在鞋攤子上昨日新收的一雙舊皮

鞋。今天也擦得亮亮的穿了。這和一個學生模樣的青年男子在一處走。越可以襯着自己是個樸素而又文明的女子了。走出胡同來。壽峯待要雇車。秀姑便道。路又不遠。我們走了去罷。她走着路。心裏却在盤算着。若是遇見熟人。他們看見我今天的情形。豈不會疑心到我……記得我從前曾夢到同遊公園的一回事。而今分明是應了這個夢了……她只管沉沉的想着。忘了一切。及至到了什刹海。眼前忽然開濶起來。這才猛然的醒悟。家樹站在壽峯之後。跟着走到海邊。原來所謂海者。却是一個空名。只見眼前一片青青。全是些水田。水田中間。斜斜的土堤。由南至北。直穿了過去。這土堤有好幾丈寬。長着七八丈高的大柳樹。這柳樹一顆連着一顆。這土堤倒成了一條柳岸了。水田約莫有四五里路一個圍子。在柳岸上。露出人家屋頂。和城樓宮殿來。雖然這裏並沒有什麼點綴。却也清爽宜人。所有來遊的遊人。都走上那道士堤。柳樹下臨時支着蘆席篷子。有小酒館。有小茶館。還有玩雜耍的。壽峯帶着家樹走了大半截堤。却回頭笑問道。你覺得這裏怎麼樣。有點意思嗎。家樹

笑道。反正比天橋那地方乾淨。壽峯笑道。這樣說。你是不大願意這地方。那麼。我們先去找地方坐一坐再說罷。於是三個人放慢了脚步。兩邊找座。蘆席棚裏。便有一個人出來攔住着路。向三人點着頭笑道。你們三位歇歇罷。我們這兒乾淨。還有小花園。雅緻的很。家樹看時。這棚子三面敞着。向東南遙對着一片水田。水田裏種的荷葉。亂蓬蓬的。直伸到岸上來。在棚外柳樹陰下。擺了幾張紅漆桌子。便對壽峯道。就是這裏罷。壽峯還不曾答言。那伙計已經是嚷着打手巾。事實上也不能不進去了。三人揀了一副靠水田的座位坐下。伙計送上茶來。家樹首先問道。你說這兒有小花園。花園在那裏。伙計笑着。一指說。那不是。大家看時。原來在柳陰下。挖大餐桌面大的一塊地。栽了些五色小喇叭花。和西洋馬齒莧。沿着鬆土。插了幾根竹竿木棍。用細粗繩子編了網。上面爬着扁豆絲瓜籐。倒開了幾朵紅的黃的花。大家一見都笑了。家樹道。天下事都是這樣。聞名不如見面。北京的陶然亭。去過了。是城牆下葦塘子裏一所破廟。十刹海現在又到了。是些野田。壽峯道。這個你不能埋怨傳

說的錯了。這是人事有變遷。陶然亭那地方。從前四處都是水。也有樹林子。一百年前。那裏還能撐船呢。而今水乾了。樹林子沒有了。廟也就破了。再說到十刹海。那是我親眼得見的。這兒全是一片汪洋的大湖。水淺的地方。也有些荷花。而且這裏的水。就是玉泉山來的活水。一直通三海。當年北京城裏。先農壇。社稷壇。都是禁地。更別提三海和頤和園了。住在北京城裏的闊人。整天花天酒地。鬧得膩。要找清閒之地。換換口味。只有這兒和陶然亭了。至於現在的闊人。一動就說上西山。你想。那個時候。可是沒汽車。誰能坐着拖屍的騾車。跑那麼遠去。可是打我眼睛裏看去。我還。是樂意在這種蘆席篷子下。喝一口水。比較的舒服。有一次。我到中央公園去。口渴了。要到茶座上找個座兒。你猜怎樣着。我走過去。簡直沒有人理會。叫了兩聲茶房。走過來一個穿白布長衣的。他對我瞪着眼說。我們這兒茶賣兩毛錢一壺。瞧他那樣子。看我是個窮老頭兒。喝不起茶。我不和他說就走了。你瞧。一到了這十刹海。這兒茶房是怎樣。我還是我上次到中央公園去穿着的那件藍布大褂。可是他老遠

的就招呼着我請到裏面坐了。家樹笑道。那總算好。大叔不會把公園裏的夥計打上一頓呢。壽峯道。他和我一樣。也是個窮小子。犯不着和他計較。好像十刹海這地方。從前也是不招待藍布大褂朋友。而今穿綢衣的不大來。藍布大褂朋友就是上客。也許中央公園。將來也有那樣一天。家樹道。桑田變滄海。滄海變桑田。古今的事。本來就說不定。若是這北京三海。改成四海。這十刹海。也把紅牆圍起。造起宮殿來。當然這裏的水田。也就成了花池了。說着。將手向南角一指。指着那一帶綠柳裏的宮牆。這一指之間。忽然看見一輛汽車。由南岸直開上柳堤來。柳堤上的人。紛紛向兩邊讓開。這十刹海。雖是自然的公園。可是警廳也有管理的規則。車馬在兩頭停住。不許開進柳堤上來。這一輛汽車。獨能開到人叢中來。大概又是官吏了。壽峯也看見了。便道。我們剛說要鬧人來。鬧人這就來了。若是鬧人都要這樣騎着老虎橫衝直撞。那就這地方不變成公園也好。因為照着現在這樣子。我們還能到這兒來。搖搖擺擺。若一抖起來。我們又少一個可逛的地方了。家樹聽着微笑。只一回頭。那

輛汽車。不前不後。恰恰停在這茶棚對過。只見汽車兩邊站着四個背大刀掛盒子炮的護兵。跳下車來。將車門一開。家樹這座上三個人。不由得都注意起來。看是怎樣一個闊人。及至那人走下車來。大家都吃一驚。原來不是赳赳武夫。也不是衣冠整肅的老爺。却是一個穿着渾身綺羅的青年女子。再仔細看時。那女子不是別人。正是鳳喜。家樹身子向上一站。兩手按了桌子。啊了一聲。瞪了眼睛。呆住了。作聲不得。鳳喜下車之時。未曾向着這邊看來。及至家樹啊了一聲。她抬頭一看。也不知道和那四個護兵說了一句什麼。立刻身子向後一縮。扶着車門。鑽到車子裏去了。接着那四個護兵。也跟上車去。分兩邊站定。馬上汽車鳴的一聲。就開走了。家樹在鳳喜未曾抬頭之時。還未曾看得真切。不敢斷定。及至看清楚了。鳳喜身子猛然一轉。她腳踏着車門下的踏板。穿的印花亮紗旗衫。衣褶掀動。一陣風過。飄蕩起來。因衣襟飄蕩。家樹連帶的看到她腿上的跳舞襪子。家樹想起從前鳳喜曾要求過買跳舞襪子。因為平常的也要八塊錢一雙。就不曾買。還勸了他一頓。以為不應該那樣

奢侈。而今她是如願以償了。在這樣一凝想之間。喇叭嗚嗚聲中。汽車已失所在了。秀姑坐的所在。正是對着蘆棚外的大道。更看得清楚。知道家樹心中。是一定受有很大的刺激。要安慰他兩句。又不知要怎樣說着才好。家樹臉對着茶棚外呆了。秀姑又向着家樹的臉看呆了。壽峯先是很驚訝。後來一想。明白了。便站起來。拍着家樹的肩膀道。老弟。你看着什麼了。家樹點了點頭。坐將下來。微微的歎了一口氣。臉却望着秀姑。壽峯問道。我的眼睛不大好。剛才車上下來的那個人。我沒有十分看清楚。是姓沈的嗎。秀姑道。沒有兩天。你還見着呢。怎麼倒問起我來。壽峯道。雖然沒有兩天。地方不同呀。穿的衣服也不同呀。這一股子威風。更不同呀。誰想得到呢。壽峯這幾句話。說得家樹臉上一陣白似一陣。手拿着一滿杯茶。喝一口便放下。放下又端起來喝一口。却只是不作聲。秀姑一想。今天這一會。你應該死心塌地。對她不再留戀了吧。因對壽峯道。剛才我倒想向前看看她的。反正我也是個女子。她就是有四個護兵。諒她也不能將我怎樣。壽峯道。那才叫多事呢。這種人還去理她作什

麼。她有臉見咱們。咱們還沒有臉見她呢。總算她還知道一點羞恥。避開了咱們了。家樹手摸着那茶杯。搖着頭。又歎了一口氣。壽峯笑道。樊家老弟。我知道你心裏有些不好過。可是你剛才還說了呢。桑田變成滄海。滄海變成桑田。那們大的東西。說變就變。何況一個人呢。我說一句不中聽的話。你就只當這趟南下。她得急病死了。那不也就算了嗎。秀姑笑道。你老人家這話有些不妥。何不說是只當原來就不認識她呢。若是她真得急病死了。樊先生能這樣子嗎。秀姑把這話剛說完。忽然轉念。我這話更不妥了。我怎麼會知道他不能這樣。我一個女子爲什麼批評男子對於女子的態度。這豈不現出輕薄的相來嗎。於是先偷看了看壽峯。再又偷看家樹。見他們並沒有什麼表示。自己的顏色才安定了。家樹沉思了許久。好像省悟了一件什麼事的樣子。然後點點頭對壽峯道。世上的事。本來難說定。她一個弱女子。上上下下。用四個護兵看守着她。叫她有什麼法子。設若他真和我們打招呼。不但她自己。要發生危險。恐怕還不免連累着我們呢。壽峯笑道。老弟。你這人太好說話了。我

都替你生氣呢。你自己倒以爲沒事。家樹道：寧人負我罷。壽峯雖不大懂文學。這句話是明白的。於是用手摸着鬚子。歎了一口氣。秀姑更不作聲。却向他微笑了一笑。笑是第一個感覺的命令。當第二個感覺發生時。便想到這笑有點不妥。連忙將手上的小白摺扇打開。掩在鼻子以下。家樹也覺自己這話有點過分。就不敢多說了。坐談了一會。壽峯遇到兩個熟人。那朋友一定要拉着過去談談。只得留下家樹和秀姑在這裏。二人默然坐了一會。家樹覺得老不開口。又不好。便問道：我去了南方一個多月。大姑娘的佛學一定長進不少了。現在看了些什麼佛經了。秀姑搖了一搖頭。微笑道：沒有看什麼佛經。家樹道：這又何必相瞞。上次我到府上去。我就看到大姑娘燃好一爐香。正要念經呢。秀姑道：不過是金剛經心經罷了。上次老師傅送一本蓮華經給我。我就看不懂。而且家父說：年輕的人看佛經。未免銷磨志氣。有點反對。我也就不勉強了。樊先生是反對學佛的吧。家樹搖着頭道：不。我也願意學佛。秀姑道：樊先生前程遠大。爲了一點小小不如意的事。就要學佛。未免不值。家樹道：

天下那有樣樣值得做的事。這也只好看破一點罷了。秀姑道。樊先生真是一片好心待人。可惜人家偏不知道好歹。家樹將手指蘸着茶杯子裏的剩茶。在桌上擦抹着。不覺連連寫了好幾個好字。壽峯走回來了。便笑道。呵。你什麼事想出了神。寫上許多好字。家樹笑了。站起來道。我們坐得久了。回去罷。壽峯看他心神不定。也不強留。就約他參觀這裏的露天遊戲場。會了茶錢。一直順着大道向南。見柳陰下漸漸蘆棚相接。除茶酒攤而外。有練把式的。有說相聲的。有唱綳綳兒戲。有拉畫片的。盡頭還有一所蘆篷戲園。家樹看着倒也有趣。把心裏的煩悶。解釋了一小半。又走過去。却聽到一陣絃索鼓板之聲。順風吹來。看時。原來是柳樹下水邊。有一個老頭子。帶着一個女孩子在那兒唱大鼓書。周圍却也擺了幾條短腳長板凳。家樹一看到這種現象。不由得前塵影事。兜上心來。一陣頭暈。幾乎要摔倒在地。連忙一手按住了頭。站住着不動。壽峯搶上前。攙着他道。你怎麼了。中了暑嗎。家樹道。對了。我聞到一種不大好的氣味。心裏難受得發昏了。壽峯見路邊有個茶座。扶着他坐下。秀姑

道。樊先生大概坐不住了。我先去雇一輛車來。送樊先生回去罷。他一人走上前。又遇到一所蘆棚舞台。這舞台比較齊整一點。門口網繩欄上掛着很大的紅紙海報。上面大書特書。今天七月七日應節好戲天河配。秀姑忽然想起。父親約了今天在什剎海相會。不能完全是無意的啊。本來大家談得好好的。又遇見了那個人。但是他見那個人。不但不生氣。反而十分原諒他。那末。今天那個人沒來。他又能有什麼表示呢。這倒很好。可以把他爲人看穿了。他只是這樣想着。忘了去雇車子。壽峯忽然在後面驢道。怎麼了。回頭看時。家樹已經和壽峯一路由後面跟了來。家樹笑道。大姑娘爲什麼對戲報出神。要聽戲嗎。秀姑笑着搖了一搖頭。却見他走路已是平常。顏色已平定了。便道。樊先生好了嗎。剛才可把我嚇了一跳。說到這個跳字。可又偷眼向壽峯看了一眼。接上臉也就紅了。壽峯雖不曾注意。但是這樣一來。就不便說要再玩的話。只得默然着走了。到了南岸。靠了北海的圍牆。已是停着一大排人力車。隨便可雇。家樹站着呆了一呆。因問壽峯道。大叔。我們分手嗎。壽峯道。你身體

不大舒服。回去罷。我們也許在這裏還溜一溜灣。秀姑站在柳樹下。那垂下來的長柳條兒。如垂着綠幔一般。披到她肩上。她伸手拿住了一根柳條。和摺扇一把握著。右手却將柳條上的綠葉子。一片一片兒的扯將下來。向地下拋去。只是望着壽峯和家樹說話。並不答言。那些停在路旁的人力車夫。都是這樣想着。這三個人站在這裏。不會走。一定是要雇車的了。一陣風似的。有上十個車夫圍了上來。爭問着要車不要。家樹被他們圍困不過。只得坐上一輛車子。就拉起走了。只是在車上揭了帽子。和壽峯點點頭。說了一聲再會。壽峯對秀姑道。我們沒事。今天還是個節期。我帶着你還走走罷。秀姑聽說。這才把手上的柳條放下了。跟着父親走。壽峯道。怎麼回事。你也是這樣悶悶不樂的樣子。你也是中了暑了。秀姑笑道。我中什麼暑。我也沒有那麼大命啦。壽峯道。你這是什麼話。中暑不中暑。還論命大命小嗎。秀姑依舊是默然的跟着壽峯走。並不答覆。壽峯看她是這樣的不高興。也就沒有什麼遊興。於是二人就慢慢開着步子。走回家去。到了家之時。天色也就慢慢的昏黑了。吃過

晚飯。秀姑淨了手臉。定了一定心事。正要拿出一本佛經來看。却聽得院子裏有人道。大姑娘。你也不出來瞧瞧嗎。今天天上這天河。多麼明亮呀。秀姑道。天天晚上都有的東西。那有什麼可看的。院子外有人答道。今天晚上。牛郎會織女。秀姑正待答應。有人接嘴道。別向天上看牛郎織女了。讓牛郎看咱們罷。他們在天上。一年倒還有一度相會。看着這地下的人。多少在天生離死別的人。換了一班。又是一班。他們倆是一年一度的相會着。多麼好。我們別替神仙擔憂。替自己擔憂罷。秀姑聽了這話。就不由得發起呆來。把看佛經的念頭丟開。逕自睡覺了。自這天起。秀姑覺着有什麼感觸。一會兒很高興。一會兒又很發愁。只是感到心神不寧。但是就自那天起。有三天之久。家樹又不曾再來。秀姑便對壽峯說道。樊先生這次回來。不像從前幾天不見。也許他會鬧出什麼意外。我們得瞧他一瞧才好。壽峯道。我要是能去瞧他。我早就和他往來了。他們那親戚家裏總看着我們是下流人。我們去就碰上一個釘子。倒不算什麼。可是他們親戚要說上樊先生兩句。人家面子上怎樣攔的。下。

秀姑皺了眉道。這話也是。可是人家要有什麼不如意的話。咱們也不去瞧人家。一瞧好像對不住似的。壽峯道。好罷。今天晚上我去瞧他。一瞧罷。秀姑便一笑道。不是。我來麻煩你。這實在也應該的事。父女們這樣的約好。不料到了這天晚上。壽峯有點不舒服。同時屋檐下也滴滴答答有了雨聲。秀姑就不讓她父親去看家樹。以爲天晴了再說。壽峯覺得無甚緊要。自睡着了。但是這個時候。家樹確是身體有病。因爲學校的考期已近。又要預備功課。人更覺疲倦起來。這天晚上。他只喝了一點稀飯。便勉強的打起精神。在電燈下看書。偏是這一天晚上。伯和夫婦都沒有出門。約了幾位客。在上房裏打麻雀牌。越是心煩的人。聽了這種譁啦譁啦的牌聲。十分吵人。先雖充耳不聞。無奈總是安不住神。彷彿之間。有一種涼靜空氣。由紗窗子裏透將進來。加上這屋子裏。只有棹上的一盞銅檠電燈。用綠綢罩了。便更現得這屋子陰沉沉的了。家樹偶然一抬頭。看到掛着的月份牌。已經是陰歷七月十一了。今夜月亮該有大半圓。一年的月色。是秋天最好。心裏既是煩悶。不如到外面來看看月

色消遣。於是息了電燈。走出屋來。在走廊上走着。向天上看時。這裏正讓院子裏的花架。擋得一點天色都看不見。於是繞了個灣子。彎到左邊一個內跨院來。這院子裏北面。一列三間屋。乃是伯和的書房。佈置得很是幽雅的。而且伯和自己。也許整個星期。不到書房來。一次。這裏就更覺得幽靜了。這院子裏疊着有一座小小的假山。靠山栽了兩叢小竹子。院子正中。却一列栽有四棵高大的梧桐。向來這裏就帶着秋氣的。在這陰沉沉的夜色裏。這院子裏就更顯得有一種淒涼蕭瑟的景象。抬頭看天上。陰雲四佈。只是雲塊不接頭的地方。露出一點兩點星光來。那大半輪新月。只是在雲裏微透出一團散光。模模糊糊。並不見整個的月影。那雲只管移動。彷彿月亮就在雲裏鑽動一般。後來月亮在雲裏鑽出來。就照見梧桐葉子綠油油的。階石上也是透濕。原來晚間下了雨。並不知道呢。那月亮正偏偏的照着。掛在梧桐一個橫枝上。大有詩意。心裏原是極煩悶的。心想看看月亮也可以解解悶。於是也不告訴人。就拿了一張番布架子床。架在走廊下來看月。不料只一轉身之間。梧桐

葉上的月亮不見了。雲塊外的殘星也沒有了。一院漆黑。梧桐樹便是黑暗中幾叢高巍巍的影子。不多久。樹枝上有卜篤卜篤的聲音。落到地上。家樹想。莫不是下雨了。於是走下石階。抬頭觀望。正是下了很細很密的雨絲。黑夜裏雖看不見雨點。覺得這雨絲。由樹縫裏帶着寒氣。向人撲了來。梧桐葉上積得雨絲多。便不時滴下大的水點到地上。家樹正這樣望着。一片梧桐葉子。就隨了積雨。落在家樹臉上。家樹讓這樹葉一打。臉上冰了一下。便也覺得身上有些冷了。就復走到走廊下。仍在番布床上躺着。這院子裏聽不見那邊院子裏打牌聲了。只有梧桐上的積雨。點點滴滴。滴向下落着。一聲一聲。聽得清楚。這種環境裏。那萬斛閑愁。便一齊湧上心來。人不知在什麼地方了。家樹正這樣凝想着。忽然有一株梧桐樹。無風自動起來了。立時唏哩唏哩。雨點和樹葉。落了滿地。突然有了這種現象。不由得吃了一驚。自己也不知是何緣故。連忙走回屋子裏去。先將桌燈一開。却見墨盒下面。壓了一張字條。寫着酒杯大八個字。乃是「風雨欺人。望君保重」。一看桌上放的小玻璃鐘。已是兩

